

中國地理圖籍叢考

王庸編



國立北平圖書館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立

60992 21-2

31373

M4

K928.6-53

中國地理圖籍叢考



國立北平圖書館



3 1763 8286 3

商務印書館發行

目錄



續輯小記.....一
 甲編
 明代總輿圖彙考.....一八
 明代地方邊防圖籍錄.....八三

乙編

中國地理學史訂補.....一一五
 中國歷史上地圖與軍政之關係.....一二八
 中國歷史上之土地疆域圖.....一三四
 地圖閒話(一).....一四〇
 地圖閒話(二).....一四四

目錄

中國地理圖籍叢考

二

附錄

明代倭寇寇史籍誌目（吳玉年）……………一五一

編輯小記

是編爲舊作關於中國地圖地志文字之彙輯，其有已採入拙著中國地理學史而內容大體相同者，本編概不編列。惟兩書中材料與解說仍不免稍有重複，是則因文義上之連貫關係，未便刪削，只能姑仍其舊。

是編所刊文字，皆曾發表於報章雜誌，前此刊行處及發表日期，均附記於各篇之末。但在刊載以後，所發現之遺漏與錯誤，今均加以增改，而以甲編所增者較多。但亦有因參考書籍缺乏，一時未能增改者。其中北邊與海防圖籍二錄，關於原著者事蹟之見於明詩綜明詩紀事分省人物考明史等；經吳辰伯（賒）先生之指示而補入者，不下十餘事。而海防圖籍錄中，除二三則原註吳先生均附按語外，更有王在晉海防纂要一條，則全出吳先生改作，特此誌感！

禹貢半月刊中曾刊有吳玉年（豐培）先生之書目，爲補拙著海防圖籍錄之不及者，今以附刊本編。

是書分甲乙兩編。甲編三篇，均考錄圖籍，且皆爲關於明代之書。乙編除中國地理學史訂補外，均帶通論性質，兼評現代圖籍；但所據以論評之材料，則仍以舊圖籍之記錄爲基礎。至於乙編各篇，文字多爲語體，今一仍舊貫，未加改作。所幸是編爲論文集性質，本非有一貫系統之述作，則其文體之不一致，或亦無傷於大雅歟？

關於中國地理圖籍之敘錄工作，爲個人所擬作而未作者，尙有下列數事：

- (一) 漢唐間地志彙考。
- (二) 元以後中國總地志通考。
- (三) 明清外國地理圖籍考。
- (四) 中國沿革地圖之沿革。
- (五) 清代經緯度圖籍考。

此類工作苟無直接材料，又無相當完備之參考書籍，則均無所措手，將來環境許可，當陸續完成。

是編蒙袁守和先生之雅意，採作國立北平圖書館刊物之一，特此誌謝！且此等掇輯記注之學，在學術上或卑卑不足道，但若曩日無北平圖書館豐富之書籍爲憑藉，則此區區者，固亦無從下筆也。

是編之彙刊，雖數經校改，而遺漏錯誤之處，仍必不免。尙望海內博雅，指示疏訛，是所深幸！

民國二十九年六月二日編者識

中國地理圖籍叢考



明代總輿圖彙考

中國古來輿圖除方志、總志、及類書中之附圖外，大抵以邊防水利及總輿圖三種占其多數。而邊防水利之圖，又多附於記志考議之中，鮮以地圖為主體者。拙編明代北方邊防圖籍錄（見民國二十一年地理學雜誌）及明代海防圖籍錄（見清華週刊第三十七卷九、十兩期文史專號）所述明代邊防圖書，蓋已十之八九。關於水利圖籍，則茅乃文先生近方以知見之中國水利舊籍，（不限明代）逐一作爲提要，不久可以公之於世。故是篇所述，僅以明代總輿圖爲限；而此等總輿圖之中，固又常有邊防及水利圖附見也。至於歷史沿革圖，則性質不同，爲數亦少，且擬不以明代爲限，另草中國沿革地圖之沿革一文，故爲是篇所弗及。其他明代零星地圖，亦當於另篇述之。

明代輿圖，多淵源於元代朱思本圖；羅洪先之廣輿圖，爲繼往開來之中堅，而陳組授之皇

明職方地圖可謂「殿軍」。其非朱圖系統之下者，大抵皆官府中傳統繪法，在地圖史上無特殊意義。逮清初教士測繪中國地圖之後，而朱圖之支流餘裔，乃不甚通行。故有明一代之輿圖，蓋可謂爲朱思本圖勢力所籠罩，至清初康熙以後而始消沉耳。至若利瑪竇輸入之世界全圖，雖爲中國地理知識史開一新紀元。但當時一般學者，似仍故步自封，少重視及此。近洪煊達先生等爲禹貢半月刊編利瑪竇地圖專號，日內可以公之於世，其於此圖之研究自當特爲精詳，可無用更爲贅述也。

李默天下輿地圖一卷

見千頃堂書目。世善堂書目作：「李默大明輿地圖六十卷」卷數疑誤。明史李默傳未言其作圖事。康熙甌寧縣志名臣傳云：「李默，字時言，高陽葉墩人。……第進士，（據明史本傳在正德十六年）選翰林院庶吉士。……改戶部主事，陞兵部員外郎。調入吏部。……常因計吏條上地方事宜，論次爲輿地圖數卷；凡形勢要害，兵賦修攘之略悉具。家宰桂萼見而奇之；特爲奏聞，世廟嘉悅。文武會試，皆充同考官。因辯論賓禮位置，忤王司馬。（按明史本傳此事在嘉靖十一年）……所著有羣玉樓稿，孤樹裏談，建安人物傳，朱子年譜，輿地圖行世。」可見李氏與戶、兵、吏三部，均有因緣，而此圖之作，則「因計吏條上地方事宜」與邊防圖籍之源於兵部者有別。惟此圖之「行於世」，並非李默之名，桂萼之皇明輿圖，蓋即李氏此圖，詳參下條。

桂萼皇明輿地圖一卷

北平圖書館藏明萬曆刊修撰通考本
南京國學圖書館藏乾隆刊本

明世宗實錄：嘉靖八年六月「戊辰，大學士桂萼進輿地圖十有七，各有敘記。上曰：覽圖敘事明白切要，具見體國經濟至意。圖本留覽，還寫副存留內閣。」今按修撰通考中所刊皇明輿圖，卷端有桂氏奏稿，所述與此大體相合。惟李默所著輿地圖，康熙甌寧志言其爲家宰桂萼所奏聞，其時約在嘉靖初年。而桂氏之入閣爲大學士，始於嘉靖八年二月，中間曾經免職而復任，迄十年正月而因病乞歸，八月而卒。（據明史本傳及幸輔年表）是則李圖之上奏，總在此二三年之內。（嘉靖八年二月至十年正月）與桂圖之奏進時期（八年六月）大約相同。在此二三年之內，桂氏當不至「爲己爲人」同時奏上兩種性質相似之地圖。故吾人若謂桂氏之圖，卽據李圖爲己有而奏進者，殆未可謂爲武斷也。其後李氏之名與此圖之關係，幾乎「默爾而息，僅於甌寧志中尙露消息，而兩圖之作，又似各不相謀者矣。萬曆中何鏜集刊圖籍四種爲修撰通考，桂氏圖卽居其一。何氏總序中有言「安仁桂公咨諏述職，以詔救政，而甌寧載筆，論列要領，悉得利害，於是爲大明輿地圖」云云，此所謂「甌寧」，「自指李默而言，則桂圖與李圖爲二而一之作品，可無疑矣。」

四庫全書提要地理類存目，著錄桂萼輿圖記敘二卷。又云：「是篇卽嘉靖八年爲大學士時所上，首爲總圖，次則兩京十三省各爲一圖，附以四夷圖，但略俱兵馬錢糧之總數，併府州縣衛之名，亦不俱列；所述利病，亦皆敷衍之詞。其奏進疏乃稱披此圖如祖宗之親歷地方者然，

而世宗批答，亦稱其明白切要，具見體國經濟，皆不可解也。此輿圖記敘，當即皇明輿地圖無疑。敘文辭意，簡略浮泛，又闕修攘通考中所刊此圖，亦頗粗率，並不畫方。提要所評，並非苛責。蓋此圖製於羅洪先廣輿圖之先，而內容則較劣，且似與朱思本圖無關也。

此圖名稱，各書目著錄頗不齊一。除四庫所謂「輿圖記敘」外，明史藝文志稱「明輿指掌圖」，脈望館目稱「輿地指掌」而不記作者，千頃堂書目稱「大明輿地指掌」，百川書志作「大明輿地指掌圖」，讀書敏求記，晁氏寶文堂書目，及也是園書目，均稱「一統輿圖」。且按修攘通考本此圖卷端所刊奏稿，題爲「大明一統輿圖奏稿」，惟奏稿以下各頁版口，均稱皇明輿圖。一書名稱不同，往往有之，但差異如此之多者，殊少見耳。此圖卷數，四庫目既作二卷，而也是園書目並列兩一統輿圖，一作一卷，一作二卷，其他書目多作一卷。圖數則讀書敏求記言：「爲圖十六」。百川書志謂有十七圖。今按修攘通考本確有十七圖。計南京、十三省共十五圖外，更冠以一統圖，而以四夷圖殿之。敏求記所謂十六圖，疑有缺失，或係誤記。國學圖書館藏此圖之乾隆刊本，不知是否卽出修攘通考本，未見其書，不知究竟。

又按千頃堂書目著錄大明輿地指掌一卷，於桂萼所著歷代地理指掌之下，並註云：「嘉靖六年十二月進呈。」此時期與明實錄及桂氏卷稿所記爲八年六月者不同。疑六年十二月爲桂氏奏歷代地理指掌之時。惜北平圖書館藏明實錄之嘉靖六年九月至十二月之一冊，未獲查見，不知記有進歷代地理指掌之時日否耳。

羅洪先廣輿圖二卷

北平圖書館藏明萬曆刊本
南京國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刊本

羅洪先，字達夫，吉水人，嘉靖八年，舉進士第一。明史本傳云：「洪先歸，益尋求守仁學，甘淡泊，鍊寒暑，躍馬挽強，考圖觀史，自天文、地志、禮樂、典章、河渠、邊塞、戰陣、攻守，下逮陰陽算數，靡不精研。至人才史事，國計民情，悉加意諮訪。曰苟當其任，皆吾事也。」編廣輿圖事，並未言及之，僅於藝文志中列：「羅洪先增補朱思本廣輿圖二卷。」惟羅氏自敘，略言其製圖源委云：「嘗徧觀天下圖籍，雖極詳盡，其疎密失準，遠近錯誤，百篇而一，莫之能易也。訪求三年，偶得元人朱思本圖，其計里畫方之法，而形實自是可據。從而分合，東西相伴，不至背舛，於是悉所見聞，增其未備，因廣其圖至於數十。其諸沿革統馭，不可盡載者，咸具副紙。山中無力備書，積十餘寒暑而後成。」又於序後附記言「朱圖長廣七尺，不便卷舒，今據畫方，易以簡編云。」由是知此圖係據元朱思本輿圖縮小增改而成。關於朱思本輿圖及其事蹟，有日人內藤虎次郎所著地理學家朱思本文考之甚詳。（原文見日本大正九年藝文雜誌，後集刊於內藤氏讀史叢錄中，並有吳晗先生譯為漢文，更加附考，載北平圖書館刊七卷二號。）今朱圖已不可得見，僅特羅氏此圖，略可推見梗概耳。

普通廣輿圖刊本，坊間不難訪得，但多係清初翻萬曆刻本，原有翻刻之序文，通常均不可見，蓋為坊賈扯去，以充萬曆本者。余所見北平圖書館藏本，即此種翻刻本也。卷首除朱氏及羅氏自序外，有嘉靖辛酉（四十年）胡松及徐九臯序各一，嘉靖丙寅（四十五年）霍冀韓君恩

序各一，最後爲萬曆己卯（七年）錢岱重刻廣輿圖序。胡序云：「佐余意程梓辦費，是正隄校，則武進左子丞之勞宜多矣。」韓序又云：「念廬羅先生，考訂增定，從而廣之，家藏未傳。家幸我柏泉胡夫子，刊布著論，始傳於浙。猶嫌未廣，夫子以恩爲門下士，付刊本命翻刻焉。」可知此圖最先由胡松刊行，繼而韓君恩又爲翻刻，至萬曆錢岱之刊行，已屬第三次矣。今萬曆本已不易得，而南京國學圖書館書目圖部記有此圖之嘉靖本。頗足珍貴。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著錄此圖，亦註爲嘉靖刊本，並言及霍冀胡松徐九臯三序，而未及錢岱序，殆卽第二次刊本也。按國學圖書館書目例，丁氏書皆註「丁書」字樣，而此圖不註，未知是否書目漏註，抑非丁書。佳趣堂書目，亦記有嘉靖刻本。

羅氏自序，附記其圖，有「兩直隸十三布政司圖十六」，「九邊圖十一」，「洮河松潘度鎮麻陽諸邊圖五」，「黃河圖三」，「漕河圖三」，「海運圖二」，「朝鮮朔漠安南西域圖四」，又言「凡沿革附麗，統馭更互，難以旁綴者，各爲副圖六十八。」今檢此圖，除黃河，漕河，海運，實各一圖，而分畫爲二三幅外，另有琉球日本二圖，爲胡松刊布時所增，（胡序言：「爲補倭及琉球兩圖」）而卷末尚有華夷總圖一，朝鮮圖後有東南海夷總圖及西南海夷總圖各一，羅氏未曾述及，疑爲萬曆錢岱重刊時加入，因錢序中有「眡舊本稍加展拓，增建而未入者入之，圖說有未詳者詳之」之語耳。至於羅氏所謂副圖六十八，今亦不見，未知是否尙未刊行，抑爲後刻之本所刪略。惜今未見嘉靖刻本，不得爲之一比較也。

韓君恩序云：「因質諸憲副秦君，少參徐君，僉憲王君，咸曰：美哉，太平精華也。美則愛，愛則傳，因各出耳目覩記，並增桂見山先生進宸圖跋十六首，許默齋先生邊論九首，付青郡杜守校刻爲書。」所謂「桂見山進宸圖跋」，即桂萼與圖記跋，許默齋邊論，即許論九邊圖論。可知此皆原圖稿及第一次刊本所無，至第二次刊行時始加入者。

胡松廣輿圖一卷

見千頃堂書目。此疑卽羅氏廣輿圖，因胡氏爲始刊此圖作序文而誤。

羅欽廣輿圖

見千頃堂書目。明史本傳未言其作圖事。

項篤壽考定輿地圖十卷

見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及康熙秀水縣志典籍志。秀水縣志先達云：「項篤壽，字子長，嘉靖壬戌（四十一年）進士。初授刑部主事。……已進職方，多所鑿畫。尋陞廣東參議。致仕。篤壽學於外父鄭端簡公，故能博綜今古，通達國體。未究其用而卒。所著有路紀，今藏備遺，奏草雜草。」此輿地圖當爲任職方時或其以後所作。其時較廣輿圖之著作較晚，與宋思本圖不知有關係否。

沈元華輿地圖志三十卷

見千頃堂書目。康熙秀水縣志典籍志亦著錄，未記卷數。秀水縣志文苑：「沈元華字遠伯，嘉靖壬戌（四十一年）進士，殿試傳臚。授禮部主政，使朝鮮，賜一品蟒服，嚴肅持大體。朝鮮甚尊敬之，贈以金絲障及他物，悉卻之。圖其國山川形勢要害扼塞以歸。……惟日擁史自娛。尤善鍾王筆法，有輿地圖註，未梓。」（「註」殆係「志」字之誤）由此可知此圖志對於朝鮮地理，或較詳確。其編著時期約與項氏輿地圖相彷彿。

汪作舟廣輿考

北平圖書館藏
明萬曆刊殘本

此書雖不以圖名，而實具輿圖之規模。北平圖書館所藏殘本係下半部，卷末有跋，亦不全，不見作者姓名，但知爲編此書者之子。據內藤氏地理學家朱思本文中言及萬曆三十二年汪作舟刊廣輿考，當即是書。但不知刊此書之汪作舟氏，是否即編者耳。內藤氏謂此書雖無廣輿圖之朱序，而其以朱圖爲根據之痕跡仍存。今按所見殘本，其言屬實，蓋不但編次與圖之體制相似，即九邊圖中所附建置表格，亦幾乎完全相同。舊天一閣書目（羅振玉氏印玉簡齋叢書本）署字號廚有廣輿考二本，殆即此書。

程道生輿地圖考六卷

武進莊氏選鈔第四
卷九邊圖考石印本

此書入禁書全燬書目，海昌備志藝文志著錄，不記卷數，並言程氏字可生「明季坊行本有自序。」汪氏振綺堂書目著錄六卷四冊亦謂「明海昌程道生可生撰，自序。」民國八年武進莊

炎氏曾將程氏此書中之九邊圖考摘鈔印行。莊氏序文云：「九邊圖考者明天啓時海昌程道生所撰輿地圖考六卷中之第四卷也。其書述北直南直及諸行省、府、衛所，與明史無大出入，而鈔九邊事特詳備曲盡，蓋皆明史所未曾言。但以建夷考一篇，醜詞痛詆，爲人子孫臣僕所不忍聞，故清時置其全書於禁燬之列，敢有收藏者，輒罪之，以是傳布益稀，炎夙昔得之於粵東，茲摘鈔付印，以廣其傳。」由是知此書成於天啓間，傳本今當存世。惟全書編製體例，按莊氏之言推之，殆與羅氏廣輿圖近似，而後此陳氏之職方地圖吳學儼等之地圖綜要等，亦復相類。至其九邊圖考第四卷爲莊氏所稱譽而鈔用者，亦不過與許論九邊圖論相彷彿。明代此類著述頗多，爲一時風尚，內容大抵互相沿襲，無甚精要也。

仙克謹中邊圖制考

見禁書目。其事蹟略見拙編明代北方邊防圖籍錄引康熙寧國府志。按其「中邊」之稱，當不限邊防「圖制」，而兼及腹裏，故附記於此。

陳組綬皇明職方地圖二卷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明崇禎刊本

此圖入清代禁書目。內藤虎次郎地理學家朱思本述及此書，謂爲朱思本與圖系統下之作品。但其所引，僅及職方地圖卷首之或問，其下在皇明地圖總論之後，更有皇明職方地圖大序一篇，述及所據已成之圖及內容改進之處，較或問爲詳。茲節錄如下：

「元人朱思本計里畫方，山川悉矣，而郡縣則非。羅念庵先生因其圖，更以當代之省府州縣，增以衛所，註以前代郡縣之名，參以桂少保李太宰、默二公之圖，廣以許論之邊圖，鄭若晉之海圖，易以省文二十有四法，可謂精意置制，略無異議。但以天下幅員之廣，道理無數，則東西南北莫辨。舊圖於郡縣惟記其名，不書其險，所以郡縣可考，而山川之險阻莫測。京省郡縣，全在責實於內，故凡逋逃澤藪，不可不備。舊圖於邊疆圖其內，不繪其外。所以圖以內易見，而圖以外難知；九邊之要，全在謹備於外，故外夷出沒，不可不詳。舊圖邊鏡不分，大寧，開平，與和，東勝四邊雖失，猶二祖之版圖也，烏可遂棄而不問？舊圖有黃河漕河，皆今昔莫辨，而無農丈人之禹貢河山圖，無江山圖，無弱水圖，無黑水圖，以此高山不足以刊旅，大川不足以滌源。舊圖漕河太略，無海防而有海運，無太僕圖。舊圖在萬曆以前，今歷兩世，朝代異，則沿革異，制作異。故不揣復因七氏之圖，而加廣之。爰作天下大一統圖二，以便全覽；作兩直隸十三布政司圖十五，以知官守；作新舊九邊圖、七政圖十有五，以嚴大防；作山川圖四，以察地勢；作河漕海運圖二、海防圖一，以別水道；作太僕統轄圖一，以知馬政，而亦尾以朝鮮朔漠安南西域島夷圖終焉。」

今以廣輿圖（據清初翻明本）與此圖相對照，知上述職方圖之特點，除增大寧開平東勝四邊圖，江山圖弱水圖黑水圖海防圖太僕救馬圖及萬曆以後地名沿革之修改外，其他特點，則兩圖大略相似，所言新圖特色，未免稍誇。廣輿圖之漕運圖，僅繪運河，而職方圖之漕

黃治蹟圖則黃河與運河合繪。關於運河沿岸地名，反較漕運圖稍略。惟以大體觀之，則職方圖較爲寬大，而圖中所註文字較小，不若廣輿圖之擁擠雜亂。（此據清初翻本廣輿圖而言，明嘉靖或萬曆刻本，不知較佳否。）而圖繪本身亦較明晰美觀，圖旁及圖後記註亦較詳。此外則廣輿圖有東南海夷及西南海夷兩總圖，而職方圖則併爲皇明朝貢島夷圖；廣輿圖未有華夷總圖一，而職方圖無之；又廣輿圖中有日本圖（鈔鄭若會所製圖）而職方圖代之以日本入寇圖，此亦二圖互有詳略之處也。

至於大序中所謂「七氏之圖」大抵係指上文所言朱思本，釋念庵，桂萼（大明輿地指掌）李默（天下輿地圖）許論（九邊圖論）鄭若會以及所謂農丈人七家之作而言。農丈人，卽余寅，鄆人。

此圖所引用圖籍，除上述各種外，尙有數種，註於本文中。如卷中蘄州邊鎮表後考略末尾註云：「並崇禎二年本部左侍郎太倉州人申用懋所著後九邊做此。」按絳雲樓書目有申用懋九邊圖說，所引當卽此書。又卷上江西職官表下引方輿勝略，蓋卽程百二之方輿勝略；傳是樓，培林堂，持靜齋，振綺堂各書目均著錄。傳是樓目作程百工撰，振綺堂目作程幼輿開敏撰。此外則卷下漕河列表下又引邵寶，陸鉞，霍韜，及何孟春言。千頃堂書目有邵寶漕政舉要錄十八卷，（明史藝文志作漕政錄，而邵寶傳作漕政舉要。）所引邵氏語，殆據此書。霍韜何孟春二人，明史均有傳。何孟春傳云：「召爲吏部右侍郎，會蘇松府旱潦相繼，而江灌北河水大

盜，漂沒田廬人畜無算。孟春傲漢魏相條奏八事。」此圖所引何氏語，殆卽此「條奏八事」中語。霍輅著述未知有涉及漕運與水利者；惟本傳中有「因災異條陳時弊十餘事」之語，此圖所引或卽條陳中文字歟？陸鉞著述未詳，待考。

又據卷首，或問篇記其參考圖籍有：「本朝寰宇記，（殆卽景泰中修之寰宇通志）大明一統志，大明官志，及廣輿考，經記，京省圖，邊鎮圖，川海圖，河運，海運，江防，海防，河防，諸書；」並列合同纂修者四十六人。而言其「編記之始，則少保張公之志。」或問又云：「地圖之修，肇於乙亥（崇禎八年）之春王正月，越八月而編次訖，丙子初夏而割剛竣，凡十有六月而圖成。」由是知此圖之編製時期甚明。此時距廣輿圖之初刊，蓋七十餘年矣。又據道光武進陽湖合志人物志之官蹟傳，言陳氏爲「甲戌（崇禎七年）進士，授兵部職方主事，勤勞盡職，以其暇著職方圖。……丙子（崇禎九年）奉命典試山東，役竣星馳赴部。」可知其任職方司之初卽著手編此。其職方地圖大序末則署「崇禎八年歲乙亥，冬十月望日壬辰，兵部職方司主事臣陳組授盟手序」云。

吳學儼地圖綜要二卷

北平圖書館藏
明崇禎刊本

此書爲天都吳學儼，海陽朱紹本，錢塘朱國達，浙江朱國幹四人同編輯。卷首有崇禎癸未（十六年）臨川李茹春釜源氏序，其後則爲朱紹本、朱國達、及朱國幹序各一。繼爲吳學儼凡

例，更列參閱姓氏一百十餘名。李序言此圖編者僅及朱支百（紹本）吳敬勝（學儼）二人。乾隆江南通志書目及康熙徽州府志休寧書籍亦稱吳學儼朱紹本編。千頃堂書目、振綺堂書目、及棟亭書目均記吳學儼輯，而遼碣書目作朱紹本編。振綺堂目及棟亭目著錄四冊，千頃堂目作三卷。今按原書，並不記明卷數，但分爲「總卷」「內卷」「外卷」三部分。總卷大抵爲全國道里、山水、及形勢要害等總圖考。內卷爲兩京十三省分圖志。每一京或一省之首爲「建置總數」，次「分里圖」及「分界圖」各一，再次爲「各州府縣志」，最後爲「總論」及「事宜」。其所謂分里圖，即以每方百里爲比率之圖，蓋亦朱思本、羅洪先系統下之地圖；分界圖則較分里圖爲簡略，又不畫方，僅於四周約註某府州界而已。「各州府縣圖志」則每府所記有雜志、名山、大川、土產、名宦、流寓人物、古蹟、關隘諸項目。雖所記不甚詳，亦可謂「末大於本，而輿圖反若附錄」矣。（四庫提要地理類敘記中語）外卷爲江防，黃河，漕河，海運，九邊，四夷諸圖說。其中江防圖說，特較以前爲詳，其故則於凡例中有特著一項聲明云：「我國家懷柔震疊，中外帖靖，故江防無事；間有紀錄，亦祇詳自潯陽以下，用閑草竊。今渠竊抗行，震窺關洛，自荆襄而抵蕪黃，三流悉稱要害。茲遠採前史，博綜吳宋綢繆之策，較之往牒，當爲獨周。」是可見此圖之獨勝前修者，亦可謂應時勢之要求也。其九邊圖則於各邊分里圖之前又各冠一沿邊圖。分里圖畫方，殆亦直接或間接出廣輿圖。其沿邊圖則出原於兵部職方司之九邊圖，自許論九邊圖論以降，在明代甚爲通行者。由此以推，則此書中各京省之分界

圖，殆如桂萼與地圖之類，乃朱思本系統外之傳統的輿圖，而地圖綜要則將此兩種不同系統之輿圖，並列而刊行之耳。此外四夷圖考中之朝鮮、日本、琉球、東南海夷、西南海夷、安南、西域、朔漢諸圖，大抵亦出廣輿圖。

潘光祖輿圖備考十八卷

清順治刊本

是書詳細名稱爲彙輯輿圖備考全書。原書記關中潘光祖彙輯，邗江李雲翔參訂。卷首有順治七年李長庚序，次爲崇禎癸酉（六年）宗敦一序及李爲彙序。知是書成於明崇禎之初，至清順治初而始刊行。全書十八卷，只第一卷爲圖，第二卷爲總考說，第三卷至十七卷爲南北直隸及十三省志，末卷則記四夷。故按此書內容，與其名爲輿圖，不如稱地志之較爲合式。其中所記於山川、物產、屯田、鹽政、及古蹟、祠廟、寺觀、陵墓、等事外，更雜記名宦、烈女、仙釋諸端；蓋已俱備一統志與方志之體裁矣。

第一卷之圖，除總輿圖、南北直隸、十三省、及黃河、漕運、海防、九邊（只有總圖無各邊分圖）爲當時一般輿圖所常有者外，其中更有夏禹治水圖及璇璣玉衡圖各一。諸圖之首，則冠以天文纏度圖二，即東西兩半球圖，亦即當時所謂山海輿地全圖，由利瑪竇傳入中國者。卷末附纏度圖說，即稱引「山海輿地全圖各國經緯略」。卷首凡例中亦聲明「是集則以利西泰之進呈四大部州輿圖併纏度爲首」；採錄諸書目中亦列「利西來（泰字之誤？）經緯略」。利西

泰蓋卽利瑪竇之異釋。至於南北直隸及十三省等圖，雖均不畫方，但其形式與廣輿圖無大差異，故不敢斷爲與朱思本圖毫無間接關係也。

許重熙輿地分合指掌圖

見千頃堂書目及常昭合志藝文志。

袁中道輿圖考一卷

見千頃堂書目及徐氏家藏書目。

姚星吳輿地圖

康熙杭州府志，人物志文苑有姚星吳傳略云：「字太默，少及李春耕之門。萬曆庚午鄉舉第一。博覽經史。嘗手輯輿地圖。九邊形勝考，蓋志在用世也。謁選授閩之南靖令，南靖處萬山中，苦溪水瀉。民不便耕耨。星吳相度形勢，爲築堰防奔瀆，利及他邑。行保甲，講鄉約，彰輝互用，比戶向風。」此輿地圖殆未刊行。

周子德輿圖

振綺堂書目著錄「一冊，不分卷。」近古堂目著錄「輿圖」一種，絳雲樓書目亦有「輿圖」十六冊，未知是否此圖。

沈翹楚廣輿圖考

培林堂書目著錄，「二冊」。傳是樓書目錄，「一卷」，「一本」。雍正浙江通志引山陰縣志錄廣輿圖考十二卷，並註張天復撰，是蓋張著廣輿考之誤，非沈氏此圖。

方輿圖

孫氏祠堂書目錄，「四冊，明刊本」。

中原地理總圖

篋竹堂書目著錄。

地理圖十卷

季滄葦書目著錄。

李日華輿圖摘要

清初刊本

前年於坊間偶見此書，雖內容已不復記憶，惟知其書雖以輿圖名而實則並無輿圖，僅摘記各地事實。此如宋代之九域志謂爲地圖之「化石」可乎？（國立北平圖書館圖書季刊第三卷第一、二期原題爲「明代輿圖彙考」，茲增一「總」字，俾題目與內容相符。）

〔附註〕原文中尙有「抄本輿地圖」一條。因以後經茅乃文先生之校閱，知此項抄本地圖，卽爲顧祖禹氏讀史方輿紀要之附圖，殆爲清初顧著未通行時轉輾傳鈔之本，故特刪去。

明代北方邊防圖籍錄

民國二十年季秋，竊嘗留意於吾國邊城建築之故實，且擬由今溯古，以明代邊城爲研究之起點。因而翻檢關於明代邊防圖籍與書目；乃不意此種著述之繁複，遠出豫料之外；檢査劄記，計所錄圖籍，爲數逾百。乃思此類圖書，近代學者尙少注意，整理而彙錄之，對於研究明代邊務以及治目錄之學者，或不無毫毛之助。用特草爲是篇，以就正於同好。尤望博雅之士，有以糾謬而指失也。

元亡明興，蒙古人被逐至朔漠，常思南下以逞，故當時對於北方邊務，特爲重視；而此類圖籍之多，遂亦遠超前代。至其撰述之人，則以任北邊官職及兵部職方司者居多數；蓋此類圖籍，大抵有官府圖冊公文爲依據，無此因緣者，不能向壁虛造；古代學術出於王官之說，卽此可作一旁證也。惟明代邊防，北方之外，東有海防，西南亦有苗防，其圖籍亦未可一二數。茲姑以北邊爲限，其他當俟另篇述之。

關於明代北邊圖籍，爲是篇所未錄者，尙有下列數類，極關重要。茲因限於時間，暫缺未及。

(一) 凡專述時間性之歷史事實者：如高拱邊略，方孔炤全邊略記（明史藝文志入地理類，

其實應歸雜史類）等，皆未著錄。惟紀政制策略者：如王士琦三雲齋俎考，尹耕寒語等，仍爲編入。

(二) 凡明臣籌邊防邊之奏議甚多，茲無論別集總集，均不著錄；如鄭文彬籌邊纂議，（北平圖書館藏有萬曆間刻本），胡松經理三關奏記，王瓊晉溪敷奏（俱見天一閣目），楊一清關中奏議（見四庫書目）等是。

(三) 凡類書、政書、及地理總志等，非全講邊防而僅有一部分及之者，亦一概不錄；如大明會典中各鎮事例，吳學儼等地圖綜要外卷之各邊圖考，章潢圖書編之鎮邊，黃道周博物典故中之九邊，羅洪先廣輿圖中之各邊圖等皆是。

(四) 凡於北邊各鎮有關之省府州縣志，實爲研究北方邊防之主要材料。茲僅錄各鎮衛及邊關圖志，省府州縣志亦暫不錄。

但此等界限，皆爲一時省便而假定，實際上本難明晰劃分。例如所錄各鎮圖志，常多載奏議與時間性之史蹟；又有書名雖爲鎮志或關志，內容體裁，有不必全載邊防典制，與府縣志無大差別者。且本文所述諸書，爲個人親見者不及十分之一，內容及作者事蹟之間接可考者，亦不及半數；其他大抵由書名「望文生訓」，以意編錄，是否與上定界限有矛盾處，亦不敢必。例如周文郁之邊事小記是否爲北方邊鎮，均未之知。茲只能暫行記錄，容待後日之考定。

因所錄書名較繁，不能不略爲分類，以清眉目。然書籍內容，既未分曉，則分類之標準，

亦惟恃書名約略推測，錯誤之處，當不可一二數。但一時事實上無法求其正確，亦惟有暫行編列如此，以俟日後之訂正耳。

(一) 九邊總圖說

許論九邊圖論一卷

北平圖書館藏明萬曆間刊修攘通考本
啓開刊兵垣四編本
長恩書室叢書本
後知不足齋叢書本

明史卷一百八十六許進傳云：「論字廷議，進少子也。嘉靖五年進士，授順德推官，入爲兵部主事，改吏部。好談兵，幼從父歷邊境，盡知阨塞險易，因著九邊圖論上之。帝喜，頒邊臣議行。自是以知兵聞。累遷南京大理寺丞。會廷推順天巡撫，論名列第二。帝曰，是上九邊圖論者。即拜右僉都御史。」是許論此著，本諸其父之經驗，至爲明顯。章鈺讀書敏求記校證（卷二下）引絳雲樓書目註「申用懋在崇禎初進以續許襄毅（許進諡）之後」一語，以證論書之本父說，未免迂曲矣。此書僅千頃堂書目及明史藝文志作三卷，百川書志作二卷；其他述古堂培林堂也是園敏求記等書目，皆作一卷。阮元天一閣目作「九邊圖一卷」，（以下簡稱天一閣目）殆非有圖無論而係書目之省略。讀書敏求記著爲刊本。而述古堂目註爲鈔本。按修攘通考本卷首謝少南刻九邊圖論序，未署嘉靖戊戌九月朔日，可知此書最初即有嘉靖十七年刻本。萬曆時之修攘通考本，即據此照刊。以後天啓間刊之兵垣四編，未附九邊圖論及海防圖論兩書，卷首各有世德堂主人小引一篇；未又皆有世德堂印章。此世德堂刊本，亦在嘉靖時，不知

與修攘通考，所依據者是否同一刻本。至於長恩書室本，與後知不足齋本，殆皆依據兵垣四編。蓋修攘通考本卷首有謝少南序，許論奏稿，及張瓚題稿；卷末有後序三篇；許氏自序之末，又有一嘉靖甲午四月六日職方清吏司主事靈寶許論識二十字；而兵垣四編本、長恩本及後知不足齋本均無之。且後三種刊本中，每篇之論文末，均有批語一則，而修攘本無之。惟兵垣四編本除各篇末批語外，尚有眉批，（均朱色印）長恩本及後知不足齋本皆闕耳。至於此眉批及總批，疑皆爲編兵垣四編之臧懋循所作；因兵垣本著者銜名後列有臧懋循校閱字樣也。但圖上之眉批，或恐爲許氏所自註耳。

天一閣書目雖未著何種刊本，但記有「嘉靖甲午……撰」字樣，是爲兵垣四編以後刊本所無。故此本如係刊本，當爲嘉靖本，或即世德堂本。八千卷樓書目尙有兵法彙編本，余未之見，不知其所據何本也。

本書內容，首爲總圖與九邊總論，次爲九邊分圖與九邊分論。其所依據，除許氏親自經歷外，大抵皆取諸官書；蓋許氏既任職方清吏司主事，當有官藏圖籍可資參考也。至其所談論，雖頗簡約，但據明史所記，則許氏實因之得名，且上升要職。後此關於九邊之作，多有稱道許氏而模倣之者，一時成爲明代著述之風尙焉。

萬卷堂書目列有九邊圖論二冊，註爲謝少南作。按謝少南爲謝璿子，正德、嘉靖間文人，見明史顧璘傳。九邊圖論（修攘通考本）之首有謝序一篇；萬卷目誤註作序文者爲全書著者

耳。

張瓘九邊圖論

見絳雲樓目，陳景雲註，稱「張瓘撰，新安人。」（據粵雅堂叢書本）張氏不知爲何時人。其內容如何，與許著有無前後相襲之處，均未之知。過廷訓分省人物考卷十有張瓘傳，今未得見，待補。

汪瓘九邊論

見乾隆江南通志藝文志注稱「歙縣汪瓘」撰，疑「汪瓘」爲「張瓘」之誤。

尤瑛九邊圖論

見乾隆江南通志藝文志。注稱「無錫尤瑛」撰。

魏煥九邊考十卷

北平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北平圖書館善本叢書本即據此影印）中國學報排印本 明辨齋叢書本

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及澹生堂書目皆錄有魏煥九邊通考十卷。四庫地理類存目四作「九邊考」。提要云：「明魏煥撰。煥字東洲，長沙人，嘉靖乙丑（按乙丑當作己丑，即嘉靖八年。）進士，官兵部職方主事。是書作於嘉靖辛丑二十年。第一卷爲鎮戍，經略，以下分九邊爲九卷，而各邊之中，又分疆域保障責任軍馬錢糧諸目。所載多奏章案牘，大抵紙上之談

也。今按北平圖書館藏嘉靖刻本，即與提要所言大略相合。惟第一卷分鎮戍、經略及番夷通考三篇，提要未言及番夷通考；以下九卷，每卷均分疆域、保障、責任、軍馬、錢糧、邊夷及經略考七節，提要未及，邊夷經略二考，是其文字簡略處。今按此書述及遼東邊夷，爲滿清所忌諱，故入禁書目；進呈時關於邊夷各節，殆在刪削之列，故提要不提及耳。

魏氏此書，其材料之來歷，在其卷首凡例中言之甚明，茲摘錄如下：

- 一、凡九邊圖因職方司舊本，增以近年新設邊牆厓塹，以備披閱。
 - 一、鎮戍沿革，取諸各邊圖誌。
 - 一、城堡墩臺牆塹，增舊創新，取諸近年堂稿。
 - 一、軍馬登耗數目，取諸嘉靖拾捌玖年各邊開報手冊。
 - 一、錢糧定數，取諸戶部各司手本。
 - 一、文武職官責任，取之本司各科職掌。
 - 一、番夷始末，考之一統志，參以邊將譯使之言。
 - 一、番夷部落之強弱，支派之分合，多出虜中走回人口之言，錄之以俟預防者採焉。
 - 一、經略多出本司堂稿，及桂尙書輿圖要覽，許主事九邊論並諸公奏議，間亦竊附鄙見。
- 一、採集諸說，但其事之有關於地方者，故不備錄全文。

- 一、先年奏議，或爲當時所棄，今察其可行者，必錄以俟採擇。
- 二、凡改築邊牆，恢復舊制之說，一時雖曰難行，必錄之俟便宜者採焉。
- 一、因事直書，止爲備事言之；不倫不文，非暇計也。
- 一、凡有一得之愚，僭錄於後，以備自考，非敢求知於人也。
- 一、斯錄止據其平日所見聞者。愚不能上交，孤陋無聞，故於當代名公，籌邊偉績，皆不悉知。深自愧悚。以俟日有所聞而續集焉。

據此，可知魏氏搜羅材料之廣博，記註之詳備，較之許氏徒作簡約之泛論者，實屬後來居上。四庫提要謂爲紙上之談，未免膚廓之評耳。且許魏二氏，先後均主兵部職方司，許圖之所依據，即可由魏著凡例所言，作爲旁證矣。

中國學報第一期（民國元年十一月）至第七期（本文末註稱未完，但第八九期後未見續刊。）排印顧氏修文備史鈔本，爲刪節之本，約存原書之半，且將卷首總考刊於末後，（第七期）而以「邊牆」「召募」等小標題，與「鎮戍」大標題並列。如是則三關（即山西鎮）及榆林寧夏三鎮之考，均佚分目標題，其他各存「錢糧考」一目，是不啻將以下之邊夷經略二考，均併入錢糧考，反不如全無分題之爲愈矣。明辨齋叢書中刊有明九邊考四卷，則刪節尤多。第一卷之鎮戍通考刪存論邊牆一節，以下九邊，每邊各存保障邊夷經略三節，而疆域、責任、軍馬、錢糧，皆經刪去；（宣府鎮僅存一經略考，又尚不全。）遼東與薊州二鎮，并爲卷二，宣府大

同三關榆林寧夏五鎮併爲卷三；甘肅與固原二鎮併爲卷四。全書較之原本，約少三分之二。

天一閣目有刊本之皇明九邊考四卷，並錄張環序一節。（嘉靖原刊本有全文。）而薛福成之天一閣見存書目則作九卷。又據玉簡齋叢書所刊舊天一閣書目及字廚，有「皇明九邊考四本」，而秋字廚又有「皇明九遷（當係邊字之誤）考四本」，豈阮目之四卷，爲四本之誤乎？抑另有四卷之單行刪節本，卽爲明辨齋本之所依據乎？是尙未能遽下斷語也。萬卷堂書目作「九邊考八卷」，亦不知其詳。

澹生堂書目之九邊通考，註爲徵信叢錄本，但按叢書舉要之徵信叢錄目，並無此書名，僅有經略九邊總考三卷，不知是否叢書舉要之漏略或錯誤。

明辨齋本卷首引明天順一統志云：「魏煥長沙衛人，嘉靖己丑進士，授嘉興府推官，歷兵部員外郎，擢四川僉事。……所著九邊圖考、蜀東撫夷錄，皇明拱衛錄。」又引韓月溪廣輿圖跋，亦稱「魏職方圖考」。可見此書亦有稱爲「九邊圖考」者，且可知魏氏著作，尙不止此一書也。

魏時用九邊考注

見湖南通志藝文志吏部。

吳樸九邊圖本

見道光福建通志經籍志。

霍冀九邊圖說一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十二，著錄刊本九邊圖一卷，並錄其卷首題奏云：「前有隆慶三年兵部尚書霍，左侍郎曹暨職方清吏司郎中孫應元趙宋等題奏稱：『伏觀登極詔內，各處府州縣大小繁簡衙僻難易不同，吏部通將天下府州縣逐一品定，爲上中下三等，遇該推陞選補，量才授任。其各將官所住地方兵部，亦以邊腹衝緩，分爲三等，遇該陞調，照此施行，鈔奉到部，咨各鎮督撫軍門，將所管地方開具衝緩，仍畫圖貼說，以便查照，隨陸續開報前來。本司稽往牒，參堂稿，東起遼左，西盡甘州，每鎮有總圖以統其綱，有分圖以析其目；某爲極衝，某次衝，其偏僻，某切近敵巢，某極單弱，與一鎮之兵馬錢糧數目，無不畢具。不維思患預防，而各鎮之地利險易，各邊之兵馬多寡，一開卷而洞悉矣。計遼東鎮總分圖說，薊鎮總分圖說，宣府鎮五路總圖，大同鎮總分圖說，山西鎮總分圖說，延綏鎮總分圖說，寧夏鎮總分圖說，固原鎮總分圖說，甘肅鎮總分圖說，故曰九邊，圖繪極細，洵防邊者所不廢之書也。』按天一閣目載明九邊考，長沙魏煥，嘉靖壬寅張環序，當此與彷彿耳。」

千頃堂目及明史藝文志俱著錄，稱霍冀撰。八千卷樓書目作「孫應元撰」江南圖書館善本書目作「孫應元等撰」。按明史七卿年表，霍冀於隆慶元年十月（王鴻緒明史稿作九月。）任兵部尚書，至四月二日開任。此時與善本書志所記隆慶三年兵部尚書霍等之題奏相合；藝文志著錄爲首之名，而八千卷目與江南目則著末尾之名，皆是也。惟明史卷二百六十九有孫應元

傳，爲崇禎間武人，與此孫應元先後同姓名，並非一人。雍正幾輔通志卷六十七名宦記明孫應元事略云：「號華山，湖廣人，進士。任永平兵備時，……加意學校，邊徼險阻，皆躬事檢覆，立除虛冒。軍衛斂手。」康熙山海關志名宦傳云：「孫應元湖廣承天衛人，由進士，嘉靖四十三年以兵部主事任，……」可知其任職方司主事，當在嘉靖四十三年以前。康熙陝西通志卷十八上，載霍冀事蹟云：「字堯封，孝義人，進士。陞寧夏巡撫。徧歷山川，長慮遠覽，究其利害而區置之。修內外諸關鎮城雉堞，及遠邇堡寨，各路斥堠，無隙不固。……陞戶部侍郎。」未言陞兵部尙書事。但由孫氏任職方司主事，及七卿年表所記霍氏在兵部尙書之年推之，則此書之編，當在嘉靖末年至隆慶初年間，與隆慶三年題奏合。

申用懋九邊圖說

絳雲樓目著錄。陳景雲註云：「申用懋在崇禎初進，以續許襄毅之後。又隆慶三年大司馬霍譽進」（按「霍譽」當卽霍冀之誤。）光緒蘇州府志卷八十節引康熙志云：申用懋字敬宗，時行子。萬曆癸未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兵部職方郎中。熟悉九邊要害，掌樞者倚之，九載不調。詔加太僕寺卿，仍治職方事。崇禎初，起兵部右侍郎，進尙書。都城被兵，拮据戰事兩閱月，遂迄歸。卒年八十。」明史二百十八申時行傳，亦略及用懋事。謂用懋字敬中，舉進士，累官兵部職方郎中，神宗擢太僕少卿，仍視職方事。再遷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崇禎初，歷兵部左右侍郎，拜尙書，致仕歸。」七卿年表記用懋於崇禎二年十一月任兵部尙書，十二月致

仕。陳組授職方地圖中薊州邊鎮表附注云：「考略以後並崇禎二年本部左侍郎太倉州人申用懋所著，後九邊做此。」可知此圖說或爲申氏任兵部尙書時所奏。但其編製之時，疑在申氏任事職方之際也。

馬一龍九邊圖說

見澹生堂目。明詩綜卷四十三，「一龍字員圖，（負圖之誤）溧陽人，嘉靖丁未（二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國子監司業，有遊藝集。」此九邊圖說之編纂，約在嘉靖末葉，獻徵錄卷五，及明詩紀事已卷九、均有馬氏事蹟，今不見此二書，待補。

九邊圖記

見脈望館目（一本）及傳是樓目（九本）均不著撰人名氏。疑各爲以上三圖說之一種或兩種。

程道生九邊圖考

武進莊氏玉清館長鈔本

據此書卷首民國八年武進莊炎序，知此爲莊氏在粵東摘鈔程道生輿圖備考（六卷）中之第四卷而印行者，原非單行之書。因書中附有建夷考等，故清代入禁書目。

鄭曉九邊圖志

見雍正浙江通志經籍志引海鹽縣圖經。明史卷一百九十九鄭曉傳云：「鄭曉，字寧甫，海鹽人，嘉靖元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職方主事。日披故牘，盡知天下阨塞士馬虛實強弱之數。尙書金獻民屬撰九邊圖志，人爭傳寫之。」可知此書之依據，當亦以職方司圖籍爲主。

萬建章九邊圖說

乾隆南昌縣志文苑傳引大月山人集云：「萬建章，字達父，廷言子也。少負奇氣，留心經濟之學，隨父宦京邸，客有從塞上來者，輒詢邊地近遠，東西阨塞形勢，久之，益習。嘗著九邊圖說，皆切中機要。……建章少穎異，七歲能詩。萬曆辛卯（十九年）舉於鄉，三赴春闈不第。年四十七卒。」以是知萬氏此著之材料，乃由間接採訪得之。與其他此類著作，多得自邊地直接經歷，及職方圖籍者不同。惟萬氏生當萬曆中葉，嘉靖隆慶以來之邊防圖籍，宜多刊刻流行，可供其涉獵者。惜萬氏未顯達，其書恐未刊行，或已絕跡於世矣。

田汝成九邊志九卷

千頃堂目及世善堂目著錄。絳雲樓目之九邊圖論下陳景雲註云：「田叔禾（汝成字）有九邊志九卷。」千頃堂目作三十卷。雍正浙江通志經籍志引分省人物考亦作三十卷。田汝成事蹟，詳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本傳。曾官廣東、貴州、廣西，著有炎徼紀聞，記西南事；但與北方九邊，無實際上之關係。故此九邊志，殆依他人舊作改編而成。

吳元乾九邊圖志

見禁書目。

郭造卿九邊要略

見福建通志經籍志。脈望館目著錄四本，不著撰人。寰宇通志引書中有九邊要略殆卽郭氏此書。

九邊要覽

北九邊圖一卷

二種俱見脈望館書目。

皇明□制九邊錄十六卷

在廷九邊二卷(堂有脫誤)

二種俱見傳是樓書目。

畢自嚴國朝九邊兵略二卷

澹生堂目著錄，稱著者爲畢侍御。千頃堂目亦不記其名，僅言其「官御史」，蓋卽畢自嚴也。明史卷二百五十六本傳：「畢自嚴，字景曾，淄州人，萬曆二十年進士。……起洮泯兵備

參政，以按察使徒治榆林西路，進右布政使。……天啓元年四月，遼陽覆，廷議設天津巡撫，專飭海防，改自嚴右僉都御史以往置水軍，繕戰艦，備戎器。……五年，以右都御史掌南京都察院。崇禎元年，召拜戶部尙書。……先以考滿加太子少保，敘遼永克復功，再進太子太保，兵部尙書。「此九邊兵略之作，疑在畢氏任兵部尙書時。」

陳錡九邊圖說

武略神機九邊形式圖一

二種俱見千頃堂目。乾隆江南通志藝文志著錄陳錡九邊圖說。陳錡，字器之，事蹟見過廷訓分省人物考卷七十五。

姚星吳九邊形勢考

見嘉慶餘杭縣志經籍志引舊志。

北方邊口圖

北平圖書館與
圖部藏明繪本

圖爲墨描，着青綠色，連繪一長卷。自遼東至甘肅，九邊大城堡略具。圖端述及嘉隆時事，殆爲萬曆間作品。

九邊圖

北平圖書館與
圖部藏明刊本

此圖爲清內閣大庫舊藏，或卽明代兵部職方司刊布通行之圖。分刻十一幅。第十幅臨洮鎮圖說述及萬曆二十三年設鎮事，殆爲萬曆末年繪刻本。

栗在廷九邊破虜方略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刊本

清華所藏此本不全，僅存卷一至卷五。所述多雜引古籍邊夷事跡，自軒轅三代迄明萬曆中。卷五虜寇深入臨鞏條述至萬曆十五年，疑此書爲萬曆末葉作品。書之上端有眉批，栗氏自稱「余評直據綱目左傳百將七書皇明憲章錄，參之時事，附以臆說。其論兵如許恭襄，薛方山（應旂）穆考功（文熙）諸公，則間亦述之如左云。」

（二）邊鎮合志

劉效祖四鎮三關志十卷

北平圖書館藏明萬曆刊本

劉效祖見明史卷三百劉文炳傳，爲莊烈帝生母孝純皇后之弟，文炳之父也，康熙宛平縣志記劉效祖事略云：「字仲修，京衛人，嘉靖庚戌（二十九年）進士。歷任固原兵備副使，多政績。……時京兆闕志久，府尹徵祖纂修，未果。適督府欲修邊乘，先聘之。遂如檀州，作關鎮志。所著有四鎮三關志十二卷，春秋稿一卷，其他詩集文集不能備紀。」（康熙大興縣志作「古文詞雜著二十七卷」。）此書之名稱、來歷、取材、及著作時期，亦可於序中見之：

「其謂四鎮三關者，何也？四鎮曰薊也，曰昌也，曰保也，曰遼也；三關曰居庸也，曰紫荆也，曰山海也。……其誌者何也？北海劉公、關西楊公相次督四鎮事者也；欲藉此以討軍實。其屬余不佞者何也？二公以余不佞爲都人士習鎮事，故以屬之也。余不佞既受役，則何以誌也？間取三關及郡邑舊乘，爲條刺之也。不足，則取諸諸司所籍記，補綴者稱倍也。……起草者何時也？萬曆甲戌冬也。殺青者何時也？萬曆丙子夏也。」

此書編輯時在萬曆二年（甲戌）至四年（丙子）。而所謂四鎮三關之地域，則僅營九邊中之遼東薊州（薊昌合）二邊，又益以真保一鎮。（永樂間由薊州外邊大寧內徙。）至於取材所自，則以各鎮方志爲基礎，而補以當時官書中之公牘新事實；故凡例中亦云：「所據各鎮舊志入者十七，而間采邇年新增事十三。」全書共十卷，計分建置形勝軍旅糧餉騎乘經略制疏職官才賢夷部十考，每考一卷。而制疏考卷帙最大，約占全書五分之二。每考中除總論外，又分薊昌保遼四鎮，以次分輯各鎮事實，又因材料之多寡而有繁簡之殊。如凡例所云：「四鎮昌薊鎮事爲詳，真保，遼鎮，俱以名山竹素，更置無多。昌薊自庚戌歲增兵益餉，案牘填委，且十倍二鎮矣。多者不能裒，少者不能益，非有掎摭於其間也。」

本志卷一建置考中有各鎮地圖，各種兵器軍營敵臺圖，故也是園書目作「四鎮三關圖志」。培林堂書目著有抄本二冊，未知係節本，抑係殘本；北平圖書館藏刊本，固有十冊之多也。前引康熙宛平縣志作十二卷，是否著錄之誤，抑另有十二卷本，亦未之知。

雍正山東通志經籍志及乾隆萊州府志藝文志均有劉應節四鎮三關志十卷，此即效祖之四鎮三關志，並非二書。蓋據本志職官表：山東濰縣劉應節在隆慶四年任薊遼總督；陝西甯施楊兆於萬曆元年繼任。此劉楊二督，即前引效祖序中所謂「北海劉公關西楊公相次督四鎮事」而以編志事屬諸效祖者。山東志及萊州志則以創意籌備之人（劉應節）爲編著之人耳。

劉應節四鎮三關志十卷

見雍正山東通志及乾隆萊州府志；即劉效祖四鎮三關志，參前條。

劉應節邊關通志

見千頃堂目。疑即劉應節或劉效祖之四鎮三關志。參前條。

陳錡三關四鎮志

見千頃堂目及乾隆江南通志藝文志。陳氏另有九邊圖說，在前。

薊昌兩鎮邊關圖說二卷

見澹生堂書目。

劉昌兩鎮邊關圖說二卷

見千頃堂目及明史藝文志；亦見乾隆江南通志藝文志，並註劉氏爲長洲人。但查康熙長洲

縣志人物志，未見此人；而各吳縣志及蘇州府志人物志中有之，皆以爲吳縣人，未知是否。著兩鎮邊關圖說者。但此劉昌，僅預纂宋元史，陞河南提學僉事，並擢廣東左參政，雖以豐於文辭見稱，而與邊防職事無甚因緣，有編輯此書之可能與否，尙屬疑問。又康熙江西志經籍志有鄱陽劉昌著鎮邊關圖說二卷（「鎮」字上疑脫「兩」字）但檢鄱陽縣志及饒州府志人物志均不見劉昌其人；惟同治饒州府志書目，著錄鄱陽劉昌祺邊關圖說二卷。此不知各志著錄有誤，抑有兩劉昌或劉昌與劉昌祺爲兩人，而其中有一人爲著邊關圖說者，尙待續考。

尹耕兩鎮三關志

雍正山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九文苑傳云：「尹耕，字子莘，代州人，居蔚之九宮山。年二十，舉嘉靖壬辰（十一年）進士；豪宕不羈，性嗜酒，喜談兵。嘗爲州守。生長邊陲，知邊事，作塞語十一篇，申明邊敵勢要害。作詩歌，沉雄歷落，有河朔俠烈風，分宜見而才之，自知州起廢，數月遷兵部員外郎中。出知河間府，募壯士製戎器旌旗，壁壘一新。吏部稱其知兵。擢河南按察使兵備僉事，仍予四品服俸，令管幹民兵。給事中張萬紀劾之，繫治戍遼左。耕強學，著兩鎮三關志爲明一代傳書。詩文號湖野集。」可見尹耕所歷官職，與邊防及兵部職方關係較小；故其背景與其他此類著作多異，而與萬建章之著九邊圖說相近。惟尹氏爲代州人，目擊一部分邊地兵防，較萬氏爲親切耳。

兩鎮三關志僅見於山西通志經籍志，並引及此書；其他書目罕見。舊天一閣目（玉簡齋叢

書本）及脈望館目俱有兩鎮三關通志，不知是否卽尹氏此志。

兩鎮三關通志二十二卷

千頃堂目著錄，又謂「不著撰人。」舊天一閣目及脈望館目不記卷數，殆卽尹耕之兩鎮三關志。

呂經兩邊圖

見甘肅通志藝文志著書目錄。明史潘瓊傳附呂經傳，言經於「嘉靖十三年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可知此圖爲嘉靖十三年或以後所作；且所謂兩邊，當卽薊遼兩邊也。

李正開兩邊紀略

見雍正浙江通志經籍志引縉雲縣志。

陳祖苞薊遼定略

雍正浙江通志經籍志著錄，並註稱陳氏字孝威，海寧人。

楊時寧宣大山西三鎮圖說二卷

北平圖書館藏明刊皇明世法錄本

楊時寧事蹟，詳乾隆祥符縣志人物志。略云：「楊時寧，字子安，祥符人。嘉靖辛酉舉於鄉，隆慶戊辰（二年）舉進士，授山西曲沃縣知縣，……歷官兩浙運判，南太僕丞，稍遷兵部郎，山西按察司僉事；周歷藩臬者十年，所至皆有成績。治兵固原，值時拜兵變，時寧督餉決

策，從征有功。賜銀幣。尋晉僉都御史，巡撫寧夏。……晉右副都御史，加兵部右侍郎。以三品考滿，陞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宣大，……加兵部尚書，賜銀幣，加太子少保。……明年秩滿，加太子太保。……晉太子太傅。……所著有寧夏奏議，督撫奏議，三邊圖說。」（按本志藝文志書目有寧夏奏議及三邊圖說，均註「楊時」撰，各佚一寧字。）由是知時寧不但身任宣大山西三鎮總督，又加兵部尚書，千頃堂目及明史藝文志均錄大同鎮圖說三卷，近古堂目及絳雲樓目均錄山西大同鎮圖說，（無撰人及卷數）惟日本宮內省圖書寮善本書目則有楊時寧白希繡纂集之宣大山西三鎮圖說三帖。疑此皆卽祥符志所謂三邊圖說，而書名著錄有詳略之不同；明史舉其一，千頃目舉其二，而圖書寮目則稱三鎮之全耳。但三鎮圖說當可分開，各書目各以其見存者著錄，亦未可知；惟如是則千頃目及明志之卷數疑不合矣。

至於圖書寮目所述同纂人白希繡，則按康熙延安府志人物志，知白氏爲萬曆丁丑（五年）進士，曾任山西巡撫都御史。楊氏雖亦任山西職官，但在治兵固原以前，官職尙小，亦不治邊防事，故此圖說之編纂，尙在楊氏總督宣大加兵部尚書而同時白氏巡撫山西之際，其時期大抵在萬曆中也。

皇明世法錄卷六十二至六十六，刊有此書，列述各鎮城堡軍防要害沿革甚備；圖甚簡單，疑已非原樣。其中所述事實，有至萬曆三十年左右者，若世法錄本未增改，則此書之編行，蓋在萬曆末葉矣。

山西大同鎮圖說

見近古堂書目及絳雲樓目，此疑即楊時寧宣大山西三鎮圖說或其一部分，否則爲楊著以前之舊本，或以後之續修本也。

戴時宗三鎮事略

見千頃堂目。時宗事蹟見雷禮國朝列卿記。今此書不獲見，待補。

閱視宣雲圖說二卷

述古堂目及千頃堂目俱著錄。

翁萬達宣大山西諸邊圖一卷

見千頃堂目及明史藝文志；亦見內閣藏書目，稱「宣大山西修邊圖」。翁萬達於明史有傳。曾巡撫廣西，又督宣大山西保定軍務，在宣大山西修築邊牆墩堡甚多。欲考翁氏修築邊城史蹟；如得此圖，當最可貴矣。

王宗沐三鎮圖說

乾隆臨海縣志人物志云：「王宗沐，字新甫，號敬所，……嘉靖甲辰（二十三年）登進士。……萬曆三年乙亥，陞南京工部侍郎，改北京，尋陞刑部左侍郎，丙子奉敕閱視宣大山西等處，上三鎮圖說。」禁書目有閱視三鎮錄，蓋卽一書。

王宗沐閱視三鎮錄

見禁書目，疑即前三鎮圖說。

李如章三鎮邊務總要五卷

見傳是樓書目。畿輔通志引及此書。

三邊鎮務

見潛采堂書目。

三鎮閱事

三鎮一覽圖說

二種俱見脈望館書目。

張雨全陝邊政考十一卷

北平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北平圖書館善本叢書本，即據此影印）

康熙萬安縣志卷七，列傳云：「張雨，字惟時，號鵝山，橫塘人，嘉靖戊戌（十七年）成進士，授大名縣府清豐縣知縣，治行稱最。擢雲南道御史，諫建四親廟，幾撻鱗焉。及按甘肅貴州，大將軍仇鸞不法，密疏罪狀，鸞竟被逮，……以郎襄之功，鎮撫全楚，丰采凜然，藩校斂跡。隨擢兩廣僉都御史，所在多異績。尋以乞休歸里，結志理學，不與外事。所著有苑洲

集，從祀本邑鄉賢」。按明史中無傳，僅於嚴嵩傳中列「僉都御史萬安張雨」爲「坐嚴氏黨被論」者之一。（明史趙璜傳中又有張雨爲道士，乃另一人，非此。）而萬安縣志諱言之，亦未言其著邊政考。但明史以僉都御史稱之，可知其被論當在任兩廣僉都御史之時。又據本書自序，記嘉靖丁未，則此書之成，當在嘉靖二十六年，即張氏巡按陝西監察御史之時，本書卷首有嘉靖二十五年都察院劄，囑各巡按御史轉行各鎮呈繳軍錢糧地理等圖冊志書；可知此書之作，大抵依據陝西各鎮呈報之圖書而編纂者。故其地域範圍，限於所轄之陝西四鎮。（榆林寧夏固原甘肅。）而山西宣大薊遼不與焉。是則此書之名，應以「全陝邊政考」爲確當，故明史藝文志及近古堂絳雲樓萬卷堂等書目，均著此名。惟原書則反簡稱邊政考耳。

是書著作時期較九邊圖論與九邊考稍晚，惟前二書以兵部職方司之圖籍爲依據，範圍大而內容略，此書則據陝西各鎮呈繳之圖冊，範圍小而內容詳。全書共十二卷，（千頃堂書目及明史藝文志誤作二十卷）而各鎮總分圖志占四卷。圖中除邊牆城堡之外，併各墩臺亦均羅列註明之；而各城堡關驛等之道里、要害、部領、兵食，亦一一列記於各圖之後。第五卷至第九卷則分記古來邊夷事蹟部族地理諸端，第十至十二卷則輯記古來經略邊事之名人事蹟；故除明以前事多鈔舊史無關宏旨外，關於明臣事略，可供研究明代史事者之參考也。

天一閣目錄邊政考刊本十二卷之外，另列引邊政考六卷，明張鐵撰。據所見明清各書目，未見有引邊政考一書。按邊政考卷端自序之題，卽爲引邊政考，卷末有陝西布政使司右參議山

東張鐵撰跋邊政考一篇，蓋天一閣目著錄者粗略，以開卷第一頁序文之題爲書名，而又誤著作跋者之張鐵爲著者，實際上本無此書也。至於所謂六卷，則殆因該書分訂六冊之故。蓋舊天一閣目（玉簡齋叢書本）昃字櫛，固著邊政考爲六本，另列全陝邊政考亦六本；而北平圖書館所藏天一閣本，則又依然六本也。疑天一閣舊藏此書有兩部，故舊目在一櫥中列名目稍異而實際相同之兩書；於是阮元目遂誤衍引邊政考一書。今天一閣見存書目，僅存四卷至十二卷之殘本，而北平圖書館則適得其復本之全者。

黨馨二邊四鎮志四卷

康熙益都縣志事功志云：「黨馨，字季芳，號蘭窻。隆慶戊辰（二年）進士，襄垣令，遷徽州二守。……陞延安知府。……繼以陝西副使，備固原兵。……以邊功陞寧夏巡撫。……所著有四書會成，歷代紀年，三邊四鎮志。」雍正山東通志經籍志：「三邊四鎮志四卷。」此志內容範圍，當係述陝西之榆林寧夏甘肅固原四鎮者，其著述時期，約在萬曆之初。

陝西鎮考

四庫全書地理類存目著錄天一閣藏本一卷。提要云：「不著撰人名氏。略記陝西諸鎮城堡之屬，大抵王圻續文獻通考邊防門中錄出，蓋明人所爲也。」浙江採集遺書錄註爲寫本。

四鎮考略

也是園書目著錄。

陝西鎮軍馬數

近古堂目及絳雲樓目俱著錄。傳是樓目有「陝西鎮軍馬數附省錢糧數三本」(原目作「陝西軍政馬數」，茲以意改之。)內容不知相同否。殆皆官府冊籍也。

唐龍三邊四鎮圖

康熙陝西通志名宦：「唐龍字虞佐，浙江蘭溪人，進士。以監察御史陞陝西按察副使。……龍於三邊四鎮山川地形險阨，歷歷如指諸掌，爲圖置座隅而籌之。」

楊錦朔方邊紀六卷

見千頃堂目及明史藝文志。康熙益都縣志卷七事功志云：「楊錦字尙綱，號月川，嘉靖丙辰(三十五年)進士，授汝州知州。……歷任河東慶陽蘇鎮兵道。敷歷邊境，大著威名。陞甘肅巡撫。前後軍功飭賞銀幣七次。性好讀書，自宦遊以迄家居，皆有著述，積篇帙甚富。」可知此書爲巡撫甘肅時所著。千頃堂目固言「錦爲副使時所輯。」內閣藏書目亦錄此書，又言此書爲隆慶三年著，則錦之撫甘肅亦在隆慶三年左右也。

朔方普通指寧夏而言；因楊氏巡撫甘肅，疑此書不止述寧夏一鎮，故暫列此。

陝西四鎮圖說

北平圖書館藏明刻殘本

此圖說存固原鎮之一部，自第十六頁至第四十七頁止，每頁上面爲圖，下面爲說。未有延鎮圖一頁無說。

(三) 各邊鎮別志

王祥遼東志九卷

見千頃堂目及明史藝文志。據李輔全遼志卷首修志姓氏，知此書在正統八年始修，修志者尙有畢恭一人。

陳寬遼東志

見千頃堂目。據李志修志姓氏，此志爲弘治元年修，同修者尙有韓斌。

徐文華全遼志

見千頃堂目。李志修志姓氏謂嘉靖八年修，同修者更有劉琦等三人。

任洛遼東志

卷九 附圖 卷一

謝國楨清開國史料卷三，述此書及前列三志，並附序文、凡例、目錄、可參考，茲不贅述。惟謝氏謂此爲第二次重修本，未將陳寬所修者計入，實則已第三次矣。千頃堂目稱「全遼志」。

李輔全遼志六卷

北平圖書館藏
明嘉靖間刻本

詳見清開國史料考卷三。明史藝文志稱「李輔重修遼東志十二卷。」

遼東鎮考

舊天一閣目著錄一本，鈔本，吐。

遼東全鎮圖說

見述古堂目及也是園目。

張鼐遼籌四卷

見澹生堂目，並列入禁書目。鼐字世調，號侗初，華亭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萬曆庚申會奉使東行，歸途選次遼東略紀，刊入所著寶日堂集。此書或即爲其同時或事後所撰者。官至吏部右侍郎，卒諡文節，事蹟詳見重修華亭縣志及明詩綜卷五十九。

遼東全鎮圖說

龔立本全遼圖說

一書俱見千頃堂目。

仙克謹全遼考

入禁書目，仙氏事蹟參下仙克謹中邊圖制考錄。

薊州鎮考

天一閣目著錄，「二冊，縣紙，藍絲闌鈔本，不著撰人名氏。」

陳第薊門兵事

郭遇卿薊昌圖說

二書俱道光福建通志經籍志著錄。薊門兵事亦見世善堂書目。郭遇卿殆即郭造卿之誤，即著九邊要略（見前）及盧龍塞略（見後）者。

薊昌鎮圖說

脈望館目著錄。未知是否即薊昌兩鎮邊關圖說之簡稱。如另爲一書，則此圖說嘗爲薊昌兩鎮合併後所作，又恐爲兩鎮邊關圖說之修改本。

薊鎮圖

見脈望館目。

孫世芳宣府鎮志

四十二卷 北平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康熙宣化縣志卷二十四人物志云：「孫世芳，字克誠，宣人也。嘉靖丁未（二十六年）會

試……擬元，後置第六人，選館試……明世宗欽擢第一，改翰林院庶吉士，陞檢討，分校會試，所取多知名士。侍穆宗講讀於潛邸，撰進講義，多有起沃，晉右中允，纂修實錄，有良史才。轉國子司業。……甲子（四十二年）偕汪翰林鐘圭試應天。……以先期卒於場。……平生於典籍無所不窺，最喜讀左國諸書。……至於地方關稅利弊，不避權貴，蓋以文章爲經濟者也。有孫太史遺稿，宣府鎮志行於世。」由此可見此書作者爲一普通士宦，非與邊務有官職上之關係。書中分類項目，雖以「考」爲題，而大體與普通方志相似，如王士翹之西關志「見後」。孫氏自序署嘉靖辛酉，知此書刊於嘉靖四十年。惟北平圖書館藏本之卷末，附刊萬曆二年上谷書院貯籍記一篇；職官表中多列隆慶及萬曆初年職官，而卷二十九閩幕文臣欄中記至萬曆五年。且此等篇頁，刻板字體顯然與其他不同。由是可知此本至早爲萬曆五年以後增刊之印本。又卷三十五第五十頁及卷三十六第六頁等，字體亦特異，大抵因舊板損壞而重刊者。

全書體裁於凡例中說明云：「志所紀事，多自二十一史中考用。若二十一史外，則漢唐以來諸簡冊，國朝諸制書，歷代儒賢諸文集，以及稗官所述，殘碑所遺，亦皆取可傳信者補闕焉。如或考索未明，則寧略不備，非敢臆度縣斷，失本真也。」至於材料之去取，凡例中亦有簡略之聲明云：「凡關係我土邊務，與他邊事體相同者書，專爲他邊者不書；關係我土大政教與內郡邑相同者書，專爲內郡邑者不書。」卽此可見此書性質，關係歷史方志者較多，而繫於邊防者稍少矣。

全書凡考二十六卷，表七卷，傳九卷，共四十二卷。卷首有宣鎮疆域圖一頁，山水圖一頁，各路分圖三頁。鎮城圖一頁。北平圖書館藏本中有數冊紙張不同，不知是否爲配合之本。

馬中錫宣府鎮志十卷

千頃堂目，明史藝文志之萬卷堂目俱著錄。孫世芳宣府鎮志序云：「憲孝之朝，御史中丞崑山葉公盛，故城馬公中錫，撫監於茲。丕烈許猷，亦旣奠我邦土。復以其暇攬一方文獻，彙萃成編，以備省戒。然就中而論，則方輿僅述，法度未詳；甲賦僅存，經畫未及；所謂大政號令，且遺逸失衷。又將何取藉備省戒世邪。」由此不但可見此志內容之大體，並可知其創始於葉盛而完成於馬中錫。孫志職官表葉氏於天順八年至成化（憲宗）三年爲宣鎮巡撫；而馬氏云任宣撫在弘治（孝宗）九年至十一年（明史卷一百八十七本傳不記明確年數。）前後相去蓋三十年之久。殆葉氏草創於前而馬氏修補於後，非全志續纂如是之久也。

王崇獻宣府鎮志

天一閣書目著錄刊本十卷，「王崇猷修，劉健序；」而傳是樓目著錄王崇獻宣府考志十卷。二書當卽一書，惟「崇猷」「崇獻」二名未知孰是。按雍正山東通志有王崇獻略傳，謂曹州人，弘治丙辰（九年）進士，曾任禮部及兵部主事，累官左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如崇獻卽爲修宣府志者，則時期與馬中錫大略相同，王氏當與馬氏合署修志者，而非另修一志。姑錄之以待續

考。

宣鎮圖一卷

見述古堂目、也是園目及千頃堂目。

張孟潛偵宣鎮記

見千頃堂目。

宣府志

大同志

大同五記

三種俱見晁氏寶文堂書目圖誌類。

楊一葵雲中邊略四卷

明史藝文志及澹生堂目著錄。據雍正山西通志職官表，知楊氏爲福建漳浦人，進士。萬曆間，曾任戶部督餉郎中。此書殆亦萬曆時所著。

大同圖一卷

見述古堂目及也是園目。

閱視大同錄一卷

見傳是樓目及千頃堂目。

楊時寧大同分營地方圖一卷

千頃堂目，明史藝文志及內閣藏書目俱著錄。疑卽大同鎮圖說之圖，或另爲大同鎮軍政上之區域圖。內閣書目作「大同分營地方圖」，未知孰是。

閱視大同專錄

見傳是樓目，不知是否卽閱視大同錄。

大同戰車同操法一卷

見傳是樓目。

王士琦三雲籌俎考四卷

北平圖書館藏明本（北平圖書館藏本叢書中有影印本。今原本及影印本皆未見，故本條仍留舊文，未改。）

千頃堂目，明史藝文志，及澹生堂目俱著錄。乾隆臨海縣志人物志云，「王士琦，字圭叔，號豐裕。……萬曆丙子舉順天鄉試。癸未（十一年）與兄士崧同登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

丁亥轉職方員外，陞郎中。……四十一年陞山西右布政，兼按察司副使，分巡冀北。至雲中，移駐弘賜堡……丙辰（四十四年），二品考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當輯

三雲籌俎考：一曰安攘，二曰封貢，三曰軍實，四曰險要。「澹生堂目亦註謂「安攘，封貢，

軍實，險要」。大抵每類一卷，共成四卷。

蘇祐三關紀要三卷

千頃堂目，明史藝文志及萬卷堂目俱著錄。雍正山西通志名宦傳云：「蘇祐字允吉，號舜澤，濮人，嘉靖丙戌（五年）進士……癸巳（十二年），以御史出按宣大，平亂軍。丁酉，按山西。……壬寅擢山西參政，分理雁門三關。丁未（二十六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協守及營田，奏功晉秩一等，成寧武關城。己酉（二十八年）以兵部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癸丑，進右都御史。寇二十萬衆，夾大同南下，將入內關。祐提兵馳赴永安堡遇戰，奏捷；祭告郊廟，榜示九邊。晉兵部尙書，（明史七卿年表「兵部尙書」欄無蘇氏名）致仕歸。由此以推三關紀要之著作時期，與九邊考及邊政考相差不久，而蘇氏境況亦與張雨大致相似。惟蘇氏與山西三關之關係較張氏之於陝西爲尤密耳。雍正山西通志經籍志未錄此書，但記其雲中記（一卷）及撫晉奏議二書。（紀錄彙編中有蘇祐雲中事記一卷，當卽雲中記。）

三關紀要

見近古堂目及絳雲樓目，不記撰人名氏及卷數，疑卽前蘇祐所著。

康不揚三關圖說

北平圖書館藏
明萬曆刻殘本

見傳是樓書目。雍正山西通志經籍志稱三關志。康不揚爲山東陵縣人，（山西通志職官志

誤作臨縣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曾任山西巡撫。事蹟詳道光濟南府志及陵縣志；而兩志中藝文志均著錄康氏他著，未及三關志，殆因康氏非實際修志人之故。茲所見三關圖說殘本，剩有西路圖說。首爲西路總說總圖，自賈家堡起，至保德州與縣爲止。賈家堡東鄰大同西邊，而西路邊牆亦東接大同，西達黃河，與東路中路之在大同邊內者形勢不同。其次爲分布拒守接剿事宜，再次爲各城堡分圖說。卷末有後序三篇，首爲東路雁平等關兵備李茂春序，次爲中路寧武等關兵備郭光復序，末爲西路岢嵐偏老等處兵備劉餘澤序；可知全書分述三關，此本只有東路之偏關圖說，而闕雁門寧武兩關。三序之首，均言此書爲「直指康公」所編，康公，自卽康丕揚無疑。知此書之編，大抵由各關繪圖著說，而康氏總其成者。三序均不記年月，但據乾隆祀縣志人物志言：「李茂春，字蔚元，萬曆庚辰（八年）會試中式，……出爲陝西僉憲，備兵雁門；」而康氏於萬曆二十年始中進士。由此以推，則是書大抵成於萬曆中葉或其以後也。

李茂春三關圖說

棟亭書目著錄三冊。註稱「山西提刑李茂春撰。」此卽康丕揚三關圖說。棟亭日記其東路之編者耳。參前條。

三關地里圖

見晁氏寶文堂書目。

叢蘭二關遏截編一卷

見澹生堂目及千頃堂目。澹生目註爲徵信叢錄本；另有「邊關遏截編一卷」，疑爲一書。千頃目作三關遏截論。據明史卷一百八十五本傳：「叢蘭字廷秀，號半山，文登人。弘治三年進士。小王子犯大同奉命經略紫荆倒馬諸關，塞蹊陁可通敵騎者百十所。正德四年，復出理延海屯田，俄擢戶部右侍郎，督理三邊軍餉。六年，受命兼管固靖等處軍務。八年六月，有警，復奉命巡視居庸龍泉諸關。尋兼督宣大軍餉，進右都御史，統制宣大山東軍務，令內地皆築堡。寇至，收堡如塞下。此書之作，或在經略紫荆倒馬諸關時。

寥希賢三關志十卷

內閣藏書目著錄三冊，嘉靖乙巳（二十四年）年修。千頃堂目著錄十卷。

三關志十三卷

傳是樓目著錄三本。此書殆爲前寥志，或康不揚之三關圖說。「十三卷」，疑亦爲三卷或十卷之誤。

蔡懋德三關政紀

見光緒崑新兩縣志著述，明史卷二百六十三本傳：「蔡懋德，字維立，崑山人，……萬曆

四十七年進士。……起并陘兵備。旱，懋德禱即雨。他鄉爭迎以禱，又輒雨。調寧遠以守松山。及修臺堡功數敍賚。……崇禎十四年冬，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十六年，李自成陷太原，殉節。此三關政紀，當爲蔡氏巡撫山西時所編。

閱視山西錄一卷

見千頃堂目。

劉敏寬延鎮圖說二卷

康熙陝西通志名宦傳云：「劉敏寬，山西安邑人，進士。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再起延綏簡書，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所至簡兵蒐乘，備儲糈，繕城堡，而料敵又先見如神，自撫至督，共計捷三十有奇。爲人慷慨有大概，與諸吏推心置腹。更喜與諸生談道論文。榆人感德，立生祠以祀之。」乾隆解州志安邑運城人物志言敏寬爲萬曆丁丑（五年）進士，歷官兵部尙書，總督三邊，加太子太保。」

清康熙間譚吉璉修延綏鎮志有劉氏延鎮圖說自序云：「……乃合鎮之大勢，爲圖一，各城堡分勢爲圖三十六，繫其說而著其論於後，彙爲一冊，名曰延鎮圖說。帙簡而所載者繁，辭約而所該者博，所謂道路、地里、城郭、墩垣、將吏、士馬、器械、錢穀、戍行、部落、燦然備列，宛在掌中。……是編也，經始於辛亥小春，告竣於壬子（萬曆四十年）秋杪。」惟序末所

記年期爲「萬曆三十五年丁未孟夏」，疑有錯誤。

千頃堂目及明史藝文志俱錄是書。（千頃目誤「敏寬」爲「故寬」。）

劉敏延鎮圖記一卷

見傳是樓目。疑卽劉敏寬延鎮圖說之誤。

延鎮邊圖

見述古堂目，及也是園目。

鄭汝璧延綏鎮志八卷

北平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缺卷七）

千頃堂目著錄六卷。清譚吉璫重修延綏鎮志作爲六卷。雍正浙江通志經籍志引尤氏藝文志亦作八卷，涂宗藩序（譚志亦刊載）云：「括蒼崑巖鄭公。萬曆癸卯（三十一年）奉命來撫茲鎮；以舊志多闕文，謀之觀察，使千乘劉君餘澤探撫搜剔，輯而成之，視前志爲加詳焉。不佞以丙午（三十四年）代鄭公受事，時火落赤報警，欲稽往牒，以察敵情，得新志伏而讀之，由歷代建置沿革之由，水火險易阻塞之處，兵馬收集選充之實，餽餉儲積田賦登耗之數，力役徵調支應之煩，稂莠賑卹補救之方，風俗學校興釐之法，文武經歷建樹久近之蹟，河套侵犯要挾之情，元老經略條奏籌劃安攘之策，靡不殫然備具，一展卷盡在目中。」由此以推鄭志之內容性質，與普通方志相近，與劉氏延鎮圖說之爲邊鎮專著者異。其後譚氏重修之志，則幾與普通

方志無大差別矣。又據此志修志姓氏知督修爲鄭汝璧、涂宗濬，監理爲陳性學，創修爲馬希龍，潤修爲劉餘澤。譚志所記舊志姓氏則稱鄭涂二氏爲總裁，餘澤爲纂修云。至此書纂修時期，則據涂氏序，署萬曆三十五年書，此殆爲完成之時，其編輯時期，疑當在萬曆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間，較延鎮圖說之成（萬曆四十年）爲早。但按劉敏寬所記作序之年，（萬曆三十五年，參前延鎮圖說條。）如無錯誤，則圖說之成，約與此志同時。在此短時間中作兩種性質圖範相似之書，似屬奇異。但其內容，一重圖，而一重志；一供實用稽查，一作地方掌故，固可并行而不悖也。又譚志自序言：「吾觀舊志，創之於巡撫王公汝梅，而涂公宗濬繼之，始爲完書。」涂序亦有「舊志多闕文」之言；又云：「延鎮故有志，其書成於中丞安肅蕭巖王公，憲副平陰壽峯趙君。」更據本志卷四名宦傳，知王汝梅於「萬曆九年任延綏右副都御史」。可知延鎮尚有更早之志，且約在萬曆九年以後始編。但疑此舊志只有稿本，未曾刊行耳。

鄭汝璧，字良玉，號崑岩，括蒼人，事蹟見獻徵錄卷五十八，分省人物考卷五十五及明詩紀事庚卷九。

馮舜漁榆林全鎮圖說一卷

讀書敏求記，述古堂目及千頃堂目俱著錄。敏求記云：「前有總圖，後分極衝次衝諸圖。榆林乃九邊保障之首，總轄三十六堡，邊牆一千二百里；余肅敏建設於前，文巡撫增修於後。隆慶三年，蒲坂馮舜漁著此圖說。」

榆林全鎮圖一卷

脈望館目及也是園目俱著錄。疑卽馮舜漁所著。

馬希龍榆林鎮志

內閣藏書目及千頃堂目俱著錄。

榆鎮防守事宜

陝西鎮戰守圖略

北平圖書館與
圖書館藏明繪本

見北平圖書館特藏清內閣大庫輿圖目錄。

榆鎮諸堡考

二書俱見脈望館目。

余子俊經略邊修二卷

天一閣書目著錄，稱「余肅敏公經略邊修」刊本。又據明史卷一百七十八本傳：「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景泰二年進士，成化六年，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九年……進右都御史。……與役，東抵清水營，西抵花馬池，延袤千七百七十里，鑿崖築牆，掘塹其下，連比不絕。每二三里置敵臺崖砦備巡警。又於崖砦空處築短牆，橫一斜二，爲箕狀，以瞭敵避射。凡

築城堡十一，邊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砦八百十九，役軍四萬人，不三月而成。初延綏鎮治綏德州……自子俊徙鎮榆林，增衛益兵，扼城置戍，攻守器畢具，遂爲重鎮。寇抄漸稀，軍民得安耕牧馬。」又天一閣目錄嘉靖五年張縉序云：「余肅敏公巡撫時刊示者也。歷歲既遠，刊版弗行，人猶思而遵之。予求得善本，命工重刊，以申諭羣屬。邊修則計地自清水抵定邊，二十里有奇，計城堡營砦二十九，計崖砦墩臺三百三十有奇，公署，壇廟，與夫軍火器械之數，水石砦塘之設，爲條凡四十有六。邊儲則自分管放牧，以至禁約雜行，爲目凡六十有九。」是其城堡墩臺之數，與明史所記有出入。至於此書內容，殆分爲邊修與邊儲二卷，且曾刊行二次。此邊修一卷，所述範圍，自以余氏所主持之榆林鎮邊牆城堡等爲主。故余氏之於榆林邊牆，有如翁萬達之於宣大山西諸邊也。

胡汝勵寧夏鎮志八卷

見千頃堂目。明史藝文志稱「寧夏新志」。

管律寧夏新志

嘉靖間修

石茂華寧夏志

萬曆間修

二志俱見千頃堂目。管志如爲前胡志之新修本，則明史藝文志誤以新志爲胡志，或以胡志爲管志也。

寧夏圖一卷

見述古堂目及也是園目。

寧夏鎮戰守圖略

北平圖書館與
圖部藏明繪本

見北平圖書館特藏清內閣大庫輿圖目錄。

李應魁肅鎮華夷志四卷

北平圖書館藏萬曆間刻殘本一卷
(卷二)又藏清順治十五年重刻本

長洲章氏振綺堂書目著錄。注云：「明萬曆四十四年肅州兵備李應魁撰，汲古閣藏本。」今按北平圖書館藏清刻本卷首有萬曆四十四年肅州兵備副使李應魁自序；但版脊刊有一「丁酉重刊肅鎮志」字樣，知爲順治十四年刊本。自序之末又有「肅州監牧臨洮府通判高彌高重刊字樣，是則重刊之主辦人亦可知矣。以萬曆刻殘本與清本比觀，內容大抵相同，惟行款及「皇明」等擡頭字樣略有差異。但清刊本草率，遠不如明本也。

李氏自序云：「爰因暇晷，進父老而詢之曰：漢列亭障，至玉門酒泉，屬我職方，從來久矣。錄圖所不及載，姑置勿問。漢武以後，亦可縷陳梗概，勅諸方策乎？因得抄錄遺本，傳係天津張公愚草創舊稿。嗣緣陞任未竟，而嘉隆以後，則又述自鄉耆之口，披閱再四，總之不離行都司志（按卽包節陝西行都司志，明史藝文志著錄十二卷。）者近是。彼合此分，年久率無倫次，乃名曰肅鎮華夷志。則以內附羌回，惟肅最夥，……溯源窮委，因此名篇，意良可釋。」

於是名仍其舊，實核其真。」由此可見李氏之作，已有舊志稿爲依據。且其書名亦仍舊貫。至順治間重刊，始簡稱肅鎮志。今按其內容編制，固亦方志性質，如宣府鎮志等書。

張公愚肅鎮華夷志

見李志自序；稿本。

周一敬甘肅鎮考見略一卷

見八千卷樓書目。原刊本。亦見章氏振綺堂目，註謂，「崇禎丁丑（十年）以使事歷其地成書」云。

甘肅鎮戰守圖略

北平圖書館藏明繪本

見北平圖書館特藏清內閣大庫輿圖目錄。

甘肅鎮圖一卷

見述古堂目及也是園目。

甘鎮圖說一卷

見千頃堂目。

固鎮分屬圖一卷

全鎮邊夷圖說一卷

二種見述古堂目及也是園目。全鎮邊夷圖說未知是否記北邊之一鎮，待考。

(四)各路關衛區分記(凡非各鎮之別志或合志，而有區域範圍者，皆歸此類)

錢爍西關圖蹟

天一閣目著錄，「一冊，刊本，明錢爍撰，并序。」按王士禛西關志居庸志卷三官司志知錢爍爲揚州人，於嘉靖十八年任巡按西關御史，圖蹟當亦著於此時。

王士禛西關志三十二卷 北平圖書館藏 天一閣舊藏明嘉靖刻本

順治吉安府志卷二十列傳云：「王士禛，字民瞻，安福人。嘉靖戊戌（十七年）進士。……爲御史，出視居庸三關。……至則首輯關志，已又嚴申斥堠，申要約，及條陳增築城堡諸事，威聲大震。按廣西諸貉，至相戒歛跡。……著慎刑錄，刊示所屬，俾司刑者準式。……擢大僕大理少卿，晉總理河道右僉都御史。……遷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

所謂「西關」，乃指居庸、紫荆、倒馬、及故關而言。蓋四關皆在北京之西或西北，此與山海諸關之在東方者遙對。（參下列東關諸圖）據北平圖書館藏嘉靖本西關志，全書計居庸關十卷，紫荆關八卷，倒馬關及故關各七卷，共三十二卷。各關所記有多寡之不同，而分類項目大

略相同。其內容體裁除軍馬、墩臺、邊情、擺撥、草場、教場、屯堡、章疏等類爲邊鎮特別事實外，其他諸項，與普通方志相似。每卷首有圖論各一。圖不甚詳明；但因其地域不過薊鎮西部（昌鎮）與保定，範圍甚小，則雖簡亦詳矣。

嘉靖本卷首歐陽德刻西關志序及卷末黃洪毗後序均署嘉靖戊申年，知此書於嘉靖二十七年刊行。但其居庸關志卷三官司類巡按西關御史，列王士翹之名，又註明王氏在「嘉靖二十六年差，（較錢鏞之差後八年，）後更列記王氏以後之巡按西關御史，至嘉靖三十九年爲止；本卷所記巡撫都御史名，列記至嘉靖三十六年爲止，而昌平兵備記至三十九年爲止；又居庸關志卷七及紫荆關志卷六各載陳學夔在嘉靖三十二年奏疏；凡此皆較序文所記之二十六年晚數年至十餘年之多。惟按此等列有二十六年以後官司之各頁，有「又十三」「又十四」「又十五」等複頁，知其爲全書刊成後續增刊者。故此種藏本，蓋非嘉靖間初印本，而爲嘉靖末年或萬曆初年增刊後之印本。

至北平圖書館更藏有萬曆刊本，僅存居庸志第一冊。卷首較嘉靖本多萬曆壬子（四十年）張紹魁序一篇；並刊有重修居庸志銜名及張紹魁附言數行。而嘉靖本之附錄，在居庸志末者，此本訂在卷首。其他除增刊數頁外，皆與嘉靖本同，刻板亦大部未改。

阮元天一閣目作「西關志十卷，」殆因此書目錄分編於各關志之卷首，而首編居庸關志適爲九卷；編目者遂誤以居庸志之卷數爲全書之卷數耳。

歐陽德序謂「王君士翹，始考史集，翻案牘，葺四關之故，著西關志。」可見其取材與其他同類之作大略相似。且按其各關志卷首之圖論所言，知王氏固亦親歷四關，見其實地之形勢，非全以載籍爲依據。惟此志亦非全由王氏創編，已先有一部分舊志稿本。觀其居庸志卷末附錄舊居庸關志敘及讀居庸志書事後跋語可知：

「士翹將圖修關志，獲居庸志草一帙於指揮張問政，爲前庠生王偉所錄者，亦紀載頗悉，乃取而擇之，集衆見，作居庸志。復探紫荊倒馬故關典實，合爲西關志。志成，而關役適竣，因檢舊牘，又得居庸志草二帙，乃舊臺長平厓錢君巡關時所修，因代去而未及刻者。其書創於陳君，藏於張君，潤色於顧君。所作野評三十條，皆名言確論，切當關務。惜梓工已畢，不及纂收。然亦不敢沒其善，故特錄其序文二篇，附於居庸志後，用見平厓諸君所嘗經略而究心者。其志草則藏於壘翠書館，以俟後之君子云。」

是則舊志稿固爲王志所據，但亦尚有未經採錄者。至於錢曠之西關圖蹟，在王志前，當亦在參考之列。

錢平厓居庸志

見前引王士翹西關志之居庸志附錄跋。該志附錄存顧存仁序及岳倫讀居庸志書事各一篇。據萬曆本西關志卷首修志銜名後附言，知張紹魁修志時，（萬曆四十年）此志已佚。乾隆江南通志藝文志著錄顧存仁居庸關志當即錢平厓之居庸志，顧氏固亦與修此志者也。

居庸志草

見西關志附錄，跋，王偉所錄，爲西關志之居庸志所依據。

劉廷臣上谷須知 上谷圖考 南山圖考

雍正山西通志經籍志著錄。該志人物志云「劉廷臣，號白石，洪洞人，通判榮子。嘉靖丁酉（十六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裕州知州。……遷辰沅兵備副使。……擢僉都御史巡撫宣府，遇邊警，督諸軍捍禦之，以大捷聞，加副都御史。嘗以其暇編上谷須知、上谷圖說、南山圖考，中間山川險阨士馬糧儲咸在。以勞遽疾，疏乞致仕歸。由是可知三著皆爲劉氏撫宣府時所作。其時期約在嘉靖中葉或未葉。

萬卷堂目錄有劉廷臣南山圖考。

劉兌新安考二卷

保定府新安人隆慶中舉人，陝西鳳州兵備參議

李文察磁州保障錄一卷

陳昌明寧武徵存錄一卷

浙詩屢治子崇禎王申自序

以上三種俱千頃堂目著錄。

楊守謙大寧考一卷 紫荆考一卷 馬花池考一卷

明史卷二百四有楊守謙傳。雍正山西通志名宦傳云：「楊守謙字允亨，志學子，嘉靖八年進士，練習兵計，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與舉偏頭老營堡營田。薦副使張鎬爲提調。營田大興，穀價減十五。移撫延綏。以山西邊功增俸一級，賜金幣有加。二十九年，移保定，以勤王獲罪。邊陲吏士胥流涕。著有大寧考、紫荆考、花馬池考。隆慶初贈兵部尙書，諡恪愍。」據楊氏經歷，其花馬池考大抵爲撫延綏時所著，而大寧考及紫荆考則爲撫保定時所作。傳是樓目及培林堂目所列寧攘前編目中，皆有大寧考及紫荆考，而無花馬池考。澹生堂目卷三國朝史時務門中僅紫荆考一種，註明爲寧攘前編本，另有大寧考兩種一註「鄔閱」一註「瞿九思」著；但在該書目同卷中風土門又複記瞿九思大寧考一卷，亦註寧攘前編本。疑瞿著與楊著卽是一書，著錄者有錯誤耳。劉效祖四鎮三關志卷二有引大寧考者。

鄔閱大寧考一卷

見澹生堂目，國朝史，時務門。

瞿九思大寧考一卷

見澹生堂目。疑卽楊守謙之大寧考。瞿氏事略見明史文苑傳，萬曆初曾因縣令張維翰被毆事坐罪，流塞下；亦有著此書之可能。

詹榮山海關志八卷

山海關志創始於詹榮，其後繼續增修者不一。康熙山海關志余一元自序言之甚明：「山海舊無志，有之，自德平葛公始，蓋明嘉靖乙未（十四年）也。葛公屬筆於鄉先達詹角山（榮之別號）先生。公雅重先生，不復更訂，隨付剞劂。越六十三年，萬曆丁酉（二十五年），南城張公述舊編而增定之，一一出自手裁，視昔加詳矣。又歷十三年，商州邵公從而續之，不過補其所未及，匪云修也。至崇禎辛巳，（十四年）虞城范公任關道，合所屬而重加纂輯，名曰山石誌，其距邵公志又三十年矣。」

明史卷二百詹榮傳云：「詹榮字仁甫，嘉靖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陞郎中。督餉大同，值兵變。……錄功擢光祿寺少卿，再遷太常寺少卿。二十二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是詹氏之編關志，至遲當在遷太常寺少卿而尚未巡撫甘肅之際。（嘉靖十四年至二十二年。）徐氏家藏書目，（徐勃）傳是樓目，千頃堂目，及明史藝文志俱著錄。上海涵芬樓藏有此書，殆為海內孤本，今當不免犧牲於日本兵火之中矣！原書目錄見存於謝國楨清國史料考卷三，知詹志為監察御史張敕及兵部主事葛守禮全刊，並有嘉靖十四年張敕跋。可見張敕非另著關志者，天一閣目著錄錯誤耳。

張時顯山海關志

康熙山海關志名宦傳云：「張時顯，江西南城人，由進士以兵部主事任。公長於治材，精覈整肅。重修關志，俱出親筆主裁。學識膽雅。」前引余一元序所謂萬曆二十五年增修詹志之

南城張公，卽張時顯無疑。

邵可立山海關志

康熙山海關志名宦傳云：「邵可立，陝西商州人，由進士萬曆三十六年以兵部主事任，加陞員外。公廉直剛斷，道學入閩與。加意人文，創文昌書院，購古今遺書充之。」是蓋余序所謂商州邵公，於萬曆三十七年（萬曆丁酉後十三年）補修關志者。

范志完山石志

康熙山海關志名宦傳云：「范志完，河南虞城人，由進士崇禎十二年任山石道。公多材藝，優幹辦。任事三年，百廢俱舉。後遷山西巡撫，陞總督。時不可爲，未得以功名終，士論惜之。」此卽余氏所謂崇禎十四年纂修山石志之虞城范公也。

尙綱山海關志

千頃堂目及萬卷堂目俱著錄。余序未言及此，而余志中藝文志中錄有尙綱詩數首，知尙氏爲山海關土著。但不知其曾否纂修關志。疑尙氏爲與前述四家中之一合纂關志，或作序跋者，書目著錄有誤耳。

山海關志

山海等關地形圖本

二書俱晁氏寶文堂書目圖誌類著錄，不記作者。山海關志當前列各本中之一種。

聞人詮東關圖一卷

四庫地理類存目四著錄浙江巡撫探進本。提要云：「明聞人詮（餘姚人）輯，詮有南畿志，已著錄。是編乃嘉靖壬辰（十一年）詮爲監察御史時巡視山海等關，以蒞任例取地圖，而繪畫不免勞費，乃取平原張祿時所繪諸圖，重加校正，刊以備閱。所載關塞二百一十有二，紀其道里遠近形勢險易頗詳。」浙江採集遺書錄著錄山海等關地形圖一冊，刊本，聞人詮輯，當即東關圖。前列寶文堂目所錄圖本，或卽此圖。

張祿東關圖

據前引四庫提要，是爲聞人詮之東關圖所依據者。

東關地理圖二卷

百川書志著錄，並云：「不著作者，凡載關塞堡州縣里路，合二百七十三處，爲圖四十。」此圖似較聞人詮東關圖爲詳，不知是一是二。設使後出者較先出者爲詳，則此圖疑爲東關圖之續修本，且在嘉靖以後。千頃堂目亦著錄。

郭造卿盧龍塞略四卷

姜鴻緒榆關志

二書俱見千頃堂書目。

盧龍塞略四卷

述古堂目及也是園目俱著錄。山陰周星詒書鈔閣行篋書目註明爲明刻本，六本。三目所列疑與千頃堂目所錄郭造卿所著者爲一書。

郭應龍盧龍塞略二十卷

傳是樓書目著錄四本。（原目「盧龍」誤作「靈龍」）郭應龍疑卽郭造卿之誤。如是則傳是目之「二十卷」當亦有誤。

薊東圖說一卷

見千頃堂目及也是園目。

麻承訓薊鎮東路圖冊一卷

讀書敏求記，述古堂目及千頃堂目俱著錄。敏求記云：「萬曆三十二年二月，副總兵麻承訓（按明史卷二百三十八麻貴傳，承訓爲貴兄麻錦子，大同右衛人，任薊鎮副總兵。）將所屬山石燕建四路，自山海關南海口靖邊一號臺起，至建昌路白道子地方交界，白草窪一百四十五

號臺止，邊牆丈尺，臺墩烽堠，一一畫圖貼說開報。誠聚米畫笏之心事也。」

太喜馬松四路邊圖

居庸關圖一卷

南山圖一卷

以上三種俱見述古堂目及也是園目。第一種千頃堂目稱「太喜松馬四路形勢山險圖」內容大抵相似。居庸關圖亦見千頃堂目。

居庸等關地形圖

見晁氏寶文堂書目圖誌類。

張最岷州衛志一卷

李瓊洮州衛志五卷

郭伸甘肅州衛志十卷

以上三種，俱見千頃堂目及明史藝文志。萬卷堂目有郭伸甘肅州衛志。

王崇古莊浪漫記

見千頃堂書目及明史藝文志。明史卷二百二十二本傳：「王崇古，字學甫，蒲州人，嘉靖

二十年進士。……遷常鎮兵備副使，擊倭夏港，追殲之靖江。從巡撫曹邦輔戰濟甯，已偕俞大猷追倭出海。累進陝西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四十三年，改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崇古喜談兵，具知諸邊阨塞，身歷行陣，修戰守，納降附，數出兵搗巢。寇屢殘他鎮，寧夏獨完。隆慶初，加右副都御史。……進崇古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延寧甘肅軍務。……崇古在陝七年，先後獲首功甚多。……四年正月，詔崇古總督宣大山西軍務。……詔進太子太保。萬曆初，召理戎政。給事中劉鉉劾崇古行賄營遷。詔責鉉妄言。已加少保，遷刑部尚書，改兵部。……崇古身歷七鎮，勳著邊陲。封貢之初，廷議紛呶，有爲危言撼帝者。閣臣力持之，乃得成功。順義歸款二十年，崇古乃歿。」此莊浪漫記一書，殆爲崇古巡撫寧夏時所作。

寧夏衛志二卷

見徐氏家藏書目。寧夏爲九邊之一鎮，此仍稱「衛志」，疑爲未立鎮以前所修。

惠登甲慶防紀略二卷

見光緒甘肅通志。藝文志，著書目錄。

詹洲懷延二衛志

內閣藏書目著錄；萬曆庚寅修，鈔本。千頃堂目錄著者爲「詹州」。

史道大同五堡考一卷

見澹生堂書目。雍正山西通志關隘志（卷十一）得勝堡條下引有巡撫史道創立五堡疏。史道，字克弘，涿人。嘉靖初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以禦寇築堡論功，進兵部右侍郎，巡撫如故。官至兵部尙書。明史稿有傳。

兩河邊政考

見脈望館目。

高策太階口馬四路邊圖

見傳是樓目。

(五)邊務雜著（凡無確定區域之著述，皆屬此類。）

尹耕塞語一卷換補叢書本

尹耕事蹟參前尹耕兩鎮三關志條。四庫著錄天一閣藏本。提要云：「是書作於嘉靖庚戌（二十九年）。皆言捍禦塞北諸部之術。一曰邊情，二曰形勢，三曰城塞，四曰乘塞，五曰出塞，六曰抽丁，七曰官軍戶，八曰練習，九曰保馬，十曰民堡，十一曰審幾。耕以邊才自負，其言頗縱橫博辨，然亦書生紙上之談也。」今按幾補叢書本內容與提要所言合。文字與九邊圖

論相似，類乎策論體裁。卷首有嘉靖庚戌郝銘序，提要所言著作之年，當即據此。更有蒯遂總督劉應節序。故由劉氏任總督之年期，隆慶四年，參上劉效祖四鎮三關志條知此書之刊行，大抵在隆慶萬曆之際。

范守己籌邊圖記三卷

千頃堂目及明史藝文志著錄。康熙涪川縣志人物志云：「范守己，字介儒……萬曆甲戌（二年）進士，入館選，緣論張江陵，出爲雲間司理。……歷南戶曹，提學山西。參議秦中。時李寇爲亂，公察玄象疏請於朝。……適四川馬瞿告驚，以公有文武才，遷建昌兵備。……川撫嫌其功不已出，中以他故，左遷茶陵太守。尋轉兵部職方郎，仕至少司馬卒。時曆法失度，以公克表正之。遷太僕正卿，總理欽天，欽命下而公已捐館。奉旨表其門曰：學貫天人。崇祀鄉賢。所著有御龍子集參兩通極天官舉正等書行於世。」但未言及籌邊圖記。光緒山西通志經籍志吏部附目有范守己晉談。傳是樓目有范守己建昌疆場考四卷。由范氏經歷以推，其晉談當爲官山西時所著，建昌疆場考爲任建昌兵備後所作。而籌邊圖記則大抵任兵部職方時之著述也。

王緝防邊紀略

雍正山西通志經籍志著錄。本志人物志（卷一百十四）云：「王緝，汾陽人，緯子，嘉靖

己未（三十八年）進士。……歷陞職方司郎中。辛未聘闈校士，所收多碩彥。擢太僕卿。旋陞僉都御史，巡撫貴州。……進副都御史，巡撫南贛。後陞戶部侍郎。緝敷歷中外三十餘年，助績爛然。所著有防邊紀略等書。「此書不知爲王氏任職方郎中時所作，抑爲撫貴州等所作。如非任職方郎中時之作品，則疑其所紀非必爲北方邊防，又恐所記多爲歷史事情，例未必能列此目中；但今未能確定，姑記之以待續考。」

徐日久邊海

見徐氏家藏書目。

徐日久伍邊典則二十四卷

見禁書目傳是樓目及徐氏家藏書目。卷數據傳是目。

施邦曜五邊典則二十四卷

培林堂書目著錄。疑卽徐日久之五邊典則，而施氏與之合編或續修者。

邊事備考一卷

見也是園目。

鄭曉邊紀略一卷

見徐氏家藏書目，圖誌類。

鄭大都邊塞考六卷

鄭廷祚邊政紀略

周文郁邊事小紀六卷

龐尙鴻安邊書

以上四種，俱見禁書目。邊塞考詳清開國卷科考卷三。（卷數據此）邊事小紀亦見明史藝文志故事類。（卷數據此）安邊書著者，遼礙書目（咫進齋叢書本）作「龐尙鴻」，而禁書目作「龐鳴書」應以「尙鴻」爲正。蓋萬曆南海縣志書目著錄此書，且據該志人物傳，尙鴻爲龐尙鵬之弟，而尙鵬久歷邊塞，著有行邊漫記等書。尙鴻此著，疑卽據乃兄之述作而成也。

胡思紳邊垣圖蹟記

見遼礙書目。乾隆江南通志藝文志著錄胡思紳邊垣圖記。康熙徽州府志卷十二人物志經濟傳胡思紳：「字君直，號充寰，績溪市北人。萬曆乙未進士，知上虞縣。……晉兵部郎，陞副使，備兵懷隆，建城堡四十餘所，修南北邊垣三百餘里。通水利，開曠土，成沃田十九萬有奇。又節省虛冒銀九萬五千餘兩，軍儲充實，各城堡皆爲立祠焉。晉保定巡撫。練兵製器，以資守禦，開復何家圈屯田；以廣積貯。羣盜竊發，設鐘樓以緝之，畿南賴以奠安。……著有督撫奏議，邊垣圖蹟記。」

籌邊策略

見脈望館目。

次村邊務

近古堂目及絳雲樓目俱著錄。

馬汝驥諸邊考議五卷

天一閣目著錄「鈔本，嘉靖庚寅馬汝驥撰。」

易文籌邊一得

天一閣目著錄云：「藍絲闌鈔本，明嘉靖乙亥古松易文著，卷首有左綿高第序文，又鄒陽林應采後序。」八千卷樓書目著錄姚舜咨手鈔本。千頃堂目不著撰人名氏。

何鏗備口通考六卷

趙伸籌邊錄一卷

二書俱見傳是樓目。籌邊錄著者，千頃堂自作「趙坤」，傳是目未記卷數。

何宜籌邊錄二卷

見道光福建通志經籍志。

蔡鼎邊務要略十卷

見千頃堂目及明史藝文志故事類。

叢蘭邊關遏截編一卷

見澹生堂書目，「徵信叢錄本。」或卽叢氏之三關遏截編，見前。

蔣德璟御覽備邊冊 諸邊撫賞冊 御覽簡明冊

俱見道光福建通志經籍志。明史卷二百五十一本傳，「蔣德璟，字申葆，晉江人，……天啓二年進士。……崇禎十五年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入直。……明年，進御覽備邊冊，凡九邊十六鎮，新舊兵食之數，及屯鹽民運漕糧馬價，悉志焉。已進諸邊撫賞冊及御覽簡明冊，帝深嘉之。」可見此三冊內容，以關於經濟政治者爲多，而關於軍務者較少。

李熙邊務要略

黃景昉御覽備邊略十卷

二書俱見道光福建通志經籍志。黃景昉，字太樺，晉江人，天啓五年進士。崇禎十五年，與蔣德璟同以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入直；明年，竝加太子少保，改戶部尙書文淵閣。其事蹟附見明史蔣德璟傳。

張景華禦邊迂說九卷

見山東通志藝文志引舊志。

劉應節沿邊軍籌

見山東通志藝文志引府志。

王學書籌邊要略

山東通志藝文志著錄，並云：「學書字惟忠，濱州人，隆慶辛未進士。歷官巡撫宣府。是

書見州志。」

耿鳴雷備邊書

山東通志藝文志著錄，並云：「鳴雷有西臺奏議見詔令奏議類。是書見府志。」

周永春尋邊大略

山東通志藝文志著錄，並云：「永春有政紀纂要，見別史類。是編見州志。」周永春事蹟附見明史卷二百五十九楊鎬傳，金鄉人。萬曆末，楊鎬經略遼東時，曾代李維翰巡撫遼東。此尋邊大略，殆即陳遼邊兵事者。

張福臻籌邊末議一卷

山東通志藝文志著錄，並云：「福臻有奏疏，見詔令奏議類。是編見汪起蛟張尙書傳。縣志云一卷。」

仙克謹中邊圖制考 籌勝必覽

中邊圖制攷見禁書目。康熙甯國府志人物志云，「仙克謹字幼恆，……萬曆丁未進士，知隆平縣。……尋擢部曹，歷兵部職方司郎中，轉山西兵備副使，駐陽和。適邊事孔棘，克謹親登陴指揮，防禦無遺力。敵氣爲奪。自是五載不犯境。天子以爲能。崇禎初，下璽書特昇巡撫山西副都御史，提督雁門偏頭甯武三關。條防邊策，洞悉機宜，語具三晉奏議集中。庚午，引疾乞歸。……所著有籌勝必覽，中邊圖制，聲溪藥言等書。按「中邊」二字之意，疑此書兼述邊制與「腹裏」之制。但今內容究竟，尙未可知。且仙氏多任邊防事，卽有講及腹裏者，當以邊事爲主。姑列此以待續攷。」

童軒籌邊錄

見千頃堂書目。明詩綜卷二十一：「童軒字士昂，鄱陽人，以天官學入欽天監。家於南京。中景泰辛未二年進士。以吏科給事中撫川寇。……以右副都御史總制松潘，歷陞吏部尙書。」據此則疑此書爲四川松潘邊務之作。其事蹟亦詳分省人物考卷十一及明詩紀事乙。

宋滄籌邊圖說

鉅鹿人，嘉靖中四川巡撫都御史

見千頃堂書目。

龐尙鵬行邊漫記

見千頃堂書目及萬曆南海縣志書目與人物傳。明史卷二百二十七龐尙鵬傳：「字少南，南海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隆慶元年，請帝時御便殿，延見大臣。……明年春，朝儀與九邊屯鹽，擢尙鵬右僉都御史；與副都御史鄒應龍、唐繼祿分理。尙鵬轄兩淮、長蘆、山東三邊司，兼理畿輔河南山東江北遼東屯務。……其秋，應龍等召還，命尙鵬兼領九邊屯務；疏列鹽政二十事，離利大興。乃自江北躬歷九邊，先後列上屯政便宜：江北者四，薊鎮者九，遼東宜大者各十一，寧夏者四，甘肅者七。奏輒報可。」據此，則行邊漫記當爲龐氏躬歷九邊時所述，其時間則約在隆慶二年或其以後也。

趙彥籌邊略

陳仁錫籌邊圖說

李慎靖邊一經二冊

萬曆中遼東苑馬寺卿

三種俱見千頃堂書目。道光福建通志經籍志著錄「李慎靖邊經」。

鄭洛計塞答問一卷

鄭洛撫馭貢夷記略

保定人，總督宣大山西，兵部左侍郎。

二書均見於千頃堂書目。明史卷二百二十二本傳：「鄭洛字禹秀，安肅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遷山西參政，佐總督王崇古款俺答有功。萬曆二年，由浙江左布政使改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移大同，加右副都御史，入爲兵部右侍郎。七年，以左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十八年，洮河用兵，詔兼右都御史，經略陝西延寧甘肅及宣大山西邊務。」鄭氏於撫款俺答諸部貢市，及宣撫青海諸番，均有功。此二書當爲論述其實際經驗與事蹟之作。

趙彥籌邊略

見千頃堂書目。趙彥會平白蓮教匪有功。事蹟詳明史卷二百五十七本傳：「膚施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行人，屢遷山西左布政使。光宗嗣位，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遼陽既失，彥請增兵戍諸島，特設大將；登州登萊設鎮，自此始。彥以山東南北咽喉，列上八事。詔多允行。（以下敘白蓮教匪事）……彥已加兵部侍郎，論功進尙書，兼右副都御史，再加太子太保。……三年八月，召代董漢儒爲兵部尙書，極陳邊將克餉、投軍、虛伍、點馬諸弊，因條列綜核事宜。帝稱善，立下諸邊舉行。……有傳我大清兵欲入喜峯口者，彥憂之，畫上八事。帝皆褒揚。……貴州征苗兵屢敗，彥列八策以獻。詔頒示軍中。彥有籌略，曉暢兵事。」由是知彥曾屢上兵事策略。此籌邊略一書。疑卽此等策略之彙輯本，或則其內容大致相同而另加改編者耳。此推測若確，則其所陳兵事，當不僅限於北邊，而兼及貴州苗疆。但其論北邊事者，殆以遼薊及登萊邊務爲主也。

陳仁錫籌邊圖說

見千頃堂書目。明史卷二百八十八焦竑傳：「陳仁錫，字明卿，長洲人。……天啓二年，以殿試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尋直經筵典誥敕。……崇禎改元，……再直經筵。以預修神光二朝實錄，進右諭德。……仁錫講求經濟，有志天下事。性好學，喜著書，一時館閣中博洽者鮮其儔云。」是陳氏之於邊務。亦無實際關係，此書當亦採集他人之作而成，與前述田汝成萬建章尹耕等之作相類。

徐綱邊防兵政十六事

見雍正浙江通志經籍志引嘉興府圖記。此書疑係奏疏，姑存之以待續考。

蔡汝楠籌邊要略

見全上引萬曆湖州府志。專蹟詳明史卷二百八十七高叔嗣傳。「汝楠字子木，……年十八，成嘉靖十一年進士，授行人。……歷官江西左右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召爲兵部右侍郎。……改南京工部右侍郎。」此書疑爲巡撫河南或爲兵部右侍郎時所作。

徐舟備邊須知

字楫之，曹縣人，成化進士，兵部侍郎。

備邊淺說

備邊會題

禦戎論

防邊事宜

以上五種俱見千頃堂書目。

朱克敬防邊彙鈔

朱克敬防邊續鈔

孔文鏞防邊輯要

以上三種俱見光緒甘肅通志藝文志著書目錄。

車純備邊五論

見雍正浙江通志經籍志引分省人物考。

沈堯中籌邊七略

見全上引構李詩繫。

(民國二十二年北平中國地學會地學雜誌)。

明代海防圖籍錄

去冬始草明代邊防圖籍錄，因為時間所限，暫以北方爲限。其他僅有長篇目錄，未加整理。今春清華週刊文史專號編者，徵文於余。愧無既成之作，可以應命，乃更將明代之海防圖籍草目，繼續編綴，倉卒成篇，聊以充數。此外尙未整理者猶有西南苗防圖籍，惟不及全數十分之一也。

明以前海防，初不爲國家之要政。及明代倭寇頻繁，事勢始趨嚴重，故講海防禦倭之圖籍，亦極盛一時。惟是篇所錄，以海防之地理、設施、及其策略方術之專著爲主，其專記歷史事蹟如王士騏駘倭錄、黃侯卿倭患考原（俱見四庫雜史類存目）之類，均未著錄；而類書、政書、方志、文集、邊防總著等有一部分涉及海防者，亦未遑備錄，後日得暇或當續補耳。

是篇固不過爲注意明代海防及此類目錄學者之初步工作。且目錄圖籍，至爲繁瑣，加以時間匆促，見聞有限，不能在短時間中求其詳備，錯誤遺漏之處定必不免，尙待異日隨時修正。苟蒙海內博雅，不吝見教，尤所欣幸。

胡宗憲籌海圖編十二卷

明天啓間刻本（此處所注各本，均係親見者。下倣此。）

此爲明代講海防禦倭之主要圖籍，亦爲最通行之述作，入四庫全書地理類二。南京史學雜誌第一卷第四期有吾友繆鳳林君所作此書提要，詳考其作者爲鄭若曾而非胡宗憲，論證頗賅博。惟胡氏之延鄭若曾編著是書，茅坤序中言之甚明，可無別求論證之必要。

哈案隆慶重刊行本籌海圖編原述鄭若曾輯，清華圖書館藏有一部，施鳳笙君有述籌海圖編一文備錄原來題序，可明此事之原委，茲附錄於後：

籌海圖編十三卷，明鄭若曾撰。若曾字伯魯，號開陽，崑山人，嘉靖初貢生。若曾少師魏校，又師湛若水王守仁，與歸有光唐順之相切磋。雖未大用。佐胡宗憲幕。平倭寇有功。所著有江南經略、籌海圖編、及八閩志、武林志、日本圖纂等。四庫目並著錄有鄭開陽雜著十一卷。明天啓四年，胡宗憲曾孫維樞重梓是書。內題「明少保新安胡宗憲輯議」。於是自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以至四庫全書總目，均題「明胡宗憲撰」。以後各書目大抵因之，近人繆鳳林氏。於國學圖書館第二年刊中。發表「明人著與日本有關史冊提要四種」一文，敘述本書，對於著者姓氏，有數千字之多方考證，以定爲鄭撰無疑，宗憲出於冒名。雖議論明贗，蓋猶只見天啓刊本，僅憑推理之臆測也。今本館新購得一本，爲明隆慶重刻本，則每卷之次行，均明白標題「崑山鄭若曾輯，男應龍一鸞校」等字。繆君考證之精確誠足欽，而有是本尙存天壤，更以不辨自明。書貴講求版本，所裨益於研究者，應可知已。不特此也，此本別有序文三篇。(一)爲隆慶壬申太子太保吏部尙

書秀水吳鵬撰重刻籌海圖編序。首則云：「籌海圖編者，鄭伯魯氏綜羣策而成之者也。少保胡梅林公，承簡命總督諸軍事，躬擐甲冑，芟蕪兇渠，已乃徵伯魯氏於幕府，著籌海錄。……今年春，撫臺鄔公，奉璽書鎮臨兩浙。復議同於巡按御史虬峯謝公，巡鹽御史玉岡張公，取籌海錄屬之藩司。且曰：是固戡亂之要術，兵家得失之林也。顧刻久漫漶，難於考質，其重刻以視諸疆圉之臣，介冑任使之士。惟時旣鳩工始事，布政使姚厓碧郭麓池謝松屏相與走使。」卽此序可見當時諸顯達，無不知是編爲鄭氏所著，而原刻初本，亦必同題鄭著無疑。在胡宗憲當時，並未據爲己有也。(二)爲唐樞序。有云：「聖天子簡命大司馬胡公，開府東南，展列克虔，海壖告靖，愆茲有懷。而崑山鄭子，切四方之志，富於掌故而蓄之。公禮訪以付諸梓。乃以詔有役，溥不涯蓋急先務也。……鄭子太學生。名若曾。遊魏莊渠門，博學勵行，巖居而運當世。甲寅秋，樞被聘督府，鄭子旅願予，已屬稿示，而宸謨方報。諸名家所著系尙倍蓰，茲固節其要云」。(三)爲嘉靖辛酉鄭若曾自撰刻籌海圖編引，則云：「荆川唐公順之，謂曾宜有所述，毋復令後人之恨今也。稿未半，荆川不逮，郡伯王公固命成之。無何，少保公以主記來召，發蒙振聵，且獲從幕下諸文武士，聞所未聞。越月而書竣事。是編也，肇意於荆川，玉成於王守，而少保實主之。其翼而輔之者，則栢泉胡公松，晴江杜公拯，中丞范公惟一，婁江唐公愛，洋山凌公雲翼，二華譚公綸，印東王公春澤，一庵唐公樞，元齋嚴公中，鹿門茅公坤，翔海戴公冲霄，松坡

黎公秀，南塘戚公繼光，水南蔡君汝蘭，九河俞君獻可。考閱史志，以備採擇，則吾兒應龍一鸞。傾發宛委，商訂義例，則丹陽邵君芳之力居多。邵君有經濟之負，隱而未試，少保所器重而賓禮者，因面命而得其相切磋云。」按是三序，天啓本均未載，而吳序爲隆慶重刻時所增，唐序及鄭引，應卽爲嘉靖初刻本所有者。讀二序，可知鄭固未嘗願以著述是書之名讓於人，而胡當亦未必有攘爲己有之意。繆氏文中所云：「若曾之編纂是書，蓋由宗憲起意；」又云「以時在宗憲幕中，亦受宗憲之命而編，故未編其姓氏，」此項推測，可知其不確。又云「圖編成後，宗憲是否攘爲己有，」此種懷疑，得此可爲宗憲辨釋。易鄭而胡，蓋出於胡氏後人重刻時之私意。殆當時此二種刻本，胡氏子孫見傳世已罕，遂欲以是歸之宗憲，欲竊顯揚其祖，而不知實犯盜竊之嫌，令後人反因是致疑於其祖，愚者弄巧成拙，可慨也。天啓本於三序，既統刪去，而所載茅坤刻籌海圖編序一篇，及天啓甲子思仲序一篇，則此本均無之，蓋天啓本所增易也。又此本凡例最後有一條云：「一武林開府在焉。又曾吳人也，事成躬歷，禍實膺受，故載錄頗詳。閩越齊遼，閱報紀聞，訛漏多有，尙賴同志者是正而增收焉可也。」此一條天啓本亦已刪去。故意冒名之迹，蓋顯然也。

鄧鐘籌海重編十卷

四庫地理類存目四著錄兩淮馬裕家藏本，提要云「鐘字道鳴晉江人，萬曆二十倭大入朝鮮，

海上傳警。總督蕭彥命鐘取崑山鄭若曾籌海圖編，刪其繁冗，重輯成書，冠以各處海圖，次記奉使朝貢之事，又分按沿海諸省，記其兵防制變各事宜，而以經略諸部終之。於前代舊事，亦間有引證。前有彥序，極稱胡宗憲功，亦當時公論也。」

胡宗憲海防圖論一卷

北平圖書館藏兵垣四編本
長恩書室叢書本

此書內之圖僅一頁，甚簡。「論」則與鄭若曾萬里海防圖論相同而缺少者近半。蓋節取鄭氏之作而題以胡氏之名者也。今所見最早之刻本即與許論九邊圖論並附於兵垣四編之後。全書共圖一頁，論十四篇，卷首有世德堂主人小引，繼以胡氏自序及殷都之海防圖論評各一篇，卷末附萬世德遼東軍餉論（鄭氏圖論亦錄是篇，但未記明爲萬氏作。）及殷都日本考略各一篇。殷氏評之篇末有云：「此圖此論，久藏篋中，不敢祕也。乃梓之而附以近日所輯日本考略；」而日本考略後有閔映張兵垣四編總跋，謂「海防圖論及日本考略得之嚶城殷氏」可知殷氏此書殆即最初刻本，而爲兵垣四編所依據者。此本胡氏序文及本文中加圈點，各篇之末均有總評，上端又有眉註，（皆朱色套印）此殆亦殷都所爲。因胡序之首，固署有「吳郡殷都閱」字樣耳。長恩書室叢書本與兵垣四編本略同，蓋即據之而翻印者，惟缺少眉註，且殷評之末謂「附以近日所輯日本犯華考」而不稱「日本考略」，不知是否爲無意之錯誤。且長恩室本卷末有東海徐亮之兵垣四編總跋，謂「襄子之梓四編也，實同事於校讎，」乃今兵垣四編中無此跋，僅有閔

曠張跋一篇，（長恩室本無之）此豈北平圖書館藏本之缺佚歟？

持靜齋書目有胡宗憲海防圖論五十卷，卷數疑有錯誤。崇禎間陳組綬編職方地圖引總督尙書胡宗憲論，不知是否卽此海防圖論，尙待比勘。

鄭開陽雜著十一卷

平北圖書館藏
天津閣四庫本

四庫書目地理類，三邊防門著錄浙江巡撫採進本。提要云：「明鄭若曾撰，若曾字伯魯，號開陽，崑山人，嘉靖初貢生。是書舊分籌海圖編，江南經略，四陬圖論等編，本各自爲書。國朝康熙中，其五世孫起泓及子定遠又刪汰重編，合爲一帙，定爲萬里海防圖論二卷，江防圖考一卷，日本圖纂一卷，朝鮮圖說一卷，安南圖說一卷，琉球圖說一卷，海防一覽圖一卷，海運全圖一卷，黃河圖議一卷，蘇松浮糧議一卷。其海防一覽圖卽萬里海防圖之初稿，以詳略互見，故兩存之。若曾尙有江南經略一書，獨缺不載，未喻其故，或裝輯者偶佚歟？」此爲一人自著叢書性質，各書與防倭事雖皆有關係，而非專述海防者。今將其單記海防之書另述於下外，更列其目於此，以便參考。

持靜齋書目著錄此書之鈔本十一卷。日本靜嘉堂祕籍志錄有刊本四册。

鄭若曾萬里海防圖論一卷

四庫書目地理類存目四著錄天一閣藏本。提要云：「若曾有開陽雜著已著錄。是圖乃若曾

與唐順之所共定，凡十二幅。其式以海居上，地居下，乃畫家遠近之法，若曾具爲之辨。胡宗憲所題爲海防一覽者，卽此書也。其書成於萬里海防圖之先，蓋草創未詳之本。後有六世孫定遠刊海運圖說黃河圖議等編復併是書刻之云。」

舊天一閣書目（玉簡齋叢書本）有萬里海防圖一本，或卽進呈四庫者。棟亭書目有萬里海防圖一卷稱「崑山鄭若曾著」疑亦同此。

此書實卽鄭著之海防一覽，參本文海防一覽圖條。

鄭若曾萬里海防圖論二卷

（卷一卷二）文津閣鄭開陽雜著本

明史藝文志，千頃堂書目及四庫地理類存目俱著錄。提要云：「是書乃若曾入胡宗憲幕府以後，與同事邵芳取舊撰海防圖論復加考定。起廣東歷福建浙江南直山東遼東，計程八千五百餘里，雜圖七十五，各爲之論。若曾自序以爲許默齋九邊圖論詳於西北，此獨詳於東南云。」按千頃堂目，與四庫存目標題，此書均稱「圖說」不稱「圖論」；但四庫存目標題固明言「雜圖七十五，各爲之論」，開陽雜著，提要及文津閣本書亦皆稱「圖論」。此種差異，無非著錄者隨意爲之，當係一書而非二書，惟事實上以稱「圖論」爲適宜耳。今文津閣本之圖，計廣東十一，福建九，浙江二十一，直隸八，山東十八，遼東五，日本三，總計與提要所謂「雜圖七十五」者相合；惟不見鄭氏自序耳。

傳是樓目之鄭若曾萬里海防二卷一本，若非此書，即爲初著之海防圖論也。

鄭若曾海防一覽圖一卷

天津開陽雜著本（卷八）

開陽雜著提要云：「海防一覽圖卽萬里海防圖之初稿，而鄭著海防圖論提要又謂圖論卽胡宗憲所題海防一覽，且成於萬里海防圖之先」。由此以推，則海防一覽圖蓋卽海防圖論矣。今按天津開陽雜著卷八之海防一覽，其圖上卽附有簡論；圖末有圖式辨一篇，與海防圖論之提要所謂「其式以海居上地居下……若曾俱爲之辨」者全合。

鄭若曾四陳圖論

四庫提要謂鄭氏原著，經其五世孫起泓刪汰分合，編入開陽雜著中。

鄭若曾江南經略八卷

明史藝文志及千頃堂書目俱著錄。四庫提要以開陽雜著缺載是書，疑其偶佚。傳是樓目及培林堂書目俱著錄八卷，但傳是目爲林潤撰，殆誤。

海防圖論一卷

四庫地理類存目四著錄天一閣藏本。提要云：「不著撰人名氏。所載惟江南浙江山東遼東而福建直隸諸省沿海之地，並無圖說，疑有闕佚也。」浙江採集遺書總錄有海防圖論刊本一冊，並謂「右圖自浙右迄於遼東，沿河險要皆備。論六篇，則言守禦方略。惜不著其撰人。」

此當與四庫著錄者相同。惟明以江南爲南直隸，提要謂圖說無直隸而有江南，言似矛盾，且浙江採書錄未言其缺。疑此圖本只從浙江至遼東，並無缺失。提要之所謂「直隸」殆指北直隸而言歟？實則鄭氏萬里海防圖論，亦只有南直隸而無北直隸也。

范涑兩浙海防類考續編十卷

北平圖書館藏
明萬曆間刻本

四庫地理類存目四著錄浙江汪啓淑家藏本。提要云：「涑字原易，休寧人，萬曆甲戌（二年）進士，官至福建右布政使。自嘉靖中，倭寇犯兩浙沿海郡縣，被害最深，故守土者以海防爲首務。胡宗憲作籌海圖編後，續之者有海防考，海防類考諸書，而沿革不常，每有闕略。萬曆二十九年，涑官海道副使，因取諸書，復加增廣，故名曰續編。前有史繼辰序，并類考舊序二首。凡四圖，四十一目，於兵衛巡防餉額各事宜，頗爲詳備。惟多錄案牘之文，未免時傷冗漫耳。江南通志列涑於儒林傳中，載所著有休寧理學先賢傳，范子嘯言，晞陽文集，獨不及此書。蓋自宋以來，儒者例以性命爲精言，以事功爲霸術，至於兵事，尤所惡言。殆作志者恐妨涑醇儒之名，故諱此書歟。然古之聖賢，學期實用，未嘗日日畫太極圖也。」據康熙休寧縣志范氏入人物志儒碩傳，其著述尚有朱子語錄纂述一種，而藝文志中更有需沙詩稿及入蜀詩紀兩種，海防類考續編亦未錄。蓋此書實非范氏專著，不過集修舊書而增補之，纂方志者重視其理學，而其它無關緊要者，遂亦無意漏略。提要以爲故意如此，則未免因時代之反感而作臆測之言耳。

浙江採集遺書總錄謂此書爲「明金一龍纂，范涑續修。」「金一龍殆卽「余一龍」之誤；且余氏爲作兩浙海防類考舊後序者，卽提要所謂「類考舊序二首」之一，非纂類考者也。實則范氏此書，若顧名思義，宜稱續修兩浙海防類考而不宜稱續編。蓋舊纂之類考並未刪去。范氏不過加以修補耳。惟自有此續編以後，而以前之類考乃不甚通行矣。

史繼辰序，自謂「與劄劄之役，」並署其作序時爲「萬曆壬寅仲冬」，可知此書刊於萬曆二十九年，較籌海圖編之成，（嘉靖四十一年）後三十餘年。較重編亦後十年。又據序首，謂此書之修，乃承「督撫任邱劉公」之命；今按雍正浙江通志職官志，明督撫大臣中有「劉元霖，任邱人」於萬曆間任，則主張修類考者卽元霖也。

史序云：「督撫公瞿然曰：防之此其時矣。語防海使令右轄范公曰：浙掌故有海防類考，曷增定萬世規。昔創今更則芟，昔略今詳則增。牘不增而標注增者，爲輿海哨道諸圖，目不增而事增者，爲糧餉犒賞諸目。目不殊而事殊者，爲稅監等事。事文省而目增者，使貢捷節諸考，船器圖說。總之，詳於見行而略於曩沿，詳於本省而略於附見，取備實用，匪第博綜已也。」據此可知續編與舊類考異同之概。所述範圍惟以兩浙爲主，而內容分量，則與籌海圖編相彷彿。是蓋明代講海防之先後兩巨編也。

謝廷傑兩浙海防類考四卷

天一閣目錄亭書目俱著錄而不記撰人。絳雲樓書目及近古堂目則卷數與撰人均不記。千頃

堂目謂謝廷傑著，四卷。內閣書目亦著錄，並謂「萬曆間都御史謝廷傑纂。」范氏續編卷首所附滕伯輪舊序云：「督撫湖湘謝公秉鉞茲土，經武緯文，坐殿南服，而惓惓衣茹之防，恆日夕兢惕于衷。巡海憲副劉公，平日殫心職業，其于海上故實，無不周知。迺仰承其志意，纂成浙海防類考一書，上四院，皆報曰，此深有裨安攘者也，命梓之以永遵守。書凡四卷，目三十又四條。首具輿圖，明阨塞，次之建置，又次之兵額。凡其糧餉軍需之所自出，哨守修營之所必先，鉅及功賞，細及占候，無不條分縷布於其中。海防掌故，恐無出此矣。」此序作於萬曆乙亥（三年，余一龍後序年份亦同。）知此書於萬曆三年由督撫謝某命巡海憲副劉某編刊，較范氏續編早二十六年。今按雍正浙江通志，明職官志督撫大臣中有「謝鵬舉，蒲圻人」在「萬曆間任」與舊序所謂「湖湘」謝公者相合；（舊後序稱松屏謝公）並無謝廷傑其人，僅於巡按御史中有「謝廷傑新建人」在隆慶間任，是皆與千頃堂目及內閣書目不合。此種矛盾之原因如何，今不見原書，未能斷言其究竟也。至於實纂此書之劉某則浙志明職官志之浙東分守道中有「劉宗岱字伯東歷城人」與余一龍范涑同在萬曆間任，惟范氏名列於後，而劉宗岱列第一，余列第二，殆皆萬曆間初年任，與編刊類考之年相當；則類考之實際編纂者，疑即劉宗岱也。至於表面著稱之著者，無論為謝廷傑或謝鵬舉，皆不過主使之顯官，如胡宗憲之於籌海圖編耳。

續編史序云「編先四卷，今爲十卷，卷倍類考，文亦稱是。」可知此類考卷帙僅及續編之

半。但史序又謂「昔創今更則芟」是前編亦有爲續編所略者，故欲考究較古之沿革，此書仍有相當價值，未可因續編而輕視之也。

謝廷傑兩浙海防圖略二卷

明史藝文志著錄此書。是否卽類考，或其一部分，抑另爲一書，待考。

兩浙海防考上下卷

見千頃堂書目及雍正浙江通志經籍志海防類，皆稱隆慶元年敕修。是則兩浙海防類考之先尙有此前編矣。傳是樓目錄著錄續編之外，又有兩浙海防考一本，不知是否卽此敕修本。持靜齋書目亦錄兩浙海防考十卷，且記明爲范涑著。嘗爲范氏續編，並非此書；下注爲「萬曆元年刊本」亦誤。澹生堂書目有「兩浙海防考十冊十卷」不著撰人名氏。以卷數及冊數論，疑爲范氏續編而非此考。

劉畿海防考一卷

雍正浙江通志經籍志海防類引萬曆杭州府志稱：「巡撫都御史劉畿撰」。按浙江通志明職官志督撫大臣有「劉畿長洲人，進士，嘉靖間任。」劉氏名列嘉靖任之最後一人，當係嘉靖末年任，則此書之作或亦在嘉靖末年。是又較兩浙海防考爲早，而較籌海圖編之成，不過後三四年耳。惟書名爲海防考。不知其內容是否亦限於兩浙，抑係通考。范氏續編之提要所謂海防考亦未知卽此書，抑係前列之兩浙海防考也。

千頃堂書目亦著錄，更有海防考一卷，惟誤撰人爲「劉機」耳。（據適園叢書本）。培林堂書目有劉□海防類考十卷十冊。以卷數冊數論，疑爲范氏續編而非劉氏此考。

王在晉海防纂要十二卷

清華大學圖書館
藏萬曆癸丑刊本

在晉字明初，太倉人，萬曆壬辰進士。官至兵部尙書，事蹟附見明史王洽傳。此書乃其任浙江按察使時所輯。自序云：「辛丑之歲（萬曆二十九年）晉甫受事閩南，倏忽警至，壯士環甲，與躍波跳浪之雄，共鬪於天池。卽文吏所司，不過號令期會而至於先聲振膽，常終日終夜，蒿目以憂干戈，故疆圉之畫，竊屬心於南海之波厓。而不佞燥髮，生長海澨，與魚蝦隣。沙民之不知虜，猶夏蟲之不知冰也。不知冰而知暑，慮必先於倭矣。頃者于役於浙，大中丞潘川高公時進小子晉，抵書以談軍旅。會城水陸軍民兵十六營屯□隊，時奉軍令指麾調度，籌畫機宜。間嘗竊取載籍，旁搜統括，併述中丞公所爲諷咨計議，有關海務緊要者，彙爲一書，分十有三帙，名曰海防纂要。……萬曆歲次癸丑，（四十一年）孟秋之吉，賜同進士出身，嘉議大夫，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前以倭功陞級奉勅提督湖廣學政，黎陽王在晉撰。」據凡例，是書繼籌海圖編、籌海重編、海防類考三書而作。其間冗而非要者，存之舊編以備考。略而未詳者，收之新刻以補遺。合三書而窮海防之梗概。與圖則止擇輿地全圖，及環海直隸各省，東南海夷，外國總圖，存其大部。東北諸夷，以近朝鮮，故亦載之。船器等圖，則概

省略。敘事中以朝鮮被倭殘破，故載經略朝鮮事獨詳。琉球亦被倭侵，亦間叙及。舊刻經略首敘寇原，此書則先記廟謨，後款多係新增。倭變則已詳具前三書，省去敘述，僅記克捷。仍舊海圖編例，分十三卷。爲山海輿地圖、沿海事宜、外國考、程途針路、朝貢通考、朝鮮復國經略、禦倭方略、船器攻圍法、經略事宜、大捷考、獲夷紀略、行軍法令、功令、祭禱、醫藥、選日、占驗、諸門。日本圖書寮藏本，有高舉序，此缺。在晉他著，有三朝遼事實錄、王明初疏稿、撫齊牘草、遼記附述、岱史、蘭江集、經略疏稿，總部疏稿，平遼續記、平遼紀要，均入禁書總目。歷代山陵考、通漕類編、龍沙學錄三種，入四庫存目。

蔡逢時溫處海防圖略二卷

北平圖書館藏
明萬曆間刻本

四庫書目著錄浙江汪淑家藏本。入地理類存目四。提要云：「逢時字應期，宣城人，萬曆庚辰（八年）進士，官溫處兵備副使。溫處爲兩浙海疆門戶，明季倭寇出沒，號曰要衝。逢時此書作於萬曆二十四年，皆據當時文移冊籍編次成帙，凡地形船械以及戰守選練之法，無不畢載，共爲圖四，子目四十有三。」今按之原書，所言皆合。惟康熙寧國府志及宣城縣志之人物志；逢時爲丁丑（五年）進士，與四庫提要似不合。但按宣城縣志則蔡氏在丁丑廷試，而在庚辰登第；提要記其登第之年，縣志記其廷試之年，皆無誤也。

蔡氏自序云：「幸有同志者甌郡侯劉君芳譽，承劉君功允，倅徐君應麟周君息理王君都

栝，郡侯任君可容，丞許君國忠克贊成之。余不敏，敢題簡端以告後之守封疆者。」可知此書之刊行，蓋得此諸人之助焉。書尾又有劉芳譽跋一篇。浙江採集遺書總錄直言此書爲「明温州知府劉芳譽等輯。」

李汝華溫處海防略二卷

千頃堂書目著錄。明史卷二百二十本傳：「李汝華，字茂夫，睢州人，萬曆八年進士。……尋遷太常少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汝華在贛十四年，威惠甚著，進秩兵部右侍郎，召拜戶部侍郎。尙書趙世卿去位，遂掌部事。」觀其職位事蹟，與溫處海防似無直接關係，不知以何緣而編此書。

卜大同備倭圖記二卷

學海類編本
寶顏堂秘笈本

四庫兵家類存目著錄編修晉芳家藏本備倭記二卷。提要云：「大同，字吉夫，秀水人，嘉靖戊戌（十七年）進士。由刑部主事歷任湖廣按察司僉事，明斬黃盜有功，陞布政司參議。又有平苗功。終於福建巡海副使。是編卽其官福建時講求備倭之術而作也。上卷分八篇：曰置，曰方，曰將，曰士，曰烽，曰險，曰戰，曰邊；下卷分二篇：曰奏，曰策。所言頗簡略，不足以資考核。又喜徵古事，尤屬空談。其書本名備倭圖記。原本卷首尙有海圖，此本佚之，遂併書名刪去圖字。然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尙題備倭圖記也。」

明史藝文志著錄四卷，棟亭書目作一卷。今學海類編本稱備倭記亦分二卷，篇目與提要所言同，無圖。寶顏堂秘笈本雖名備倭圖記，而版口仍作備倭記，全書合一卷而不分二卷。其目錄雖存海圖一目而實際無圖，卷末缺策議一欄。其他篇目與學海本同。惟按學海本之策議僅列歸有光之備倭事略與禦倭議兩篇，不知此爲卜氏原書所附，抑爲後人參入？學海本下卷各篇次序與寶顏堂本不同，且缺議革巡海右參政疏一篇，而奏革巡海參政專糧儲疏與議五寨把總五年一換及巡海總督備倭更番出巡疏二篇，均多刪節。此外零星誤字亦多：如上卷置制編「宋置崇節水軍」句，誤「置」爲「直」。烽墩篇之「沙捶」，「小捶寨」，險要篇中「小捶」之「捶」字皆爲「埤」字之誤；下卷論福建海寇劄子首句「臣契勘廣南」之「南」誤爲「白」字；而奏復沿海逃亡軍士餘剩糧疏篇末亦缺四十餘字。由是知寶顏堂本蓋勝於學海本也。

據學海本及寶顏堂本卷末均錄「嘉靖三十三年三月三十日本部尙書方等具題」之奏，可知卜氏之輯此書，當爲嘉靖三十三年以後。籌海圖編參過圖籍中未列此備倭記。而圖編之茅坤序在嘉靖戊戌，（四十一年）其著作時期，或較備倭記稍晚，但各不相謀耳。

哈按閩書卷四十八文苑志卜大同傳，稱其以進士授刑部主事歷湖廣參議，有平苗功，再遷福建巡海副使，輯備倭圖說，畫戰守計，終任無倭患。此文殆卽爲提要所據，惟此作備倭圖說，歷官爲湖廣參議，與提要小有異同耳。大同生平事蹟有徐階撰福建按察司副使卜君大同墓志銘可參閱，見獻徵錄卷九十。

王之城防海要略

康熙新城縣志人物志云：「王之城，字爾守，號會峯，重光第六子。……擢温州府同知。適有海警，之城爲畫防海事甚具。著防海要略一書；其大要不以寢殃民，不以奉寇困民。當道見而歎曰：丞大強人意。」

曹履泰靖海紀略四卷

別下齋叢書本

別下齋本卷首蔣光煦跋云：「同里曹方城先生，諱履泰，中天啓乙丑（五年）進士。出宰同安時，海寇鄭芝龍出沒海島，思絕浙福二省爲坐臥處，視同安猶几上肉耳。先生曰：吾能以無兵守之。嚴保甲，練鄉勇，諭以自衛法曰：若保國家，卽保爾妻子；又曰：吾不籍爾民，但以父兄令子弟耳。未幾，芝龍就撫。……先生宰同安時與大府札諭海寇及曉諭約束之文，編爲靖海紀略四卷。煦素習聞先生德政，因從其舅孫步垣索其稿，授諸梓。又著有浪吟集一卷，已行世。」全書皆爲書札公文，其刊行之時已在清初矣。

萬表海寇議一卷

借月山房叢鈔本

四庫兵家類存目著錄戶部尙書王際華家藏本。提要云：「表字民望，鄞縣人。正德末年進士。累官都督同知僉事，南京中軍都督府。時值海寇出沒，爲江浙患，表推原禍本，以爲姦民通番者所致，因爲此議。上之當事，歷敍逋逃嘯聚始末甚詳。其後倭亂大起，表結少林僧習格

門法，屢藏其衆。蓋本能以才略自顯者，宜其所言之具有先見也。案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載表海寇前後議一卷。此乃袁駿探入金聲玉振集者，所錄僅一卷，疑已佚其後議。又譚萬爲「范」，尤爲失考矣。」今按適園叢書本千頃堂目；「萬表前後海寇議二卷，又海寇後編」，別史類與輿地類下復見，「萬」字皆不誤；當係刊行時改正。

萬表海寇後議一卷

參前條。

萬表海寇後編

見千頃堂目，參前海寇議條。疑此卽海寇後議。

張煥平倭四疏二卷

見籌海圖編參過圖籍。四庫詔令奏議類存目著錄浙江鄭大節家藏本。提要云：「煥字揚華，一字茂實，長洲人，嘉靖戊戌進士。官至督南京倉儲右副都御史。煥初由刑部主事改吏部，擢南京太僕寺卿。值倭犯兩浙諸郡，乃上平倭疏，凡十二策；及轉光祿寺卿，復上安攘八事。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又陳明職守授成算二疏，前後四疏，皆爲倭事而發。此本乃嘉靖己未（三十八年）煥由河南巡撫拜督漕之命，將去汴時周藩鎮國中尉陸樺爲序而刻之者也。」

萬世德海防奏議四卷

四庫詔令奏議類存目著錄江蘇周厚培家藏本。提要云：「世德山西偏頭千戶所人，隆慶辛未進士。歷官右都御史，總督薊遼。萬曆二十五年倭寇朝鮮，議設海防巡撫，以世德爲都察院僉都御史，管理天津登萊旅順等處海務。至二十五年改世德經理朝鮮，而以汪應蛟爲代。是編所載，自二十五年九月至二十六年六月，一年之中，條上一切海防事宜，凡爲疏四十八篇。」

劉燾海防議

見籌海圖編，稱劉氏爲「福建都御史」。雷禮國朝列卿記卷一百十六，及過廷訓分省人物考卷三十五俱有傳。待補。

王崇古海防議草

見籌海圖編，稱王氏爲「兵備副使」。事蹟詳明史本傳。王氏另著莊浪漫記見北方邊防圖籍錄。

羅拱辰戰守二議

見籌海圖編。稱羅氏爲「松江府同知」。



明代海防圖籍錄

見籌海圖編。稱張氏爲「通政司參議」。

盧鏜浙洋哨守策

盧鏜浙海圖

二種並見籌海圖編參過屬籍，及千頃堂目，均稱盧氏爲總兵。（適園叢書本千頃堂目誤「盧鏜」爲「盧鍾」。）據籌海圖編卷五嘉靖二十七年盧鏜爲都指揮，至三十三年三月稱參將，及三十五年五月始與俞大猷並稱總兵，及三十六年十一月賊首王直被擒後，卽不見其事跡。此圖冊各一種，嘗爲嘉靖二十七年至三十六年左右之作品。盧氏事跡詳明史卷二百十二俞大猷傳，爲禦倭名將。此圖冊殆爲實際應用而作。嘗甚可靠。

茅坤海防事宜

見籌海圖編。

張延登晏海編二卷

千頃堂書目著錄，謂張氏「字濟美，崇禎己巳（二年）浙江督撫。」康熙鄒平縣志名賢傳云：「張延登，字濟美，以進士知內黃縣，補上蔡。……累陞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閩賊周三老擁三百餘艘擱入石浦。延登率標兵疾馳，賊聞宵遁。乃會三區兵勦之。」

……著通鑑總類官譜奏疏詩文二十卷行世。道光鄒平縣志藝文考有張氏黃門紀事十卷；詩文集二十卷；並云「又有晏海編，述巡撫兩浙時討閩賊周三老將士戰功之蹟。」

溫處傳警飛報

見脈望館書目。

海防圖說

見脈望館書目。

黃元恭蠡測海警

見籌海圖編及脈望館目。傳是樓書目亦著錄，並註撰人爲黃省庵；省庵殆元恭之字或號也。

海洋道里記

見脈望館目。

海防要覽

見脈望館目。

海防議略六卷

見近古堂目，絳雲樓書目等。述古堂目作六卷三本，也是園目作三卷。
全浙海圖

見近古堂目及絳雲樓目，未知是否即前列諸浙海圖之一，待考。

海防疏一卷

天一閣書目著錄，云「嘉靖三十四年督察疏稿」。

沿海經略總要

天一閣目著錄鈔本，一冊，並云「撰人名氏無考，前半係論九邊及黃河各水，已殘，後半尙可讀。」據此則所謂「沿海經略總要」疑非全書之名而爲殘卷之名。

浙江海防兵糧疏

天一閣目著錄。

海防錄

見籌海圖編及舊天一閣目辰字櫥。圖編註明此書爲「撫按操司會議」，不知與天一閣目著錄者是否一書。

閩海叢書四卷

見也是園目與述古堂目。卷數據述古目。

錢邦彥沿海七邊圖一卷

見籌海圖編。萬卷堂目亦著錄，但不著撰人名氏。

防海圖說

見述古堂目及也是園目。而脈望館目則海防圖說與防海圖說彙列，當係二書。

海山圖說

見述古堂目及也是

南九邊圖一卷

見脈望館目。

威海地理圖說

文登地理圖說

靖海地理圖說

寧海地理圖說

福山地理圖說

蓬萊地理圖說

成山地理圖說

萊陽地理圖說

招遠地理圖說

棲霞地理圖說

黃縣地理圖說

大嵩地理圖說

以上圖說十二種俱見述古堂目。千頃堂目著錄八種，少大嵩成山靖海威海四種。

曹允儒禦海條議

見絳雲樓目。

賈允元籌海記略一卷

見傳是樓目。

海疆備考一卷

見振綺堂書目。

郭仁兩浙海邊圖

籌海圖編及千頃堂目俱著錄，皆謂郭氏爲「兵部郎」。

周倫浙東海邊圖

籌海圖編與千頃堂目著錄，皆謂周氏爲「都御史」。明詩綜卷二十七下「倫字伯明，崑山人，弘治己未進士。累官刑部尙書，贈太子少傅」。其事蹟亦詳明詩紀事丁卷八。

秦汴浙東海邊圖

籌海圖編與千頃堂目著錄，皆謂秦氏爲「太守」。

俞大猷浙海圖

籌海圖編與千頃堂目俱著錄，皆謂俞氏爲「總兵」。事蹟詳明史本傳。

俞大猷平倭疏

見籌海圖編。

海上丈人禦倭條議一卷

澹生堂目著錄，附於江南實錄之下，稱「海上丈人著，徵信叢錄本。」近古堂目亦著錄，不記撰人名。

黎秀浙海圖

籌海圖編與千頃堂目俱見，稱黎氏爲「都御史」。惟千頃堂目作「黎李」，殆誤。

梁文定海備倭紀略

見千頃堂目及雍正浙江通志經籍志，（引海防纂要）皆謂梁氏爲「遊擊」。

萬表海寇前後議一卷

千頃堂目著錄。參本文萬表海寇議條。

徐一鳴東海籌略

見千頃堂目及雍正浙江志經籍志；（引海防纂要）皆謂徐氏爲「參將」。

李賢備倭考

見籌海圖編及千頃堂目，謂李氏爲「寧波人」。

鄭茂靖海紀略二卷

千頃堂目著錄，謂鄭氏爲「嘉靖中海鹽縣知縣」。據光緒海鹽縣志知鄭氏於嘉靖三十二年知海鹽縣，此書蓋三十二年以後所作，與大同作備倭圖記大略同時。

沈有容舟師占驗

見千頃堂目及雍正浙江志經籍志；（引海防纂要）皆稱沈氏爲「參將」。明史卷二百七十本傳：「沈有容字士弘，宣城人。……舉萬曆七年武鄉試。……日本封事壞，福建巡撫金學曾欲用奇搗其穴，起有容守活嶼銅山。二十九年，倭略諸寨。有容擊敗之踰月，以銅山把總張萬紀敗倭彭山洋，倭據東番。有容守石湖，謀盡殲之。以二十一舟出海，遇風，存十四舟，過澎湖，與倭遇，格殺數人，縱火沈其六舟，斬首十五級，奪還男婦三百七十餘人。倭遂去東番。海上息肩者十年。……由浙江遊擊調天津，遷溫處參將。罷歸。四十四年，倭犯福建，巡撫黃承元請特設水師，起有容統之。禽倭東沙。尋招降巨寇袁進李忠，散遣其衆。」此舟師占驗一書，當爲記述航海經驗之作。

李釜兩浙戰船則例

籌海圖編及千頃堂目謂李氏爲「備倭指揮」。

沈友海防漫鈔

見籌海圖編。

唐樞海議

見籌海圖編，唐著一卷雜記，圖編亦著錄。明史卷二百六本傳：「樞字惟中，號一庵，歸安人。嘉靖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少學於溝若水，深造實踐，又留心經世略，九邊及越蜀滇黔險阻阨塞，無不親歷，躡履茹草，至老不衰」。圖編稱唐氏爲「主事」，當卽刑部主事也。

福建五澳圖

見籌海圖編。

陳習蘇松海邊圖

見籌海圖編稱陳氏爲「把總指揮」。

會題平倭事例

見籌海圖編。下注「公卿科道會議」。

胡宗憲三巡奏疏

胡宗憲督撫奏疏

胡宗憲世寶錄

胡宗憲續世寶錄

以上四種俱見籌海圖編，疑非專論海防之文字；因胡氏與平倭事關係特大，姑并附於此。

沈應魁平倭疏

見籌海圖編稱沈氏爲「禮部郎」。

皇甫汭備倭議

皇甫汭枕戈雜言

二種並見籌海圖編，稱汭爲「姑蘇人」。

略按明史卷二百八十七皇甫汭傳：「皇甫冲字子浚，長洲人，嘉靖七年舉人，與弟汭、汭並好學工詩，稱皇甫四傑。冲善騎射，好談兵，遇南北內訌，撰幾策兵統枕戈雜言三書，凡數十萬言。」據此則撰枕戈雜言者爲冲，非汭。籌海圖編誤。

王應電掘機經傳

王應電守堞議

二種並見籌海圖編。稱王氏爲「太倉人」。

毛希東海盜事宜

見籌海圖編，稱毛氏亦「太倉人」。

胡國材平倭管見

見籌海圖編。稱胡氏爲「五官黎壺正」。

俞元升海寇議

見籌海圖編，稱俞氏爲「太倉人」。

錢薇海防略

見雍正浙江志經籍志，引樞李往哲列傳。明史卷二百八本傳：「錢薇字懋垣，海鹽人，嘉靖十一年進士。倭患起於鄉，請於巡撫王忬集兵爲備，鄉人德之。」

李鼎海策六篇

見千頃堂目，與李著安邊策同著錄。註云「策平秀吉事。二書皆上於朝。鼎字長卿，新建人，萬曆戊子舉人，王錫爵舉兵才，參鄭洛軍事。」

錢人楷靖海編八卷

見乾隆餘姚縣志卷三十五。

張懋燿海防說一卷

見山東通志藝文志地理類並云：「張懋燿撰。懋燿，字伯光，號石帆，膠州人，崇禎甲戌進士。歷官監察御史，巡按湖廣。採訪冊載是編云一卷，又載張謙宜石帆家傳云，有海防說，此行世而載邑乘者。」

陳第防海事宜

見乾隆福建通志藝文志。

（清華週刊第三十七卷第九十期文史專號）。

乙編

中國地理學史訂補

拙著中國地理學史印行後，經吾友王鞠侯（勤培）先生之參閱，即以余個人之論說，太形簡略爲嫌，因思對於吾國地圖地誌，另作一通俗顯淺之概述，藉供一般閱讀之資，惟人事倥傯，迄今未遑試作也。顧拙著之編輯，對於引用古今人述作，務求儘量保留原文，不以私意相混雜，俾免厚誣他人；而個人私說，其證據之不甚充實者，亦只按而不斷，不欲作浮泛之空論。故於下筆之時，常抱寧受鈔襲之譏，不作明快寬博之論之態度，是在弁言中已略爲聲明矣。至於私心所引爲自餒者，乃在取材之不充，與夫見聞之疏陋；以是平時閱書，間或發現其遺漏疏誤之處，常爲筆諸書眉，以備後日之改正。適季刊編者，囑爲撰稿，愧無長篇之作，以應雅命；姑就記憶所及，錄其訂補拙著者數則，聊供補白之資。並望海內宏博，不吝賜教，以匡不逮。

（一）北極出地高

原書第二章第一節言中國知有經緯線之世界地圖，當始於元初阿拉伯地球儀，以及明季利瑪竇與輿圖之輸入；又於第十二節引翁文灝先生之作，註明當時所謂北極出地高，即係緯度。但中國之知有經度，或始於元明之世，而知測量北極出地高，則起源尚早。吾友章俊之（用）先生，謂於隋唐時已有知之者，並謂拙著第二章第七節所引舊唐書天文志記沙門一行增損李淳風之法象志，疑未必為分野之說，而已知測量北極出地高之法。余頗首肯其說。惟此事之淵源流變似尚有待於研究吾國曆算史者之詳考也。

〔附記〕章俊之先生，專攻數理，兼治中國曆算史。去年七月，遊過九龍，晤章先生於寓所，即蒙告以此說。方冀更有所請益，乃於今年二月初，忽聞章先生已於去年十二月間在香港病故！海內知章先生者，莫不為之悼惜！蓋由是而國內少一純粹學者，不僅通常死別之感而已也。二十九年六月一日記。

(二) 南越志

原書第三章第一節列述漢隋間地志雖甚繁冗，但實際尙未詳盡，在原稿付印之後，即發現一不甚生僻之地志未曾列入；是即劉宋時沈懷遠之南越志是也。

宋書卷八十二沈懷文傳云：「弟懷遠……坐納王鸚武為妾，世祖徙之廣州。……撰南越志及懷文文集，並傳於世。」

懷遠居廣州久，其撰南越志，所記廣州或其附近事物，當屬可信。今此書已佚。除五朝小說及說郛中均有輯錄而不全者外，又憶曾釗似曾有輯本（？）。今此間書籍缺少；併目錄亦無從

檢明，姑誌之以待後日之補正。

(三) 新定九域志

原書第三章第二節引玉海述元豐九域志，(二〇七——二〇八面)，知該志在紹聖間曾以黃裳言，「九域志所載甚略，願詔職方，取四方郡縣、山川、民俗、物產、古蹟之類，輯爲一書，補綴缺遺。」遂於「大觀二年四月二日詳定九域圖志」，雖至「宣和二年罷書局，不及成。」而大觀中程績撰職方紀要，卽「按新舊九域二書。袖次爲書。」因疑四庫提要(地理類存目)以新定九域志爲南宋坊賈所增定之說有誤，蓋卽疑四庫提要所謂新定九域志，或卽大觀宣和間所修而未成之新九域志也。提要云：

「此書與宋王存所撰元豐九域志文並相同，惟府州軍監縣下，多出古蹟一門，詳略失宜，視原書頗爲蕪雜；蓋卽晁公武讀書志所謂新本，(按此見晁氏後志中職方機要條內。)朱彝尊跋以爲是民間流行之書者也。……張漢雲谷雜記稱南渡後，閩中刻九域志，誤改睦州爲嚴州；又檢毛晉家影鈔九域志舊本，睦字未改，而此本則已作嚴州，足知其出於南宋閩中刊本；而古蹟一門當卽其時坊賈所增入矣。」

設此新志卽爲大觀宣和間改編未成之本，則所謂「多出古蹟一門」者，將非坊賈所加入，而爲以前所補綴者。至於山川民俗，物產等項，或尙未加修訂，故多存舊志之原樣也。朱彝尊

破元豐九域志云：（曝書亭集卷四十四。）

「曩見宋槧本於崑山徐氏，失四京等一卷，次卷亦多闕文，特府州軍監縣，均有古蹟一門蓋民間流行之書而此則經進本也。故晁公武讀書後志有新舊九域志之目。」（按此見晁氏後志程續職方機要條，與玉海所記略同。）

四庫提要所錄汪啓淑家藏本，謂與朱氏所紀闕文相同，當係同一刊本。又盧文昭新定九域志序云：（抱經堂文集卷四。）

「宋王正仲元豐九域志十卷，余於乾隆乙巳鈔得之。……今年又從海寧吳槎客齋所借得新定元豐九域志，卷帙無異，唯其中兼載古蹟爲不同耳。然亦無方輿紀要之詳。至各縣下前書兼載山水，而此不錄。前輩秀水朱錫鬯謂此民間流行之本，理或然歟？」

據此，則新志尙缺山水一門，是豈亦爲大觀後所刪去，抑原稿之將加修改而尙未編入者歟？惜不見新志原本，未能爲之細勘究竟也。但由此觀之，則自朱彝尊、盧文昭、以及四庫館臣，似皆未見玉海所述新九域志及大觀修志之文，而僅引晁公武及張溟之說，卽認新志爲南宋民間流行之闕刊本。殊不知大觀宣和之間，固早有新舊二志之別矣。惟新本之刊行，或始於南宋，而陸州之改嚴州，則仍有爲坊賈所改之可能也。

（四）九渚與九州

日人小川琢治山海經考有云：

「又在其東之和山，有所謂河之九都一地方。是九水流出，合而注於河處。此九「都」之「都」字，與禹貢，夏本紀之「彭蠡既都」之都同，本經文屢見之。諸毗及望諸澤之諸，又休屠澤之屠，均與滹及渚通者也。一方爲水聚會之義，同時又通於小洲曰渚之義，則「九都」者，卽九渚，亦卽解爲九個之小洲，實爲妥解。若對此解釋而認爲得當，則考蘇之治水而失敗，禹之治水而成功，決非如禹貢所言之九州，亘於中國十八省之大部分，而一一渚通其巨川之大工程也。然則所云「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之語，其第一句之所謂九州，亦由此黃河之九渚誇張而傳之耳。九州之名稱，決不限於包括十八省之廣大意義。張華博物志在地理略有「趙東臨九州，西瞻恆嶽」語，在此場合，是指黃河下流之三角洲之小洲耳。更進而考孔子頌禹之功績；論語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等溝洫之工事，從今日觀之，實盡力於普通之治水事業，諒爲妥當之見解。……要之，禹治水之主要目的，從在黃河。據傳說上北開龍門，鑿伊闕（南龍門）可以明之。從黃河中流峽隘之潼關至榮澤間，想曾盡力。從古代文明中心之位置，及其地勢觀之，實最自然之解釋也。九都卽九州之說，余信其非突兀之見解。」（據江俠庵編譯先秦經籍考下冊）。

此說言禹貢九州由河流下游之九渚，（或九小洲）演變而擴大，其說頗近情理，良非突兀之見解，是足補拙著（第一章第一節）關於禹貢九州之解釋。惟在未得更堅強之實證以前，固

未可視為定說也。

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記於湘省藍田之金盆園。

(五) 山經

原書第一章第一節引陸侃如氏說：謂山海經初只有山經，而海經與大荒經俱晚出，故漢書及論衡藝史記之文，僅言山經而不言山海經。今知後漢書亦有兩處稱山經者：

後漢書卷八十六南蠻西南夷傳論：「著自山經水志者亦略及焉。」

又卷八十八西域傳敘「皆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

吾人固不可因此即謂范曄著後漢書時，山經尙單獨流行，惟因文字上之習慣，仍前漢書之成語耳。至於論衡談天篇引史記之文，雖稱山經，而於別通篇論及山海經，則均「山海」混言，不別言山經。是其山經之稱，殆間接依據劉秀上山海經文。所據文字之來歷不同，其名稱自隨之而異。但在王充嘗時所見，或不過劉氏彙編之山海經而未必另見單行之山經，殆與後此范氏之稱山經，同由於沿襲成語之故歟？

(六) 圖法

原書第二章第一節述先秦傳疑之地圖，除周官管子外，又引尚書洛誥，詩經周頌，及論語

鄉黨所言圖籍之疑有地圖者。茲又於國語及呂氏春秋各得一則：

國語周語下周靈王太子晉言：「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興廢者，皆可知也。」

呂氏春秋先識覽：「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而泣之……乃出奔於商。……殷內史向擊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

此所謂「典圖刑法」與「圖法」之「圖」，是否即爲地圖，固不可臆斷。但謂其中有類乎山海經圖之原始地圖者，或不足爲荒唐之推測歟？惟國語與呂覽所述，未必卽爲夏商之古制，不免有以當時情實，推論前事之嫌；但至晚在春秋之世，已有此圖法之屬，可無疑也。

(七) 秦地圖

原書第二章第三節，述秦漢輿圖，記秦地圖之見引於漢書地理志注者二則：一在代郡班氏下，一在瑯琊長廣實養澤下注。但王鳴盛氏謂班志注引秦地圖者只一則。

十七世商卷二十一秦地圖：「代郡縣屬班氏注；秦地圖書班氏。考秦地圖各郡國下皆無，獨見於此。敘傳自述其先班壹，當秦始皇之末，避於樓煩，以財雄邊；樓煩雁門屬縣，而代郡與雁門相連，疑縣名因此而起，故特著之。」

是可知王氏未見有瑯琊郡下注所引秦地圖，乃疑而曲爲解釋。設王氏寫成此則之後，又發

見第二處引秦地圖者，當亦不免爲之啞然失笑歟？故歷史考證之學。首歸檢校之詳密，否則因一字一句之疏漏而橫生枝節，徒作臆說者，不免徒勞而無功也。惟王氏解釋班氏一名之起源，則仍有可能，未可一筆抹殺。

(八) 輿地圖

秦以前地圖，似未開稱輿地圖者。輿圖之稱，大抵始於漢。其意義何在，則王鳴盛氏曾論及之。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四輿地圖：「淮南王安傳：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後書明八王傳陳敬王羨傳亦云：按輿地圖，今諸國戶口皆等。愚謂孟子，晉之乘；趙歧注；與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爲名。朱子兼載或說云：取載當時行事而名。或說頗通，正與蘇林合。孟子本列諸子。不必拘家法，趙歧漢之俗儒。不盡可從也。宋地記家歐陽恣祝穆王象之等所作，皆以方輿，輿地爲名，出於此。」

王氏認輿圖之輿字，爲盡載行事之意，竊恐未必爲確定不易之說。但在未得其他更明確之解釋以前，只能以此爲唯一而近情之說耳。

(九) 漢西域圖

漢書西域傳渠犂條下，述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大夫條奏輪臺屯田事，有「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之言。可見當時不僅如李陵李恂等因軍事關係而圖寫北邊地形，卽屯田農墾，亦圖地形而作通盤之規劃，且當不僅輪臺一地，有此手續而已也。又三國志烏桓東夷傳注引魏略云：「又西域舊圖云：罽賓條支諸國出琦石。」此所謂西域舊圖，殆爲漢代之西域圖，而魚豢所曾見及者。至其來歷，則當依據張騫班超甘英等旅行西域者之經歷而繪成。惟其圖繪地域方位等事，當甚簡略，而說明必多。更由其「條支諸國出琦石」一語推之，則圖上必多記注各國特產，且疑尙有風俗戶口等記載也。

(十) 國照圖與須知國鏡

中古圖籍，有所謂國照圖者，原書中未曾述及，惟於拙著中國歷史上之土地疆域圖（浙江大學國命旬刊第十期）中提及之，並假定此國照圖與須知國鏡相類，以統計圖表爲主，而兼附地圖者，是與楊升庵氏之推測大同而小異。

升庵全集卷四十四量人：「周禮量人，書天下之涂數而藏之。注謂支湊之遠近。支者，支分，湊者，輻輳，道涂之分合也，如唐人國照圖，皇華四達圖，國朝之寰宇通衢是也。」惟私意則仍疑國照圖中，容有地圖，而其內容並不止此，且與四達圖及寰宇通衢之爲交通圖籍者，性質稍異。又王靜庵先生對於西安碑林之華夷圖疑與賈耽之國要圖有關。

觀堂別集補遺僞齊所刊華夷禹蹟兩圖跋：「宋史藝文志別載賈氏國要圖一卷，蓋賈氏於所進圖外，又有略圖。其書著於宋志，蓋宋時猶有傳本。此圖所記西域南海諸國，或卽出於此也。」

其說甚是。惟竊疑賈氏國要圖，亦與國照圖相類；大抵除簡約地圖外，更有關於行政上之表解與說明，彷彿圖少而說多之全國總圖志也。至於原書中疑及樂史之掌上華夷圖，及通志圖譜略所錄華夷圖，均與僞齊華夷圖有關，是則與靜庵先生之說並不衝突。蓋此二種華夷圖，或亦淵源於賈氏之國要圖，但疑其係獨立之圖，而未必如國要圖之有說解耳。

(十一) 隋山川圖

資治通鑑隋紀，述煬帝好遊觀宮室，言：「帝無日不治宮室，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雖多，久而益厭。每遊幸，左右顧矚，無可意者，不知所適。乃備責天下山川之圖，躬自歷覽，以求勝地可置苑囿者。四月，詔於汾州之北營汾陽宮。」此所謂天下山川之圖，不知是否卽隋書經籍志所錄諸州圖集之一部分。惟據隋志地理類總敘稱：「大業中，普詔天下諸郡條其風俗物產地圖，上於尙書。」云云；而通鑑記煬帝之備責天下山川之圖，因起汾陽宮，乃在大業四年。似大業中之「詔天下諸郡，條其風俗物產地圖，」或出於煬帝同一之意向。惟大業四年時所見之圖，當不甚多。及諸州圖經集及區宇圖志等編成，則上於尙書之地圖，當更爲豐富，而其時

期亦稍晚矣。

(十二) 地圖設色

升庵全集卷七十六百川條云：「呂溫地誌圖序：粉散百川，黛疑羣山。亦如今地理圖黃爲川，紅爲路，青爲山。」（呂溫序原文，見原書第二章第七節。）此不僅知楊氏對地誌圖序之正確解釋，亦可知明人一般設色地圖，以黃爲川，紅爲路，而青爲山也。

(十三) 朱思本譯梵字圖書

本書第二章第十節據朱思本輿圖自序，謂朱氏於「諸蕃異域」之圖，缺疑而未繪，而廣輿圖中之西南夷圖及朝鮮圖等，爲羅洪先氏所增廣，非朱氏之原本云云。但近據楊升庵之言，則此說又有問題。

升庵全集卷七十六九曲黃河：「及考臨川朱思本得譯出梵字圖書，其間分合轉折，與志或異；而崑山積石，地域遠近，大要相同。」

此所謂「梵字圖書」，不知楊氏何據。豈楊氏所見朱氏輿圖原本，確曾明言參譯梵字圖書乎？抑朱氏繪中原輿圖之外，另有根據梵字圖書之諸蕃異域圖乎？是則日人小川琢治推測廣輿圖中西南夷圖等之有類於印度輪廓之Ptolemaeus地圖者，殆非全屬臆測之論矣。但今朱圖既不

得見，其他記述，亦復無從參證；姑誌之以待續考。

(十四) 水經

關於水經之作者，及時期之推測頗多。杜佑據所述地名以爲順帝後所纂序。晁公武謂：如水經爲桑欽作，則當使古有兩桑欽。王應麟則疑欽爲此書，而後人附益之。歐陽圭齋及姚際恆則以著水經之桑欽非漢成帝時者，否則不應見遺於漢志云。惟私意則以爲胡渭氏之說，較近於事實。

禹貢錙指：「隋經籍志有水經：一，三卷，郭璞注：一，四十卷，酈善長注，皆不著撰人名氏。舊唐書始云郭璞作；新唐志遂謂漢桑欽作水經，一云郭璞作。今人云桑欽者，本此也。（按唐六典工部水部郎中注亦言「桑欽水經」）先儒以其所稱多東漢三國時地名，疑非欽作，而愚更有一切證，酈注於涑水引桑欽地理志，又於易水濁漳水並引桑欽，其說與漢書無異。乃知固所引卽地理志，初無水經之名。水經不知何人所作。注中每舉本文，必尊之曰經；使此經果出於欽，無直斥其名之理。或曰，欽作於前，郭璞附益於後；或曰，漢後地名，乃注混於經，並非。蓋欽所撰名地理志，不名水經。水經創自東漢，而魏晉人續成之，非一時一手作，故往往有漢後地名，而首尾或不相應，不盡由經注混淆也。」

至於本文第五條補正，引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傳論有所謂「山經水志」之水志，似水經之

外，另有水志者。或所謂水志，亦即指水經而言，因文字上與山經之「經」重複，乃換文而稱水志耳。又據胡氏之說，成帝時桑欽之地理志，爲班固漢書地理志所引，但班志亦曾據朱贛風俗記，並明言「成帝時劉向略言其域分，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贛，條其風俗，猶未究宣，故輯而論之。」並未言及桑欽之地理志。且二人同時各編此性質相類之書，亦復可疑。豈朱桑二氏爲合編此地理志者歟？抑朱著風俗記而桑著地理志，各不相謀歟？是尙有待於考證也。

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下旬續記於金盆園。

（國立師範學院季刊第五期及第七八期合刊）

中國歷史上地圖與軍政之關係

記得幾年以前，有一位公務人員，以很嚴重而祕密的態度，攜帶着一束本國地圖稿本；而那份地圖的一部分，卻正在外國印刷。我提起這事情，並不是說地圖不必祕密，亦不是有意譏笑那位公務員；我只覺得地圖之祕密與嚴重的觀感，在中國人心目中是相當流行，那位公務員之態度，便是其中之一例。可是，講起這種觀感之來歷，卻是由來已久，至少在戰爭中引用地圖的時代已經有了。

中國古代在什麼時候開始有地圖，現在是文獻無徵，不得而知。不過在行軍時引用地圖，我想假定在春秋時列國兼併，征戰頻繁之際，該不是一個荒唐的推測吧？說不定還遠在商周之際。至於戰國時地圖應用之廣，已是沒有疑問。戰國策（趙策）上記蘇秦說趙王有「臣竊以地圖按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的話。荆軻刺秦王，即以獻督亢地圖為「進身之階」；因為沒有這樣關係重大，難得見到的地圖作引誘。荆軻是不能輕易見到秦王的。這就很可以推想當時地圖之祕密性和嚴重性了！因為戰國時代是戰得那麼凶，各國的地土亦那麼大，行軍用兵，若沒有地圖作嚮導，而要想攻守得利，這不是容易想像的事。所以，在當時的兵家，已經很講究地形。但各方地形，將士未必處處親歷，只有用地圖才可以表明而傳授。周官司險，便「掌九州

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管子地員篇亦說「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理。……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理。」周官管子是什麼時候的書，現在還不能十分確定，但大概都是戰國時代的作品。如果這假設不錯，那麼地圖在戰事上之引用，該遠在戰國以前了。不過那時的地圖，當然和現在的新式地圖，畫着山脈，河流，以及有等高線，比例尺等等的不同，大概不過用半圖畫半符號式的繪法，畫了許多山川澤，道路關隘，並用文字記註道里方向戶口之類而已。現在我們試看北平圖書館及故宮博物院所藏明清繪本輿圖，以及近今僻縣窮鄉中畫得很幼稚的地圖，便可以想像古地圖的式樣，大概和這些圖差不多的。

地圖在戰事上關係的重要，中國古史上常有透露這消息的記載。漢書淮南王傳有一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的話。這顯見得出兵當先按輿圖。但淮南王上書諫誅閩越，卻說：「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數寸，而間獨數百千里，險阻林叢，不能盡者，視之若易，行之甚難。」（漢書嚴助傳）由此可見那時候的地圖甚爲簡略。不過這話亦未可一概而論，因爲那時的閩越多蠻荒未闢之區，地理知識缺乏，地圖自隨之而簡略，不足以供軍用。若在中原地域，一定還詳備得多。況且當時四裔地圖之簡略，不僅閩越如此，北方的匈奴等所在地，大概多不甚詳備。李陵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漢書李陵傳）這可見李陵所過的地方還沒有現成而詳備

的地圖，因此李陵便以行軍所得的實際地理知識，繪圖以聞。這可見後此漢與匈奴用兵，李陵該不無相當貢獻的。可是，自己沒有親身經歷過的地方，單靠別人畫的地圖，多少有點隔膜，何況古時地圖繪法幼稚，遠不如近今科學測繪之精確。漢書趙充國傳上說：「百聞不如一見，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原來這句通行成語——百聞不如一見——之出典，就是講到畫地圖的事件。

後漢時馬援：「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地形，開示衆軍所從道，經往來分析曲折，照然可曉。」（後漢書馬援傳）這辦法可以說是一個活動的地形模型，比之於以前張千秋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漢書張湯傳）高明得多了。因爲在平面圖上表示立體的地勢，本來是容易的事；馬援的聚米之法，以立體表示立體，自然比平面圖明顯得多了。後北宋趙珣，「隨父（趙振）在西邊訪得五路徼外形勢利害，作聚米圖經五卷。」（宋史趙振傳）這僅僅引用「聚米」的典故，借此表明那著作是關於軍事的圖說，實際上仍是平面地圖和文字說明而已。

因爲地圖和軍事關係重大，所以地圖之得失，往往有關於土地之得失。中國在國力比較強盛的時候，往往圖寫異域遠方的地理；爲向外發展之導線，而國內或邊裔的一方首領，在失地投降之時，常先之以獻地圖。這兩方的事跡，在中國歷史上都不乏其例。關於前一類，如前面已經說及的李陵，張千秋，馬援，以及北宋趙珣的事，都可以算是例子。

不過張千秋和馬援，只是臨時「口講指畫」，不曾留下可以長久保存的圖說罷了。此外後漢時臧良，亦「具言西域各國大小道里遠近，人數多少，風俗燥濕，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名稱不與中國同者，口陳其狀，手畫地形。」（後漢書臧洪傳注引謝承後漢書）這亦可以見得當時對於外域地理之注意。至於李恂「持節使幽州」時，所一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後漢書李恂傳）卻是實地調查所得作品了。唐代會因朝廷有事遼東，賈言忠「奉使往支軍糧，及還，高宗問以軍事。言忠畫其山川地勢，及陳遼東可平之狀。」（舊唐書賈言忠傳）後李德裕於蜀中建籌邊樓，左右分畫南道及西道邊裔地圖，召習邊事者指畫商訂。（參新唐書李德裕傳）這都是以地圖爲向外發展之初步工作。北宋時武力雖不如漢唐之盛，但因志在恢復東北失地，亦頗繪製些邊裔地圖說。（參拙著中國地理學史第二章，第九節。）而且沈括就靠了樞密院的舊圖籍，和「地訟之籍」，去抗拒契丹無理要求。（參宋史沈遘傳。）後來即因「奉使按邊，始爲木圖，寫其山川道路。」皇帝見了，便「召輔臣同觀，詔遼州皆爲木圖，藏於內府。」（參夢溪筆談）這種木置的邊疆地形模型，較之馬援聚米的臨時辦法，自然更有價值；可是這種製作，大概在南渡以後失掉了。明代爲防禦蒙古人南侵，在北方築了許多偉大的邊牆；（長城）同時亦畫了不少邊防地圖。現在不但有一小部分明代和清初關於各邊的繪本及刻本地圖，可以看到，（藏故宮博物院及北平圖書館）而且普通刻本地圖，（如廣輿圖，地圖綜要之類）照例有九邊的圖說附刊着。

至於獻地圖之連帶於獻「江山」，歷史上不但亦有記載；並且國人對於地圖之感覺嚴重性與祕密性者，恐怕就是根源於此，尤其是張松獻地圖的故事與戲劇，影響最大。關於這件事，在古籍上的根據，依個人所知，有三國志先主傳注引吳書的一段文字：

「備見張松後，得法正，皆厚以恩意接納，盡其懇懃之歡；因問蜀中闊狹，兵器府庫，人馬衆寡，及其諸要害道里遠近。松等具言之，又畫地圖山川處所。由是盡知益州虛實也。」

這裏所謂「畫地圖山川處所」，亦許就是所謂「畫地成圖」，或是在紙張布帛上一面說一面畫，並不是捧了一捲現成的地圖去獻給劉備。不過在戲劇上如此表演，比較明顯簡單而已。其他類此的事，以前東漢時南匈奴祕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次年即求內附。（參後漢書南匈奴傳）。這是真的獻地圖了。唐代河西隴右，曾陷於吐蕃，及大中間，「沙州刺史張義潮，遣兄義澤以瓜州伊肅等十一州戶口來獻。」（舊唐書宣宗本紀）新唐書吐蕃傳亦記此事，卻說「奉瓜州伊肅等十一州地圖以獻」。舊唐書地理志亦云：「大中咸通之間，隴右遺黎，始以地圖歸國。」可見獻「地圖」和獻「戶口」是表示同樣的作用。而通常之稱國土爲版圖者，其理由亦復如此。唐代南詔及伽沒路國，都曾貢獻地圖，（見新唐書南詔傳及西域傳上。）這種獻地圖，和別的性質不大相同，是上獻殊方異物的附帶品，大概借此表示他們向化的誠意而已。不過，這意義卻是和其他獻地圖的事一樣的。北宋天禧二年，「富州刺史向通漢，以五溪

地理圖來上」。(參玉海卷十六異域圖書)那是實際上內附的表示。同後漢時郭衡之奉匈奴地圖性質是相同的。元初淮西夏貴，受張懋的運動，竟上地圖以降，(參新元史張子良傳)這樣以漢人而獻「地圖」與外族，在以前似乎沒有見過這一類事實的記載。(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國立浙江大學國命旬刊第五期)。

中國歷史上之土地疆域圖

關於國內疆域地圖之最早而明白的記載，不能不溯源於周官。周官「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小司徒之職：「地訟以圖正之」。遂人亦「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此外則周官冢宰，司會，司書，都講到「版圖」和「土地之圖」。周官這書，即使是偽書，但其內容著者必據當時實情而加以想像，不會完全虛構。而且這些版圖，或土地之圖，至少在春秋之世已經有了。論語鄉黨：「式負版者」。鄭註解「負版者」為邦國之圖籍。鄭司農釋「版圖」是「版，戶籍；圖，地圖也。」這解釋大致是不錯，而且此地所謂版圖，大概和後世的魚鱗圖冊差不多。（參地政月刊第一卷八期梁方仲代魚鱗圖冊考。）所畫的地域，比較小而詳細。此外另有地大而圖略的都邑郡國之圖，以及全國的總圖，而這些總圖，大概又是從小的版圖以次綜合而成的。

這種土地之圖，在行政上最緊要的功用是明疆界。西漢匡衡即依舊圖疆界之誤，多收田租，以至「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竟坐免。」

漢書匡衡傳：「初衡封僮之樂安鄉，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南以閩陌爲界。初元元年，郡圖誤以閩陌爲平陵陌，積十餘歲。衡封臨淮郡，遂封真平陵陌以爲界，多四百頃。至建始元年，郡適定國界，上計簿，更定圖。言丞相府，衡爲所親吏趙殷曰，主簿陸賜故居奏曹習事，曉知國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計時，衡問殷國界事，曹欲奈何？殷曰，賜以爲舉計，令郡實之，恐郡不肯從實，可令家丞上書。衡曰，願嘗得不耳，何至上書，亦不告曹使舉也，聽曹爲之。後賜與屬明舉計曰，案故圖安樂鄉南以平陵陌爲界，不足故，而以閩陌爲界，解何？郡卽復以四百頃付安樂國。衡遣從吏之僮收取所還田租，穀千餘石，入衡家。司隸校尉駿，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衡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以一統，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國界。計簿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盜土以自益。及賜明阿承衡意，猥舉郡計，亂滅縣界，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於是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爲庶人，終於家。」

爽之怒。

三國志孫禮傳：「太傅司馬宣王謂禮曰：今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決之；虞芮得文王而了，宜善令分明。禮曰：訟者據墟墓爲驗，聽者以先老爲正，而老者不可加以覆楚。又墟墓或遷就高敞，或徙避仇讎，如今所聞，雖臯陶猶將爲難。若欲使必也無訟，嘗

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辭訟。昔成王以桐葉戲叔虞，周公便以封之。今圖藏在天府，便可於坐上斷也，豈待到州乎。宣王曰：是也，當別下圖。禮到按圖，宜屬平原；而曹爽信清河言，下書云：圖不可用，當參異同。禮上疏曰：管仲霸者之佐，其器又小，猶能奪伯氏駢邑，使沒齒無怨言。臣受牧伯之任，奉聖朝明圖，驗地著之界。界實以王翁河爲限，而鄒以馬丹候爲驗，詐以鳴犢河爲界，假虛訟訴，疑誤臺閣。竊聞衆口鑠金，浮石沉木，三人成市虎，慈母投其杼，今二郡爭界八年，一朝決之者，緣有解書圖畫，可得盡按撻校也。平原在兩河向東上，其間有爵隄。爵隄在高唐西南，所爭地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餘里，可謂長太息流涕者也！案解與圖奏而鄒不受詔，此臣軟弱，不勝其任，臣亦何顏尸祿素餐，輒束帶著履，駕車待放。爽見禮奏，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在家期年。衆人多以爲言。除城門校尉。」

由此可見古時地圖都畫明疆界。但在不必要時，並不換繪新圖，所以到了發生問題的時侯，只能去翻檢多年以前的舊圖。不過，在封建土地的時候，區域大小，不能不用地圖來定明，所以漢代封王，例須奏與地圖。

史記三王世家：「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與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與地圖，請所立國名。」

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十六年：「初巴蜀既平，大司馬吳漢上書，請封王子，不許。重奏連歲。三月，乃詔羣臣議。大司空融……奏議曰，……臣議大司空上輿地圖，太常擇吉日具禮儀。」

這些圖一經繪定以後，如在行政疆域上無特殊變動，圖亦不常改繪的。及唐宋之世，乃有三年，五年，閏年，再閏，或十年一造送的制度。

唐會要職方員外郎：「建中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請州圖每三年一送職方，今改至五年一造送。如州縣有創造，及山河改移，卽不在五年之限。後復故。」

宋史職官志，兵部職方郎中：「員外郎掌天下圖籍，以周知方域之廣袤，及郡邑鎮砦道里之遠近。凡土地所產，風俗所尚，具古今興廢之因，州縣之籍，遇閏歲造圖以進。四夷歸附，則分隸諸州。底田屋錢糧之數以給之。……國初令天下每閏年造圖，納儀鸞司。淳化四年，令再閏一造。咸平四年，令上職方轉動，查本路諸州圖，十年一上。」

這可以推見當時對於疆域地圖之重視。而州縣圖上集於各道路，各道路又上集於兵部職方，亦可以想見當時中央所有地圖之來歷與程序。所以唐代的十道圖和宋代的十八路圖之類，（參拙著中國地理學史第二章第五第八兩節。）大概都是這樣綜合而成的。

這裏有個問題：就是古代這種土地疆域之圖和兵事地圖，是否是一個來源，還是來源各別。我們用由今推古的辦法來測度，大概是同出一源的。有些軍事上應用的地圖，至多根據這

種地圖改畫，以應特殊需要而已。如果這推測不錯，那麼周官所述司馬，司徒所掌地圖，好像是性質各別，來源不同，正可以回頭證明周官此書是一種理想的政治計劃，並不是完全根據事實的記載。後來唐宋職方之制，本起源於北周之模倣周官，而實際上地圖都集中於兵部職方。和司徒相當的戶部，卻不大看到掌管地圖的記載，實際上即使有，亦是很少。不過那些戶口，賦稅的版籍，卻仍歸戶部掌管。如此說來，那麼古代的所謂「版」和「圖」，在隋唐以後，便爲兵戶兩部分開了。至於專涉軍政的邊防圖籍，亦是到隋唐以後才漸漸多起來，以前是極少的。

還有一個問題是：古來各地方的疆域地圖，是否到處都是完備。這問題一時不能作簡單明確的答復。約略說來，中國除掉割據偏安的時代以外，秦漢以後，各地的行政地圖是相當完備的，尤其是在唐宋明清的全盛時代。不過有些邊疆荒僻之地，圖上即使畫着，內容當甚簡略，如以前我講到漢代的閩越匈奴等地圖之簡略，（參前篇）便其例證。有時因邊遠四夷，地理知識極少，圖上面畫不出山川道里，只能畫些番夷的衣服狀貌，風俗生活之類。這種外國圖，簡直和山海經圖及職貢圖差不多了！（參拙著中國地理學史第一章第二三四節。）

此外還有兩種圖籍，可以在這裏附帶提及。一種所謂國照圖。

崇文總目，及通志圖譜略俱著錄孫結大唐國照圖各一卷。宋史藝文志作「孫結唐國鑑圖一卷。」通志藝文略又錄「太康國照圖一卷，孫結撰。」「太康」，大概是「大唐」之誤。

宋史藝文志：「曹瑋國照十卷，元和國計圖十卷。」崇文總目：「元和國計圖一卷，曹瑋撰。」通志藝文略：「曹瑋國照十卷」按「曹瑋國照」或即「曹瑋國照」之誤。玉海卷十五，唐須知國鏡：「書目，二卷，唐左武衛兵曹瑋撰。瑋案六典戶部十道筭，及探諸節府賦稅戶額物產，京畿文官，百官俸給，以至岳瀆山川，四夷八蠻，並攝其機要，使覽者纖毫無遺。」

這種國照圖，大概以文字表解為主體，地圖亦許沒有；即使有，亦是很少而很簡略；但其中便於行政上應用的統計圖表，恐怕是不少的。至於這種圖籍之根據，大體是淵源於戶部表冊，和兵部的地圖，來源不同。不過牠的功用是和行政地圖差不多的。

還有一種，就是所謂對境圖。

玉海，地理圖，元祐職方圖：「舊有西界對境圖。自與師西討，諸處所奏異同。元豐五年六月己未，詔畫五路都對境圖。」又異域圖書，元豐五路對境：「五年六月己未，上批先有西界對境圖，西討以來，奏報文字，指畫道里多異同，無以考證。今逐路選委出界，熟知賊境次第者，差畫工同指說山川堡寨，西賊聚兵處地名。畫對境地圖，以色別之，上樞密院。候到，取舊對境圖，及軍與奏報，比對考校，繪爲五路都境圖。」

這種圖一方面是政治性質的國界圖，一方面亦可以說是邊防地圖。（二十七年七月十日浙江大學國命旬刊第七期）

地圖閒話（二）

丁文江先生在再版中國分省新圖序言中說：「地圖有說明，是中國舊有地圖的特色，是世界通行的地圖沒有的。如果地圖的縮尺和投影是準確的，印刷是清楚的，符號是明顯的，根本用不着說用不着解。舊圖之所以有說，是因為非說不明的原故。例如某處到某處多少里，舊圖縮尺和投影不準，或是根本沒有縮尺和投影，只好列之於說。新式的地圖，讀者儘可隨時照縮尺自己去量，用不着再用方輿紀要式的文章或是統計表來幫助牠。我們並不是說圖以外不需再有說明地理的文章。但是這是做地理教科書或是地理論文的人的事，不必附在地圖裏面的。」

這一節話論「說解」在地圖上的作用，甚為確當！其實，中國舊地圖之有說解，固然是由來已久，但亦有圖詳細而說解很少的。去年我曾經寫過一篇文字，論「地志與地圖」的關係，（見禹貢半月刊第二卷第二期）說明中國古來的地志，有許多是由地圖變化出來；而且地圖中說解之增多，正是表示地圖之沒落。這說法頗可與丁先生之說相引證。後來在四庫提要中又見到類似的言論，雖然話是說得很隱約：

四庫全書提要地理類總序：「元明以後，體例相沿，列傳侔乎家牒，藝文溢於總集；未大於本，而輿圖反若附錄；其間假借夸飾以移風土者，抑又甚焉！」

「輿圖反若附錄」，這話暗示着「地志原來是以輿圖爲主體，而說解爲附」的意思。可見地圖之退化，和地志中說解之太多，或者竟沒有圖，那還不能算名不副實，不必苛求；可是，以地圖爲名的書，至少應該以圖爲主體，決不能以說解文字來喧賓奪主的。

歷史是連續的，中國一方面保存着古代有文無圖，和圖少字多的地理圖志，一方面現在坊間成本子的地圖，亦還照例有說解附着。有些是圖說相間，有些上圖下說，圖和說分成兩部而合訂着。這體制都「古已有之」了。假使這些圖將來和古圖志遭遇同樣的命運，把圖散失掉而只剩說解，那還不是同有志無圖的元和郡縣圖志和元豐九域志之類一樣麼！而且，這些書籍的名目，亦依舊叫做地圖，並不叫地志！

近來坊間流行的地圖附說越來越多，頗有將地圖「進化」而爲地志的趨勢。有些圖後附有表解，（這辦法亦是古已有之。明代之廣輿圖和職方輿圖之類，差不多每圖之後都有一個表附着。）拆開了頗可獨立爲一本中國或世界地理表解。有些圖後的記述，幾乎自成一個系統，和地圖並無密切的關係。甚至於在世界地圖後面，可以從日月星辰等天文地理講起，那不但是世界地誌，並且是地學通論了！最近商務印書館又出了一本「中等教科適用」的「最新世界地圖集」，全書分量約有半寸厚，定價二元二角，價錢還不算貴。雖說我們翻開一看，裏面真正的地圖集只占三十二面，除附表八面，地名索引五十九面外，其餘的附說卻占了一百七十五面，但是附說中所列的統計表，照片，和簡圖，都相當充足。我們如果把這本所謂「世界地圖集」改

稱爲「世界地理志略」，或者竟用作中學的地理教本，也沒有什麼不可的。因爲現在歐美新出的地理教本中，其編製亦有很像這一類「地圖集」的。

有許多地理上的事實，用文字不容易說明，或者說不明白的，卻很容易在地圖上表明出來。因此，學地理的人，有了好地圖作參考，比單看文字說解容易明瞭而記憶。這道理大概是無需乎經過教育心理學家的測驗才證明的。所以近代歐美新出的地理書——尤其是地理教本，——有插圖日漸豐富，而文字反形簡約的趨勢，因爲事實既已在圖上表示了，說解本來是多餘的。這情形恰恰和咱們中國的地圖相反。

我們希望地圖的勢力侵入地志中去，而地圖中的地志，卻應該盡量「縮短戰線」，最好是全部退出！

在古代，繪圖方法單簡，圖上畫不清，只能用表解說來補充。現在繪圖方法進步了，統計表解多可以想法子在圖上表現出來，而我們中國新出的地志和地圖中間，亦還附了許多繁瑣的統計表和數目字的記載。這樣，彷彿地志，地圖，和年鑑是三位一體！我們是不是沒有方法使牠們「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呢？

本來，畫地圖不一定全是地圖專家的事，許多自然界和社會現象，要表示地域分布的，都可用地圖畫出來。動物，植物，氣候，物產，交通，以及民族，語言，風俗，宗教，歷史，都有分布圖可畫，而且那些圖，要靠各專家研究的結果，繪圖專家是不能憑空製繪的。地圖專家

一方面在地圖的基本工作，如經緯度，比例，地勢，方位等等努力求精確外，一方面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專家，亦可以努力於中國的各種事物分佈圖的製作。單單開列着許多統計表是未必盡了科學之能事。

中國人之講人文地理和區域地理，已經有人談了好多年。可是，事實上用人文地理和區域地理的方法，對於中國地理作實際研究的，卻並沒有很多的成績可觀，彷彿只在空泛的理論中兜圈子。這裏面自然有各種原因，但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由於各種分布圖還沒有多少成績可以利用的緣故。自然，有些圖是要地理學在研究的時候隨時改製或創作，亦有些圖是一時不能速成的，因為某種分布圖的完成，就表示那一種的調查研究亦差不多完備了！

近來商務印書館又出了幾張中等教科用的分類掛圖，如中國人口圖，農林畜產圖等，這些雖是簡單，卻是很有用的工作。不過把農林畜產都畫在一張圖上，看起來不甚明顯，最好農林與畜分為兩張。畫地圖本不必以詳密見長，亦應以簡明取勝。尤其是這種分類圖，最好每一個圖能給閱者以一個簡單而醒目的印象。

我們還希望各機關或私人有比這些更詳備的各分類圖出版！

中國的新事業和新學術！彷彿什麼都剛在起頭，前面有不少坦蕩的大道需要我們去開闢！大家不必儘往那偏僻的舊道上擠！（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大公報圖書副刊一百零六期。）

地圖閒話（二）

在寫了上次的地圖閒話之後不到二十天，就看到胡煥庸先生編著的江蘇圖誌，（中央大學地學系出版，南京鍾山書局發行。本報史地週刊第六十五期有洪思齊先生的介紹。）這書彷彿是爲我的意見作例證而著的。因爲我主張把地理圖誌中的說解取消或減少，又希望學者們多製些分類的地圖；這兩點都在江蘇圖誌中實現了！書的內容是以江蘇的地質，土壤，氣候，水利，農產，鹽墾，交通，以及人口等分布圖三十三幅爲主體。各圖附着簡單的說明，是補圖繪之所不及，並不是獨立的地誌。所以這不僅是一本圖多說少的地圖，又可以說是以圖代說的地誌。（也就是所謂 Map Geography）但同一般說解很多的地圖比較看來，卻可以不叫做地誌而稱之爲江蘇地圖集的。

各圖中地名很少，在這圖上去找江蘇地名，亦許找不到；不過，我們如果要知道江蘇的地文，產業，交通，等分佈的大勢，看了這本圖便可一目了然，比看許多繁瑣的說明和統計數字清楚得多了！由此更可證明講地理並不全靠說話，文字，和統計表。

圖誌中獨缺少完備的江蘇地形圖。關於地形的，只有南京和銅山兩圖。這在著者亦許以爲有申報館的中國新地圖，或中國分省新圖可以參考，不必複製之故吧？不過，地形圖是研究人

文地理或區域地理的基礎，翁文灝先生在他的中國分省新圖序中說得很明白：

「中國近年之言地理學者，率以注意人地關係爲言。其述中國地理也，更多以自然區域爲尙。空言相託，教學兩難。此皆非有適宜地形圖與人文圖相對照，不可得而明者也。良以自然區域，原非可以若干學者之臆想強分而盡同者，亦非如政治區域之一線劃分，清晰有定。不因地形之自然，而以某山某河，強爲區畫，亦益增其入爲的性質而已，更何以喻於自然與人生之關係。今如手此一編，則如四川之盆地，蒙古之高原，冀豫之平野，齊魯之邱陵，固莫不躍然紙上，不解自明。而何地人口之所以滋生，何區開發之所以不易，亦皆人人所喻，而初無待於繁言與說而後明也。此地圖之爲用，固當如此，而本圖所冀爲中國圖學之新紀元，作大輅之樞輪者，蓋亦在此矣。」

可是，僅僅有了地形圖而沒有地質，土壤，氣候，以及各種人文分布圖來作參互比較的研究，那麼所謂人地關係也者，亦還是片面的事實，地理上各要素的關係和各區域的統一性，仍然得不到明確的着落。現在這本江蘇圖誌的編製，正可以補足這缺憾，——雖則內容的地域範圍還只限於江蘇一省，但以性質而論，研究區域地理的各要素，大致都完備了！所以，這一本圖誌的編行，不僅爲中國地圖另創一個新局面，並且替研究中國地理的開闢了一條正當的大路。

胡先生以前曾著江蘇省之農業區域一文；（載地理學報創刊號）又在前年同中央大學地理

系學生數人往江蘇江北各地考查一月，編有兩淮鹽墾實錄一書。（本刊第七十九期曾介紹）江蘇圖誌中一部分的圖，就採用那兩種著作中的。胡先生還著有安徽省之人口密度與農產區域一文，（地理學報一卷二期）和江蘇省之農業區域可稱「姊妹篇」。我們希望胡先生或其他地理學者，能再有與江蘇圖志類類的安徽圖志、浙江圖志以及黑龍江圖志等等陸續編行。那麼「中國地理」之學，庶幾乎可以定下一個穩固的基礎！

丁文江先生在再版中國分省新圖序文中又勸人家少講些龍脈，少畫些筆架。其實，筆架式的山，在舊地圖上固然不少見，而一般現行新地圖中的山，並不是「筆架」，卻畫得有點像毛蟲，亦彷彿似水藻。（一時想不到更合式的比喻）這畫法頗便於和龍脈之說相「勾結」，而「筆架」法倒不容易被利用的。因為「筆架」本不過是山的符號，其意和三角點之表示高山相彷彿；所以把許多「筆架」連着表示來龍去脈的畫法，在舊地圖中亦不多見。

翁文灝先生的中國山脈考已經發表好幾年了！可是，我們試翻翻坊間現行的中國新地圖，還多數按照山脈分水的原則，畫着脈絡分明，枝幹蔓延的「水藻」。湘贛界上；依舊畫着南北走向的羅霄山，幕阜山脈，河洛涇渭之間，依舊畫着西北趨向東南的梁山、橋山、和隴山山脈；嘉陵、涪岷之間，亦依舊畫着西北向東南的劍門、鹿頭山脈之類。在知識階級裏面，這種已經科學否定的事理，還是因仍舊貫，沿襲不改；可見社會改革家要想把他們的理想，用語言

文字去改革大衆的生活習慣是多麼困難的事！

據日人小川琢治氏的說法，中國古籍中的五嶽真形圖和近今的地形鳥瞰圖相類。（見所著支那歷史地理研究第一集中支那地圖學之發達一文）這說法頗近情。可是，這種近乎科學的地圖，其製法雖發明於中古，到後來便變成符咒，倒是這種玄學式的山脈觀念和堪輿家龍脈之談，卻依舊流傳於現代的中國！本來，原始的科學是宗教、迷信以及玄學的附庸，所有近乎科學的發明，亦無非偶爾從「嘗試錯誤」（trial and error）中得來。所以中國的宗教、迷信、和玄學，對於中國學術史的關係很重要，我們決不能因為牠們違反科學而不問。這真是閒話了！

如把畫着山水的地圖就算作地形圖，那麼中國的地形圖起源很早。山海經原來有圖的，那圖中間有沒有山水畫着，現在無從證實，暫置不論。周官大司徒和司險所掌的地圖，都言及「山林川澤」，管子地圖篇亦說到「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可見古地圖上都畫有山水！不過周官管子的著述的時代有問題，亦不足爲典要。那麼史記大宛傳亦說「天子按古圖書，名所出山曰崑崙」，漢書嚴助傳有「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之言，李陵北伐匈奴，亦「圖所過山川地形」。（據漢書李陵傳）可知地圖上畫着山川地形，至遲在秦漢都已經實行，那是一定無疑的。只是那圖上的山川怎樣畫法，現在卻無從考究。大概至少有「筆架」作山的符號吧？說不定有更細密的山水畫着。因爲我疑惑「筆架」是較晚的圖例，在有了刻版的地圖以後。據說，講中國繪畫史的，有中國山水畫源於地圖之說，（這是一位朋友告訴我的，後來我問他見於何

處，他說記不得了！希望海內博雅之士，能以主張這一說的文字見示！不勝感謝！）這說法亦有點道理。因為山水畫之成爲藝術是後起，而地圖上的畫山水是比較的早；從實用技能漸變爲藝術，頗有可能。拾遺記上還載着吳主趙夫人繡地圖的故事，又說圖上有一五岳河海城邑行陣之形」。刺繡該有圖畫作底子，可見當時畫地圖的藝術亦很精妙了！（但只是精妙而已，正確與否是另一問題。）直到清初雖已有科學測繪的地圖，而現在所見清內閣所藏的許多舊圖，亦還是山水畫似的。此法恐怕來源甚古，自魏晉以來，沒有多大改變過！可是，這不足以爲山水畫源於地圖之論證。我們亦可以說地圖和山水畫是平行發展的。後來畫地圖的，亦許利用山水畫的方法。

* * * * *
裴秀所論制圖六體，（見晉書本傳）陳義雖高，事實上他的禹貢地域圖未必真合乎他的理論，尤其是所謂「高下」之體，決不能把山嶺原隰的高下真確地畫出來，至多用文字約略注明距離而已。現在據軍事家說，比例作二萬五分之一以下的地圖不合軍用，即使畫着科學測定的等高線。這是因爲比例小了，兩條鄰近的等高線之間的山嶺起伏，在圖上都表示不出來。倒是舊式的地圖，卻可以老老實實的畫上各式的地形，或者用文字注明白。所以在古時候，用這種地圖去行軍，亦可以應用，而「獻地圖」之等於「獻江山」的舊觀念，亦幾乎是「家喻戶曉」的。

據說，小孩子畫圖，往往把他們所注意而認爲有用的畫得特別誇大，其他都畫得很簡略，甚至於沒有。原始的地圖和小孩子畫圖取相似的態度；緊要而熟悉的地方，在圖上畫得特別詳細，篇幅亦占得大；荒僻無用之地，即使萬山重疊，曠野千里，可以畫得很簡略而占着極小的篇幅。這種地圖，自然談不上比例。可是，其中亦有一個補救之法；便是用文字來注釋。此所以舊地圖之離不了說明也！

裴秀製圖六體中，既有「分率」一項，（即今所謂比例）又有所謂「道里」，以現代的地圖繪法看來，似乎是重複的；因爲有了正確的比例，道里可以在圖上量出來，不用另畫什麼。大概那時候地圖上的比例一定不正確，不能不另用文字來註明道里，「庶不致誤」。現在頗有人以爲舊地圖沒有比例而不正確，根本靠不住的。其實，舊圖雖沒有比例，所註的道里多半是由實際旅行的經驗得來，亦相對的正確。所以，近來中國雖有人看不起舊圖，而外國學者倒往往有誇獎中國舊地圖之正確的。現在坊間流行的新圖，不乏以比例尺點綴門面者，這種假科學的（pseudo-scientific）地圖，倒不如沒有比例尺的舊圖好了。（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十二日大公報書副刊第一百二十一期。本篇末原有論及中國古昔地形模型一節，因已編入中國地理學史中，故刪去）。

附錄

明代倭寇史籍誌目

錫山王君以中（庸）著明代邊防圖籍錄（載地學雜誌），及海防圖籍錄（載清華週刊）第三卷第九十期文史專號，搜羅完密，允稱精賞，惟所著海防圖籍錄緣由有云：『以地理設施及輯明代倭寇始末引用書目，大都與其所輯者隱相照合；因囑余爲補輯。竊思明代海防，雖間爲紅毛等國而設，究以禦倭爲重，故論海防者，罔不按倭寇出入所由，以定防禦之大計，是海防與倭寇實相爲樞紐者也。不揣樛昧，爲補是篇，惟所錄僅止於專載海防及倭寇之書，其史料方志文集奏議以及筆記有涉及倭寇事者，則請俟諸異日。』

此篇專及書籍，未涉輿圖，因論海防之書，大都首揭海圖，其有圖無書者不數數觀，未敢臆斷其內容也。

頃以王君之命，將海防圖籍錄內之涉及倭事者二三篇附載於後，以便閱者檢查。未學膚受，見聞譴陋，續貂之誚，在所不免，伏維大雅君子進而教之。

王士騏皇明馭倭錄九卷

北平圖書館藏明刊本

四庫書目著錄浙江巡撫探進本，入雜史類存目三，提要云：「士騏字問伯，太倉人，尙書世貞子。萬曆己丑進士，官至吏部員外郎，坐妖書獄削籍。明史文苑傳，附載世貞傳末。是編乃其爲兵部主事時探明一代倭寇事蹟，起洪武元年，訖萬曆二十四年，凡當時所奉詔旨，及諸臣奏議，並中外戰守方略，案年編紀，本末頗具。自序以爲薛浚考略，王文光補遺，鄭若曾籌海圖編，多取野史爲證，往往失真，故所錄皆就國史中拈出。然當時奏報亦多掩敗爲功，欺蔽蒙飾，國史所載，正未必盡爲實錄也。」按此書大都根據明歷代實錄，略引籌海圖編水東日記世經堂集及世廟識餘錄諸書，以補充之，起洪武二年，至隆慶六年止。提要所云：起洪武元年，訖萬曆二十四年，實誤。蓋書尾附萬曆二十四年御史朱鳳翔爲胡宗憲奏請優敘之章，遂致牽混年月。又此書不載月日，並有前後倒置，脫簡闕文，別風淮雨，無頁無之，殆急就成章，未遑覆校歟？茲覆按實錄各書，爲校補二卷，補遺九卷，俾成完璧。再此書流傳甚少，僅見兩本；一藏於北平圖書館，一藏清華大學圖書館。而兩本略有異同，清華藏本後有附錄二卷，首爲歷代通倭事略，次爲日本寄語，及詩文雜錄，非關明代倭寇之本事也。著者之事蹟及其他著作，皆詳拙著馭倭錄校補云。

胡宗憲籌海圖編十三卷

明天啓刊本

四庫地理類二著錄安徽巡撫採進本，提要云：「宗憲字汝貞，號梅林，績溪人，嘉靖戊戌進士，官至兵部尚書。督師剿倭寇，以言官論劾下獄庾死。萬曆初追復原官，諡襄懋。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首載輿地全圖，沿海沙山圖；次載王官使倭略，倭國入貢事略，倭國事略；次載廣東福建浙江直隸登萊五省沿海郡縣圖，倭變圖，兵防官考及事宜；次載倭患總編年表；次載寇迹分合圖譜；次載大捷考；次載遇難殉節考；次載經略考。明史稱趙文華督察浙江軍務，宗憲深附之，總督張經破倭於王江涇，文華盡掩經功歸宗憲，經遂得罪。又陷撫臣李天寵，文華還朝，力薦宗憲，遂擢顯秩。宗憲又因文華結納嚴嵩，以爲內援。其喜功名而尚權詐，誠有如傳贊所云「奢黷蒙垢」者。書中載胡松撰王江涇捷事略，專述宗憲之功，不及張經，與本傳符合，是其攘功之實證。然其他若載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平望之捷，陸涇之捷，十一月後屯之捷，清風嶺之捷，三十五年仙居之捷，七月乍浦之捷，十一月龜山之捷，及金塘淮揚寧台溫之捷，又紀剿徐海及擒王直始末，大端與明史紀傳均相符合。則宗憲之保障東南，尙不爲無功。經略考三卷，內凡會哨鄰援，招撫城守，團結保甲，宣諭間諜，貢道互市，及一切海船兵仗戎器火器，無不周密。又若唐順之張時徹俞大猷戚繼光諸條議，是書亦靡不具載，於明代海防，亦云詳備。蓋其人雖不醇，其才則固一世之雄也。」

按此書爲鄭若曾撰。王庸繆鳳林施鳳笙諸君已詳論之，茲不贅。

鄧鍾籌海重編十卷

北京大學圖書
館藏舊抄本

四庫地理類存目四著錄兩淮馬裕家藏本，提要云：「鍾字道鳴，晉江人，萬曆二十年倭大入朝鮮，海上傳警，總督蕭彥命鍾取崑山鄭若曾籌海圖編刪其繁冗，重梓成書，冠以各處海圖，次記奉使朝貢之事。又分按江海諸省，記其兵防制變各事宜，而以經略諸條終之，以前代舊聞，亦間有引證，前有彥序一篇，極稱胡宗憲功，亦當時公論也。」

光緒泉州府志勳績：「鍾父名城，爲狼山副總兵，與俞大猷共事，擊倭有功。鍾字元宇，萬曆丁丑進士。先爲廣東東山參將，有武功；歷前軍都督，任四川貴州都督，以征苗播大功，加護國大將軍。鍾武健多智略，熟兵書，善用古法。」按鍾家學淵源，功垂邊隅，其爲都司時，奉蕭彥命著此書以備防海者之採納，而大都襲籌海圖編之文，倭寇事跡，僅略增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其父城之戰功，及四十年以後之事，餘則於每篇之後加以按語，間爲引證而已。

鄭若曾江南經略八卷

北平圖書館藏
明隆慶刊本

四庫兵家類著錄兩江總督採進本，提要云：「是編爲江南倭患而作，兼及防禦土寇之事，八卷之中，每卷又分二子卷，卷一之上爲兵務總要；卷一之下爲江南內外形勢總考；卷三之上至卷六之下分蘇州常州松江鎮江四府，所屬山川險易，城池兵馬，各附以土寇要害；卷七上下論

戰守事宜；卷八上下則雜論戰具戰備，而終以水利積儲，與蘇松之浮糧。明季武備廢弛，法令如戲，倭寇恆以數十人橫行數千里，莫敢撻鋒，土寇亦乘之不靖，若會此書，蓋專爲當時而言，故多一時權宜之計。福建林潤，時爲應天巡撫，爲評而刊之。所評多遷就時勢之言，然所列江海之險要，道路之衝僻，守禦之緩急，則地形水勢，今古略同，未嘗不足以資後來之考證，究非紙上空談，檢譜而角觝者也。」

按此書北平圖書館所藏明隆慶本與四庫本互有異同，四庫本將林之評語多刪去，而明刊本又少圖說數篇，蓋四庫本較詳於明刊本。如能合兩本互校之，有功於是書不尠。明刊本首有林潤序，此傳是樓書目所以誤爲林潤撰也。

平倭錄

四庫著錄江蘇周厚堉家藏本，入雜史類存目二，提要云：「不著撰人名氏。記明任環平倭事蹟。萬曆中吏科給事中翁憲祥，巡撫陝西監察御史吉人重刊。憲祥作前序，人作後序，亦不言爲誰作也。嘉靖癸丑倭寇由越入吳，環時爲蘇州府同知，力戰殲之，以功晉山東布政司參政，卒贈光祿卿。是編首乞歸終制疏，蓋環用兵時適丁生母艱，事平因上此疏；次錄諭祭碑文誌銘，及其孫可復所錄事蹟；又以環所著詩文簡牘名山海漫談並列之末；又附後人歌頌詩文，合爲一帙；編次叢雜，漫無體例。海虞陳禹謨說儲環方出兵時，以靈棋經占得益友卦，其繇曰：「客有王孫，來叩我門，語我福慶，主得蒙恩。」薄暮常熟王公鐵果叩門，遂決策進

兵，我師大克云云。而此錄無之，蓋小說附會之談，不足據也。」

朱平涵平倭錄

見籌海圖編。作者蓋有慨於胡宗憲功成罪及，故錄其功蹟獨詳，自嘉靖三十三年宗憲爲巡按起，訖四十四年宗憲卒，乃褒揚宗憲之作。與前編平倭錄名雖同而事則異。前編既少流傳，此編亦僅於圖編附載，尙未見有單行本傳於後世，故其人亦不可考云。

宋九德倭變事略四卷

勝朝遺事本

海鹽縣志文苑傳云：「九德字常吉，衛官舍貢教授。嘉靖倭變時，九德嘗取幕府日記報，爲東夷事略二卷，談倭擾時事及諸帥功罪頗晰，足備海上一時故實。」今東夷事略不見流傳，不知卽此篇之別名否？然其自序云：「自嘉靖癸丑歲，倭夷騷動閩浙蘇松之境，患我邑數載勿靖，幸而漸就殲滅，然東南罷敵極矣。余世居海濱，目擊時變，追惟往昔，四郊廛舍，鞠爲煨燼，千隊貔貅，空填溝壑，旣傷無辜之驅命，復凌有生之脂膏，同者與憐，見者隕涕。矧余本支世胄，盡忠效死，叨蔭國恩，余也能無記述示子姓，俾識艱以善繼前人之志乎？」則此兩編名異而實一。倭變事略序事年月日，記之頗詳，蓋卽縣志所謂「取幕府日記」，故能如此之明晰。序事起自嘉靖三十二年，訖於三十八年，而自序作於三十七年十二月，其爲序先作而書後成可知。記事詳海鹽之寇，而他處之寇亦略附載，作海鹽倭寇之實錄可也。

鄭茂靖海紀略二卷

勝朝遺事本
鹽邑志林本

光緒海鹽縣志名宦云：『茂字士元，莆田人，進士，嘉靖三十二年冬，知海鹽，應變有膽略。時倭擾海上，茂以才選來令，豫儲守具，增築子城，四拓睥睨，爲敵台者十八，移倉廩，清野。次年夏，倭薄城，茂籍軍民乘城，部分僚吏，乃衛職督之，禁絕城避者，而納其緹以入者，晝夜巡行，給糗餼衣絮，或親扶其不力者示激勵，且設法燬賊攻具，倭乃解圍西去，城竟得全。當是時倭南穴石墩，北穴柘林，鹽介其中，村落焚劫幾空，茂弔死扶傷，日不暇給，而一切調發，受檄制府，輒咄嗟辦，人咸服其才敏，後以奏駐塢之捷，拜白金文綺賜，尋擢給事中。』

此編專記其防禦倭寇之事，俱爲身歷之談。敘事自嘉靖甲寅，訖丙辰，可想見三年守禦之勤勞。夫茂以進士作宰海隅一小邑，值汪直等引外寇以擾內地，飄忽千里，勢饒鴟張，乃能率領鄉兵，困守孤城，支持三年之久，以視封疆大吏，棄省垣於不顧，大判霄壤。可見官無論大小，職無論文武，旣遭風雨飄搖之際，當乘禮義干櫓之心，則雖強敵在前，誓死勿去，天必報以成名。讀是書尤令人發敵愾之氣，可垂不朽於後世矣。其所紀事實，大略與倭變事略相同，惟入寇之日，間有異耳。杭州府志兵事篇，謂此編據當時官報，多得其實，則時日可以此爲準。後附全城志記倭寇之事，以補其不足云。

張鼐吳淞甲乙倭變志二卷

常熟國書館藏

四庫著錄浙江巡撫採進本，入雜史類存目三，提要云：「鼐字世調，華亭人。萬曆甲辰進士，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詹事。吳淞倭患在嘉靖甲寅乙卯之間，故記二歲事獨詳。上卷分紀兵紀捷殲渠周防四目，下卷分十德十勳十忠十節僧兵狼兵鹽丁遣祀三大學四辯士兩孝子三乞兒三腐儒等十三目。明史藝文志著錄此本，題曰甲乙倭變鈔錄者，省其文也。鼐自序云：「松之難，松之遺老能道之。然案之籌海圖編及海防考諸書，其日月頗不合，得非境外事，境外不能傳耶？吾寧信其目擊者焉。」今考正史，倭寇松江，始於嘉靖甲寅，而此云癸丑，張經王江涇之捷，歲紀乙卯，而此云甲寅，諸所記載，率差一年，非第日月而已。鼐作是書時，已官諭德，直史館，於故府典故，得考核，不應差謬至此，其必有所受之也。書中汪直俱作王直，未喻其故，殆傳寫之誤耶？」

按此書甚少傳本，惟常熟圖書館藏有之。松江府志記倭事，大都引用此書，觀其記事，頗為詳備。汪直，明人著作多作王直，非獨此書也。

嘉靖東南平倭通錄

江蘇國學圖書館影印本

柳詒徵跋云：「是書故明徐學聚所輯國朝典彙中之日本一篇。典彙載倭寇事，起洪武初，

茲本標題嘉靖平倭通錄，徑自朱執事起，疑在明季已摘鈔別行。丁氏八千卷樓目不著撰人名氏，蓋未知其出於典彙也。倭患之棘，世廟時爲最，茲仍鈔本之名，而錄典彙，自洪武迨嘉靖事附於後，以昭其全。學聚字敬輿，蘭谿人，萬曆癸未進士。官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四庫存目載歷朝瑞鑒及明朝典彙二書，千頃堂書目又載兩浙名賢錄及外錄，明史藝文志同。

按此編序事起嘉靖三十一年，訖四十二年，後附隆慶朝事甚略。大約與馭倭錄所載同，蓋亦以明實錄爲藍本，而不及馭倭錄之詳備。其記月而不記日，與馭倭錄亦同一弊病。考明人之記倭事者，至多且夥，除一二身歷其境，所記皆目睹，如靖海記略倭變事略等書外，大都根據實錄，往往雷同，故無足取。典彙起洪武二年，訖嘉靖二十七年，寇貢兼載，亦略而不詳。兩編合刊，作倭寇之概略觀則可，若以爲研究倭寇之圭臬，則尙須他書之補助也。

崔鳴吾紀事一卷

鹽邑志
林本

光緒海鹽縣志文苑傳：「崔嘉祥字道徵，衛官舍，性孝友。博覽羣書，試輒先其曹，談經濟甚晰。所傳有鳴吾雜著一卷，探入鹽邑志林。」

此編雜記諸事，而於倭寇海鹽之事獨詳，且與倭變事略靖海紀略所載，略有異同，可互相考證。平湖縣志及吳騫海寧倭寇始末作崔鏜紀事，與此文同，實二而一者也。鏜疑爲嘉祥之別名，鳴吾又爲其別字。吳騫旣爲海寧人，且爲藏書大家，其引用必有據，且其按語有稱鳴吾紀

事者，則鐘與嘉祥可證其爲一人也。

李日華嘉禾倭寇記略

見活致堂集。日華字君實，號竹懶，嘉興人。萬曆壬辰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明史文苑傳，附載王維儉傳中。此編乃記其家鄉之寇，其跋云：「世廟丙辰丁巳間，我邑中倭，創巨痛深，距今七十年餘，父老及見者，言之聲淚俱下，今於聞見零落之後，撥拾敗楮，偶得一編於田舍，稍紀所見，然或月而不日，姓而不名，地而不處，其筆又俚而不文，蓋紆伏之耆叟，所自嘆自歌者。暇日因爲考實公牒碑記，與學士大夫所著撰涉及者，一一釐正，而潤澤之，名曰嘉禾倭寇紀略。其人名輒，又逸其姓。」觀此則非日華所纂，乃潤色他人之作。明史藝文志有李日華倭變志一卷，不知卽是此編否？其著作除恬致堂集外，尙有梅墟先生別錄二卷，竹懶畫一卷，續畫一卷，六研齋筆記四卷，二筆四卷，三筆四卷，四庫俱著錄。是日華非獨以詩文名，且精於書畫者也。

李遂平倭事略

見籌海圖編。天一閣書目有李克齊平倭事略一卷，署名爲蔣應奎撰，不知卽是此編否。遂字邦良，豐城人，嘉靖五年進士，官至南京參贊尙書，事蹟詳明史本傳。當其巡撫鳳陽四府

時，倭寇江北，遂督率諸將，次第蕩平。此編疑紀當時事蹟，惜未能詳舉要領。天一閣書目又著錄李遂督撫經略疏八卷，當與是書相表裏云。

沈明臣台州平倭紀略

見台州府志及台州外書。明臣字嘉則，鄞縣人，嘉靖中諸生，嘗與徐渭同參胡宗憲幕府。明史文苑傳，附見徐渭傳中。著有通州志八卷，越草一卷，無對詩選四十三卷，四庫俱著錄。又有無對樓集，見寧波府志藝文志。籌海圖編中舟山之捷一篇，亦爲明臣所撰，此編專紀台州倭寇事，甚詳晰也。

吳騫海寧倭寇始末

北平圖書館藏原稿本

藏書紀事詩引海昌備志云：「騫字槎客，號兔牀，家新倉里。篤嗜典籍，遇善本傾囊購之弗惜，所得不下五萬卷，築拜經樓藏之。」此編爲拜經樓所未刊，豈以此書編著未能愜意，乃不付梓耶？按語謂「許志所載，但據外志，缺誤頗多，今以鄭茂靖海紀略，宋九德倭變事略，崔鏗紀事相參，方詳盡。」是編此書之大意也。倭變事略以參將陳善道之死敵，乃大言輕敵所致。騫爲之申辯，稱爲慷慨赴難之壯士，以其能死國事，善善從長，且愧夫棄職偷生者，殊有卓識。書尾附周春函，春本浙西名士，此編曾囑其爲之修訂云。

張之純江陰倭事舊聞

金武祥序云：「此編起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七年，凡六年，載倭寇焚掠事，並忠義士民殉難姓名事蹟。是時張君九世祖水南先生，目擊邑侯錢公鶴洲之死忠，城中無主掌兵者，不可恃，因上書撫按，請兵救援。既又上靖醜夷安東南一疏，內陳禦寇五策，並致嚴徐兩相國書。復上書巡按，請兵解圍。吾邑之民，不致盡殲，皆水南之力也。」此編於上述水南之疏書俱載，並參以錢薇承啓堂之文，於江陰七縣之倭寇大略，可稱詳備矣。

陳良璟倭難紀略

見福清縣志。福清當嘉靖乙卯後，十餘年間，屢遭倭寇，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兵禍之酷，不可勝言，幸至嘉靖四十三年，戚南塘掃除餘孽，然後得安。此記皆目擊之談，原委詳晰，亦禦侮之實錄也。

歸有光崑山倭寇始末

見震川先生集。有光生當倭寇之時，其集中有與營道諷防禦之事甚多。此編記倭寇崑山，圍城數日，未破乃去，有光身處圍城，躬於守裨之役，所記皆目睹之事實也。

郭光復倭情考略一卷

四庫總目入兵家類存目，兩淮鹽政採進本，提要云：「光復，武昌人，官揚州府知府。考萬曆己丑進士，別有一郭光復，順天固安人，官至右副都御史，遼東巡撫，姓名偶同，非一人也。嘉靖中，東南屢中倭患，而揚州當江海之衝，被害尤甚。光復以爲必得其情，始可籌備禦之術，因考次其所聞爲此編，首總論，次事略，次倭患，次倭術，次倭語，次倭好，次倭船，次倭刀，載其情狀頗詳，蓋亦知己知彼之意，而得諸傳聞，未必一一確實也。」按是書述日本雖得諸傳聞，未必確實，惟是時海禁甚嚴，考查頗不易，決不能乘桴浮海，而能撫遺聞逸事，其用心亦良苦矣。

嘉靖倭亂備鈔二卷

四庫著錄左都御史張若淮家藏本，入雜史類存目二，提要云：「不著撰人名氏。始於嘉靖二十三年日本入貢，終於四十五年閏十月，凡倭之搆亂，以及平戢始末皆載之。大旨謂倭亂始於謝氏之通海，成於嚴嵩之任用非人，功罪顛倒，所言比正史爲詳。」

黃俣卿倭患考原二卷

四庫著錄兩淮鹽政採進本，入雜史類存目三，提要云：「自題曰閩人，其始末未詳。俣卿以嘉隆間福建瀕海郡縣嘗被倭患，故爲是書，以推其致禍之由。上卷溯洪武初年，遣使通倭，終萬曆初廣賊林鳳之亂。下卷恤援朝鮮，則紀宋應昌楊鎬東征事也。卷末附以倭俗考。其

中所載閩事居多，草野傳聞，殊爲簡略。』

周大章御倭武略

康熙吳江縣志名臣傳云：「大章字章人，沈雄慷慨有文武略，嘉靖壬子舉人。值倭夷入寇，轉略近地，大章乃糾合義勇軍教練之。以邑城庫薄，倡議增築。又以平望夾浦爲南北要地，進議於知縣楊芷，設兵駐守。日治干戈，船寇至則據險邀擊，親冒矢石，督兵湖蕩中，首尾五年，斬賊過當。總制胡宗憲上其功，力辭，乃官其子崇仁蘇州五千戶。隆慶初，補瑞安知縣，卒於官。著御倭武略行於時。」

按此書未見，不敢妄議內容。然其人躬與行伍，其記諒爲目擊之事，必有可觀者也。

戚繼光閩海紀事

見止止堂集。南塘爲禦倭名將，立大功於閩浙間，其事蹟具載明史本傳。此爲在閩禦倭之事，皆身行在行間之談，非耳食之記載可比。但甚爲簡略，豈故爲謙遜，不欲自張撻伐之意乎？其子祚國所爲之年譜，詳載其戰蹟，可補此篇之不足也。

茅坤徐海本末一卷

四庫著錄戶部尚書王際華家藏本，入傳記存目六，提要云：「坤字順甫，歸安人，事蹟具

載明史文藝傳。坤好談兵，罷官後，值倭事方急，嘗爲胡宗憲招入幕，與共籌兵計。此編乃紀宗憲誘誅寇首徐海之事，皆所親見，故敘述特詳，與史載亦多相合。袁駿以此書與汪直傳合刻入金聲玉振集中，題曰海寇後編，今析出各著錄焉。』按此篇並載於鹿門集及籌海圖編。其集中與當道書中，常論防禦倭寇之事。其海防事宜一篇，疑卽與李汲泉中丞議海寇事宜書，共分謀賊情，申軍令，利器械，分戰守，擇官使，籍兵伍，築城堡，練鄉兵等八事。所議皆當時要務，後皆次第施行，頗著成效。

茅坤海防事宜

說見前。

茅坤海寇議後記一卷

見金聲玉振集。說見前。

汪直傳一卷

四庫著錄，入傳記類存目六，戶部尙書王際華家藏本，提要云：「不著撰人名氏，記嘉靖中汪直引倭入寇海上，及總督胡宗憲以計誘殺直事，所以歸功於宗憲者甚至，或其幕客所作也。」

按此編與籌海圖編中擒獲汪直一篇完全相同，王先謙日本源流考引用擒獲汪直之編，題曰

謝願撰，先謙博學，諒必有所受也。

劉燾沈莊進兵實錄

見姚叔祥見只編。閩書卷四十三，文苑；「燾字仁甫，天津衛人。嘉靖三十九年，代王洵爲巡撫。時倭寇頻歲焚掠，其年三月鳩衆數萬，由南台寇福州。燾素有威名，善騎射，走及奔馬。下令大開城門，往來不禁。親率死士千餘，邀賊閩安鎮，身發三矢，中其三脅，應弦而斃；賊盡奔潰，赴水死無算。凱旋之日，士民歡迎馬首。無何復出軍禦倭長樂之北鄉，遇賊壺井山下，手射二酋，賊駭潰，避去。以病免。」

按康熙南匯縣志疆土志：「沈莊在縣西北約五十里，下砂北二十里，東曰北五窰港，入鹽塘，南過鎮五六里，轉西由北行出浦，爲上海往來之官道。相傳沈三萬莊舍，南北約一里，西岸居民約百許，海寇徐海踞此爲巢。」此編卽記剿滅海之事蹟，甚爲詳備，可與茅坤徐海本末並傳矣。再籌海圖編參過圖籍中載燾有海防議一篇，而未見傳本，不諗其內容如何也。

李言恭
郝杰

日本考

北平圖書館
藏明刊本

四庫著錄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入地理類存目七，提要云：「言恭字惟寅，岐陽武靖王文忠之裔。以萬曆二年襲封臨淮侯。杰字彥輔，蔚州人；嘉靖丙辰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尙書。方言

恭督京營戎政。杰爲右都御史。會倭患方劇，乃共撫所聞，爲此書。記其山川地理，及世次土風；而於學書譯語，臚載尤詳。後倭陷朝鮮，封貢議起。杰以力爭不合，徙南京。而言恭子宗城卒爲石星所薦，充正使往封；至釜山而倭情中變，易服逃歸，被劾論戍。蓋徒恃紙上空言，宜其不能悉知情僞也。」

按封貢議起，杰力爭不可，疏載明神宗實錄。宗城出使日本，言恭具疏力辭，且云：「不得已，宗城誤事，幸無罪及。」事見兩朝平攘錄。可見二人熟悉當時日本情形，未始非此書之助。惜乎！明廷固信石星，一意主款，至貽中國之羞，殊可浩歎！此書後載琴棋法式，殊爲畫蛇添足，實無載錄之必要也。

鄭若曾日本圖纂一卷

鄭開陽雜著本

四庫著錄天一閣本，入地理類存目七，提要云：「此書乃其在胡宗憲幕府所作。以坊行日本考略一書舛譌難據，因從奉化人購得南粵倭商祕圖，持以詢諸使臣，降倭通事，火長之屬；彙訂成編。前爲圖三幅，附以論說。後載州郡，土貢，道路形勢，語言，什器，寇術，而儀制，詩表，別爲附錄，視若曾萬里海防編內所載，較爲詳密。其針經圖說止載入貢故道，而間道便利，皆隱而不言；蓋恐海濱竊究得通倭之路，有深意存焉。惟其言明太祖洪武二年，命趙秩往諭其國，明史載在洪武三年。又言太宗十九年，寇遼東，總兵劉江殲之於望海埕，明史載

在永樂十七年，乃總督劉榮非總兵劉江，均不相合。然明史據明實錄及國史，不得有誤，殆是書傳聞未實也。」

按此書乃開陽雜著之一種，近南京國學圖書館有影印本；其所載頗爲周密，可與籌海圖編媲美。且其中相同之事甚多，如日本國圖，日本入寇圖，寄語，寇術，針經等。所異者，惟後附日本貢使詩，爲籌海圖編所無耳。其言趙秩使日本及劉江殲倭之事，其紀年皆誤。惟劉江劉榮實爲一人。考明太宗實錄，「永樂十七年六月戊子，遼東總兵官中軍左都督劉江以補倭捷聞。又九月壬子封劉江爲廣寧伯。江初名榮，其父名江，隸燕山左護衛兵籍。榮代役，因冒父名，至是始復其初名云。」以此可知榮爲江之初名，而總兵乃節文之差耳。提要斥爲傳聞不實，蓋未及詳考也。

薛俊日本考略一卷

得月菴叢書本

四庫著錄天一閣本，入地理類存目七，提要云：「俊定海人。嘉靖二年，日本國使宗設來貢，抵寧波。未幾宋素卿等亦至，互爭真僞，自相殘殺。所過州縣，大肆焚掠。浙江瀕海之地，人民苦之。俊因纂輯是書，大略言防禦之事爲多，而國土風俗亦附入焉。然見聞未廣，所輯沿革疆域二略，約舉梗概，挂漏頗多。屬國中兼及新羅百濟等國；不知新羅百濟，在宋時已爲朝鮮所併，其時並無是國矣。又序世系，但及宋雍熙以前，而不載元以後國王名號，亦疎漏

也。」

按此書共分十五略，爲沿革，疆域，州郡，屬國，山川，土產，世紀，戶口，制度，風俗，朝貢，貢物，寇邊，文詞，寄語，皆甚簡略。其寄語一篇，與籌海圖編略有異同。蓋得諸傳聞，俱難準確，若以現時日本語音合之，百不一得也。此書得月移叢書探入，首有鄭餘慶及汪光文兩序，蓋鄭爲初刻，王又爲之補遺重刊，說郭績中日本寄語一卷卽採此書之一篇也。

葉向高日本考

見蒼霞草。向高字進卿，福清人，萬曆十一年進士，官至首輔，事蹟詳明史本傳。此編所記，大都內寇之事，而於彼國風土人情俱略而不詳。更不如薛濬日本考之詳備也。

唐樞禦倭雜著

見皇明經世文編。明史本傳：「樞字惟中，歸安人，嘉靖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世宗實錄：「嘉靖三十七年六月戊午，詔舉將材，唐樞亦在舉中，後不果用。」蓋因樞知兵故舉之。籌海圖編採其說甚多，又著錄其海議一篇，所論皆當時要務，爲世所推重云。

載筮永陵傳信錄六卷

四庫著錄江蘇巡撫探進本，入紀事本末類存目。提要云：「筮字耘野，吳江人。是書用紀事本末體，一曰興獻大禮，一曰更定郊祀，一曰欽明大獄，一曰二張之獄，一曰經略倭寇事。」

各爲卷，每卷皆先敘而後斷。

康熙吳江縣志隱逸傳云：「笠爲人溫雅醇茂，自幼至老，以閉戶著書爲事。成則堂紀事三十卷，舉四海之大，匹夫之賤，激烈痛悼，幽隱孤憤，牢騷游佚，靡不備也。」

按此書吳江縣志藝文志未載，僅有則堂紀事三十卷。此書或已載於紀事中，亦未可知也。待考。

王世貞弇州史料倭志

弇州史料博採羣書，巨細畢載，故研究明史者奉之爲圭臬。倭志一篇，序事頗爲簡略。其子士騏著馭倭錄，較爲詳備。殆本其家學而擴張之歟？

諸葛元聲二朝平攘錄海寇

東方文化委員會藏明刊本

四庫書目僅載兩朝平攘錄，而無三朝平攘錄。此書爲東方文化委員會圖書館所藏，較兩朝平攘錄僅多海寇一卷，餘則俱同。其爲後補無疑，余別有文詳論之矣。其敘事自洪武初年，終於嘉隆末季，合二百餘年之事爲篇。其所記之事殊無特徵之處，蓋亦傳抄之作也。

郎瑛浙省倭寇末略

見七修類稿卷二。此編乃集嘉靖朝浙省倭寇之事爲一篇，僅具綱領而已。

錢薇海防略

薇有承啓堂集，四庫別集類存目四著錄。提要云：「薇字懋垣，海鹽人；嘉靖壬辰進士，官至禮科給事中，隆慶初贈太常寺少卿，事蹟具明史本傳。」

此編不見於本集，集中有鄉兵議，處倭議，與撫按兩台論防禦書，俱爲防倭之文。浙江通志經籍志引構李往哲列傳有海防略，豈採其集中關於海防諸文，而爲是編耶？抑此編不入文集，而別行著錄耶？此則容待考證者也。

王崇古海防議草

見籌海圖編。明史本傳：「崇古字學甫，蒲州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除刑部主事。歷遷常鎮兵備副使。擊倭夏港，追殲之靖江，從巡撫曹邦輔戰潁墅，已偕俞大猷追倭出海。累進至兵部尚書，身歷七鎮，勳著邊陲，卒贈太保。」

此編乃禦倭時所作。明史藝文志著錄王公督撫奏議。北京大學校圖書館藏有明刊本，乃其經理邊境之奏，無關倭事者也。

俞大猷平倭疏

大猷有正氣堂集，內載禦倭之文甚夥，此編乃其中之一耳。大猷字志輔，晉江人。嘉靖中，舉武進士，累官至都督同知，兼征蠻大將軍，進右都督，諡武襄。於東南各地殊多功勳。

事蹟詳明史本傳及其集首李杜撰功行紀中。其集傳本僅有兩種，一爲明刊本，一爲清道光重刊本，而流傳甚少。今由南京國學圖書館影印明刊本發行。余曾爲文介紹，載於十月五日北平晨報學園，可爲參考也。

皇甫沆備倭議

見籌海圖編。沆有百泉子續論一卷，司勳集六十卷，四庫俱著錄，一入雜家類存目一，一入別集類二十五。提要云：「沆字子循，長洲人，嘉靖己丑進士，官至雲南按察司僉事。明史文苑傳附見其兄濬傳中。」其集中不載此編，僅有平倭碑一篇。其記倭事，僅於奉賀胡公宗憲進位司馬序及贈憲使熊公桴擢雲南參政序中，略及之，盡歌功頌德之文也。

申欽征倭雜志

見廣史。

備倭事略

見餘姚縣志，不著撰人姓名。

倭事徵信錄

見松江府志及金山縣志，不著撰人姓名。

海防經略纂要

見鎮海縣志。

敍嘉靖倭入寇東南事

見徵信叢錄。

陳鳳章倭寇紀略

見台州府志及奉化縣志。

張泳備倭全書

見光緒太倉州志藝文志兵家類。

南征實略

原書未見，僅於皇明經世文編徐顯卿天遠樓集中有南征實略序一篇。序云：「往者倭奴盜入中國，民受害者不訾。彼倭賊者，竊處島嶼間，髡跣踉蹌，不知中國何道可入；乃中國人如中行說者，嚮道之使入。夫倭賊者，日本之餘島也，彼無甲冑鞍屨也，中國賊民引之。彼倭奴者，以一二輩鼓刀跳舞，民久不識兵革，輒窺草莽間；俄而伏發，不過二三十人。中國者將不知兵，兵不知戰，且無冑甲鏡鼓進退紀律也，輒驟而北矣。嗟乎！倭之爲中國患也，古未聞

也。高皇帝神明獨斷，設備倭將臣，慮至遠也，迺今則驗矣。遂至震動天下，召邊兵以捕擊之，寇退而加賦於田，以爲練卒費者，歲且不訾，垂二十年。嗚呼，禍亦烈哉！余讀郭公南征事而悲之。嘗公與督兵諸大臣設機略出沒干戈波浪間，歷諸艱苦；而公之功尤在出信票以禁劫掠，而叱止過河者，率之力戰，令無譁，譯者戮。公時以兵曹郎參軍事，天子嘉其功，拜光祿少卿，然謗毀叢焉。嗚呼，將易言哉！『郭君何名，尙待考實。觀序中所云，其曾出沒干戈波浪間，蓋躬與禦倭之事者，其所記必有可觀也。』

萬表海寇議一卷

借月山房彙抄本
金聲玉振集本

四庫兵家類存目著錄，戶部尙書王際華家藏本。提要云：『表字民望，鄞縣人，正德末武進士，累官都督同知僉事，南京中軍都督府。時值海寇出沒，爲江浙患。表推原禍本，以爲姦民通番者所致，因爲此議上之當事，歷敘逋逃嘯聚始末甚詳。其後倭亂大起，表結少林僧習格鬪法，屢殲甚衆，蓋本能以才略自顯著，宜其所言之具有先見也。案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載表海寇前後議一卷；此乃袁褱探入金聲玉振集者，所錄僅一卷，疑已佚其後議。又譌「萬」爲「范」尤爲失考矣。』今按適園叢書本千頃堂書目萬表前後海倭議二卷，又海寇後編，別史類與地理類下復見，萬字皆不誤，當係刊行時改正。又按明史經籍志著錄海寇議，亦書范表，恐亦因金聲玉振集而誤「萬」爲「范」耳。表有玩鹿亭稿八卷，北平圖書館藏有明刊本；海寇議一篇，

集中亦載。金聲玉振集海寇後編爲茅坤之海防事宜及汪直傳，非萬表之作也。千頃堂書目，因表有前編，遂以後編亦誤爲表作耳。

卜大同備倭圖紀二卷

學海類編本
寶顏堂秘笈本

四庫兵家類存目著錄編修程晉芳家藏本。提要云：「大同字吉夫，秀水人，嘉靖戊戌進士。由刑部主事，歷任湖廣按察司僉事，弭斬黃盜有功，陞布政司參議；又有平苗功，終於福建巡海副使。是編卽其官福建時講求備倭之術而作也。上卷分八篇：曰制置，曰方畫，曰將領，曰士卒，曰烽堠，曰險要，曰戰劑，曰邊儲。下卷分二篇：曰奏牘，曰策議。所言頗簡略，不足以資考核。又喜徵古事，尤屬空談。其書本名備倭圖記，原本卷首尙有海圖，此本佚之，遂併書名刪去圖字，然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尙題備倭圖記也。」

明史藝文志著錄四卷。棟亭書目作一卷。今學海類編本稱備倭記，亦分二卷，篇目與提要所言同，無圖，卷末缺策議一欄，其他篇目與學海本同。惟按學海本之策議，僅列歸有光之備倭事略與禦倭議兩篇，不知此爲卜氏原書所附，抑爲後人參入。學海本下卷各篇次序，與寶顏堂本不同；且缺議革巡海右參政疏一篇，而奏革巡海參政專管糧儲疏，與議五寨把總五年一換及巡海總督備倭更番出巡疏二篇，均多刪節。此外零星誤字亦多，如上卷制置篇「宋置崇節水軍」句誤「置」爲「直」；烽堠篇之「沙捶」「小捶寨」，險要篇中「小捶」之「捶」字，

皆爲「埕」字之誤；下卷論福建海寇劄子，首句「臣契勘廣南」之「南」誤爲「白」字，而奏復沿海逃亡軍亡餘剩糧疏篇末亦缺四十餘字。由是知寶顏堂祕笈本蓋勝於學海本也。

據學海本及寶顏堂本卷末均錄「嘉靖三十三年三月三十日本部尙書方等具題」之奏，可知卜氏之輯此書當爲嘉靖三十三年以後。籌海圖編參過圖籍中未列此備倭記，而圖編之茅坤序在嘉靖戊戌（四十一年），其著作時期或較備倭記稍晚，但各不相謀耳。

吳晗按，閩書卷四十八文苑志：「卜大同傳稱其以進士授刑部主事，歷湖廣參議，有平苗功，再遷福建巡海副使。輯備倭圖記，畫戰守計，終任無倭患。」此文殆卽爲提要所據。惟此作備倭圖說，歷官爲湖廣參議，與提要小有異同耳。大同生平事蹟有徐階撰福建按察司副使卜大同墓誌銘可參閱，見徵獻錄卷九十。

五年按，此則爲王君以中所纂之明代海防圖籍錄之一篇。以其爲專論倭寇之書，故轉錄之。

張寰籌倭末議

見籌海圖編。稱張氏爲通政司參議。

海上丈人禦倭條議一卷

澹生堂目著錄，附於江南實錄之下，稱「海上丈人著，徵信叢錄本。」近古堂目亦著錄。



不記撰人名。

梁文定海備倭紀略

見千頃堂目及雍正浙江通志經籍志引海防纂要，皆謂梁氏爲遊擊。

李賢備倭考

見籌海圖編及千頃堂目，謂李氏爲寧波人。

會題平倭事例

見籌海圖編。下注公卿科道會議。

胡國材平倭管見

見籌海圖編，稱胡氏爲「五官掣壺正」。

俞元升海倭議

見籌海圖編，稱俞氏爲太倉人。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初版

◆(96048·8)

國立北平圖書館
中國地理圖籍叢考一冊

定價國幣肆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編輯者 王庸

發行人 朱經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各地商務印書館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本書校對者 林懷民 尤惠民)

集

10/000

10

